辛未十二月

壬申二月

平西本末

辛未西賊居住

洪景來龍岡人李禧著禹君則尹彦燮嘉山人金昌始洪總角一名二八

朴聖新郭山人李齊初价川人崔爾倫金履大定州人鄭聖翰鄭敬

行鄭復一鐵山人楊時緯平壤人金士龍泰川人劉文濟崔奉寛宣

川人景來爲大元帥士龍爲副元帥君則昌始爲謀士齊初總角爲

先鋒禧著爲謀主時緯爲副將履大定州座首而爲都督兼牧使彦

燮嘉山座首而爲郡守聖新郭山中軍而爲郡守聖翰敬行前御營

將而一爲龍川府使一爲兵馬都指揮使復一鐵山假倅也文濟奉

寛宣川留營將也爾倫主管將也

辛未十二月二十二日吏曹口政定州牧使○申澕周　朴基豐　李
身敬嘉山郡守○鄭周誠　徐有鳳　許棐○備局啓前定州牧
使李近胄令該府爲先發遣府都事拿来定罪何如傳曰允○兵曹
右邊捕將○李得濟　徐英輔　鄭學顒○禁府都事任照李近胄
拿来事定州地出去
二十三日傳曰定州牧使嘉山郡守入侍○備局啓觀此關西道帥
臣前後啓落則嘉山土城之賊初以採金之徒至有搆亂之変其本
則專出於金禁不叩之故也當該地方官雲山郡守韓象默爲先罷
黜郭山郡守李永植單騎来過定州而亂後猶在定州近處云當初
擅離官次其後之不即還官俱未知其委折當令本道行查而其不
能堪在之状可知爲先改差其代令該曹口傳擇差待下批當日辭
朝給馬下送何如傳曰允此時與他時異焉并令本道人各別擇差

○雲山郡守○白慶楷 劉弘九 金景煥郭山郡守○鄭敬行
鄭聖翰 張得賢

二十四日去夜諭關西道臣守令文武臣士民吏胥軍校王若曰嗚呼咨爾關西之人明聽予哀痛之誥嗚呼皇天不吊我邦家惟庚申之夏我皇考正宗大王遺棄臣民邈予小子以冲幼之年承艱大之遺今十有二年于茲矣予自惟凉德不克上畏天命下荅民心夙宵炯炯憂惧恐或顚蹶我先大王畀付之重乃者嘉山土賊之變起於清北幾十萬生靈入於塗炭魚肉之中是予之罪也凶年飢歲疠疥之患何代無之而嘯聚徒黨盜弄兵戈侵被城邑臧殺命吏凶鋒鴟張中外騷然即黃巾緑林之類也嗚呼風俗頹敗而予不能止之紀綱解弛而予不能振之民生困瘁而予不能恤之貪官墨吏從橫恣肆而予不能察之無一政一事之可以迓續天命允叶民心者書曰其

爾萬邦有罪在予一人嗚呼予豈敢自恕哉嗚呼彼賊魁之滅倫敗
常自干天誅予不敢赦若其隨從之徒黨太半我赤子之詿誤者原
其心寧欲隨凶魁犯大逆哉特為飢寒所驅迫而凶魁脅之耳今閫
道帥臣協力勦捕期即掃平此雖不可已之事勦捕之際若使無辜
橫罹於鋒刃豈曰行天討而救民命乎其抗官軍者固在勿論其自
知詿誤脫身效順者齒之平民俾復其業其擒納賊黨自贖其罪者
視其輕重而另加賞給有能捕納賊魁者千金之賜專城之戝當所
不惜予豈食言至於各處四民之舍其井里奔走波蕩之狀如在目
中而最是飢民之望哺者忽遭賊變填於邱壑者必不知幾千百人
唉我民斯何辜于天乃罹此凶念及於此怛心酸鼻咨爾方伯帥臣
及守宰克体予哀痛之意一邊奮發威武期於掃蕩一邊竭心賑賙
期於極治毋俾予重獲戾於天命民心嗚呼關西一路人風民俗言

淼質孝而尚義慷慨磊落忠君向上之人自古相望豈於今日獨無
此人其各勉爾忠義交相告喻各守乃業安堵如常毋以一時驚擾
之故遂謂國家置爾等相忘嗚呼爾西土之人爾無負予而予則不
克盡爲君之責使爾等遭此板蕩驚動之予實負爾等予有何多誥
玆遣兵曹參判鄭晩錫爲慰撫使御代予言咨爾道帥臣守令文武
臣士民吏胥軍校明聽予哀痛之言○西賊凶檄平西大元帥爲惡
〻馳檄事我關西父老子弟公私賤隷咸聽此檄蓋關西箕子古城
檀君舊基衣冠炭齊文物炳烺粤在壬辰之變已有再造之功又於
丁卯之亂克幹襄武之忠有如遯庵鮮于浹之明月浦 之才又是
產於西土而朝廷等棄西土無異糞土甚至於權門奴婢見西人則
必曰平漢其爲西人此豈不冤抑哉若當緩急則必賴西方之力若
當科試則必藉西土之文四百年之間西人有何負於朝廷哉見今

冲主在上權奸日熾如金祖淳朴宗慶輩專弄國柄仁天降灾冬雷
地震彗孛風雹殆無虛歲由此久矣飢饉荐臻餓殍載道老弱塡壑
生民盡劉幾乎在卽何幸濟世之聖人降于淸北宣川劍山日月峰
下君王浦上伽倻洞紅衣島生而神靈五載隨神僧入中國旣長隱
居于江界四郡地閭延五歲統領皇明之世臣遺孫鐵騎十萬遂有
澄淸東國之志而惟此關西卽豊沛故鄕不忍蹴踏先使關西之豪
傑輩起兵救民義旗所到莫不傒蘇玆以檄文先喩列邑郡侯切勿
撓動洞開城門以迎我師若有蠢爾頑拒者當以鐵騎十萬蹴之無
遺矣斯速請命亂行宜當者　右檄下安州兵使李海愚虞侯李海昇牧
使趙鍾永咸從府使尹郁烈肅川府使李儒秀順安縣令金曾喆平壤監司李晩
秀中軍李鼎會庶尹沈應奎江西縣令宋一衡三和府使金燁甑山縣令朴宗稷
永柔縣令鄭東晩　○賊傳令安州兵使李海愚究者知而巢者知風以

人而以不知天時者其可謂人乎宂者巢者之下愚也子名非海愚
正是下愚也遣刺客陰害井蛙之所跳梁也子欲學公孫子乎欲遣
刺客何不遣同朝權貴之人乃遣帳下小卒如是則蔑也帳下之卒
亦吾關西之民豈肯獻誠盡心哉金大將李仁培不得已處斬日後
如有陰謀勿遣關西之人且欲堅壁抗命營內城上勿置關西之人
即招自家之子弟妻妾奴婢編伍同心可也子則世祿之臣外閫之
將廉恥所在雖知天命人事不可為城下之盟大軍拔城之日請遂
子大夫之罪近日嘉山郡守鄭蓍傳川郡守任聖皐定州牧使李近
胄郭山郡守李永植宣川府使金益淳鐵山府使西章謙龍川府使
權誘義州府尹趙興鎭翔州府使尹敏東遽玆從風此輩雖知天命
人心子大夫之罪人假令守城之時却關西之人納世祿之臣則固
當凝結不解而天人共誘世祿之輩猶且尾解何必待甘石之觀而

招巫咸之筮乎頤瞻細柳營中曲眉豐頰雖是被中之情乃是關西
之産安知非舟中之敵乎百祥樓上擁釼專弓之士此亦關西之産
安知非轂下之羌乎然則子大夫者有何胄中之甲而兀然獨坐於
萬刃之中乎首級之落日已久矣子何不自量也以此知悉欲生則
生欲死則死春秋抜旆投衛之教也〇賊元帥奪押官印宣川府使
◉益寧受降書奪印符後以推用富民錢罪叩因郭山郡守李永楨
定州牧使李近胄棄印符逃去嘉山郡守鄭蓍貪濫罪奪印符後處
斬博川郡守任聖臯以庫錢取用罪奪印符叩因此撤着有稽傳之
邑則兵到之日該邑首校鄉所當軍律施行事
傳曰右副承旨許遴前望單子入之吳淵常落点〇備局啓寧邊府
使吳淵常今以内遷矣其代不可不擇差而前〻府使申鴻周既是
熟手且有治績仍任定州牧使之代以前承旨徐春輔差下使之侍

開門辭朝給馬下送何如傳曰允○吏曹平安道慰撫使單鄭晄錫
○政院啓曰臣與右副承旨徐春輔俱直矣從己許遞出去矣行左承
旨趙萬元右副承旨吳淵常在外右承旨金相休家在城外同副承
旨呂東植式暇行都承旨洪義浩所當牌招而拘於廳規不得請牌
何以爲之敢禀傳曰牌招○兵曹參判鄭晄錫平安道慰撫御史出
去傳曰慰撫使留待傳曰慰撫使入侍○謝恩左承旨趙萬元○傳
曰慰撫使鄭晄錫兼監賑使○備局啓曰慈山府使申在明發由上京
故此時本邑比他邑尤爲緊重使之即刻還官則謂有身病不即發
行以致徑宿者萬萬駭然爲先罷黜其罪狀令該府拿問口勘其代
以南陽府使金處漢移差使之即爲辭朝給馬下送何如傳曰允除
朝辭赴任○吏曹召募使四單寧边府使申鴻周定州牧使徐春輔
谷山府使吳毅常慈山府使金處漢○備局啓曰箕伯密啓中論勘諸

守令并當差代以送宣川府使金熩价川郡守柳相弼傳川郡守李
運植并差下使之當日辭朝何如傳曰允◎備邊司巡撫使单李堯
憲〇兵曹左邊捕將〇李塘 鄭學畊 申大俠〇政院啓時原
任大臣依下教来待矣傳曰入侍〇梓原郡守安光質差使員上来
仍為還下去价川郡守柳相弼傳川郡守李運植宣川府使金熩謝
恩後仍為下直〇傳曰端興府使鄭徛京職中相換〇吏曹召募使
金熩〇關西巡撫從事官二单徐能輔金啓溫〇巡撫營卄記從事
官徐能輔方在永刋仕版中蕩滌叙用令該曹口傳付軍職事傳曰
允傳曰巡撫使啓行之日在近其日當於敦化門外行椎轂之礼將
官軍兵等當犒饋仍招五部坊民中父老慰問該房知悉〇政院啓
明日次對諫院諸臺并待門牌招以為進參之地何如傳曰允〇吏
曹口政南陽府使 徐有鳳 韓光廸〇鄭来非瑞興府使鄭徛掌樂

僉正金喆淳相換○兵曹政口同司果徐能輔○下直黃海兵虞候田
德顯○謝恩司諫李志淵持平朴升鉉○南陽府使鄭來升謝恩後
仍爲下直○禁府申在明拿囚落○大諫尹行儼牌不進○獻納任
㒜疏槩敢陳蕘說熏暴情病之案以備荃聽冀蒙鐫遞之恩伏以噫嘻國事可謂無變不有而至
於嘉山土賊之變尤其大者也興兵動民戕殺長吏已是萬萬驚惋
而據城攻邑凶鋒鴟張則尤非細慮然此不過鮮介之蟣盜弄於潢
池中耳一二褊將亦足以芟平則以堂堂千乘之國何憂乎一小醜也
但所以致此之積久源委是存亡所係嗚呼祈永之本本在於小民
之誠理亂之致共此者良二千石況以我東方彈丸之區壃埸不過
八路若何朝廷先得可寄方面者八人其八人又各公明忠勝無弊
大吏剛茹柔吐一循宗績則臣愚妄見竊以爲斷無今日此等變怪
蓋自谷山事以後朝家之失民心非但谷山一邑乃失海西全道之

心又非但海西全道并與八路民心而盡失之矣嗚呼民心向背即天命去就之判朝家之失民心至此而惟上天仁愛之心眷顧猶摯旱歉為災星孛示警不啻諄諄然耳提面命而不徒似似泄泄無可以回天怒而慰民情賞罰從以不明寃枉無由自暴遂至於嘉山之变而所由来者漸矣今則事已目下憂思眉端既往姑不可說施措猶有可追者當此之時用人為急隐立賢無方惟才是用雖於平常無事時聖君賢臣亦所汲汲然以為急務者况茲生灵之困於貪虐輾轉至於構乱之際者乎為今之計無論牧伯守令毋拘於處地然後方可謂一半分着手之道而欲其如是也則始自廟堂之上至於銓衡之地而惟王室是念惟公道是恢蕩除偏係之私務主公議之採或以前任有聲績者或以在朝負宿望者量宜揀擬勿以交遊而為難毋憚官判之変常此非臣心臣言為然人見則不甚相遠大同

者自有輿論伏乞下詢大臣俾陳臨時制置便宜通変之策則亦豈
無對揚之道乎噫挽近以来廉風掃地慾浪滔天貪吏墨守恣行苛
暴哀我民斯盡入於塗炭之中而畢境嘯聚徒黨爲盜爲賊者職由
於此則至今正宜分遣繡衣遍察吏治民情矯革拯救彰癉懲勵之
道特許以一切便宜從事至如器械之磨勵城池之修補卒伍之変
通庫留之精窠亦令到處相機隨時判宜或與方伯邑宰面商區劃
或以上䟽粘移陳達枚報以爲登時收效汲〻如救焚拯溺之爲一
迨使宣上威德激起動君向國之心則猶可爲一半分維縶之道伏
願殿下毋或謂臣言之迂不待歲後罷爲發遣斷不可已也且臣於
目下有萬〻駭惋者敢此附陳焉夫信必罰有國之大政況當此時
尤宜慎叩而臣即伏聞嘉山郡守已被殺害云封疆之臣死於封疆
姑其職也至於定州郭山兩邑則身爲守宰不惟不能勦捕逃避者

跡涉知機遲徊者情實叵測論以邦憲宜合何辟見一賊而望風奔
潰無餘地則借令外寇猝至干戈搶攘當作何等樣子如此之類斷
不可容貸臣謂兩邑守令快施極律使朝家威令無所不有忠臣義
士有所激勵焉病情辭啓云云○傳曰自二十七日至來初一日各
司藏牌○傳曰瑞與府使當日辭朝○吏曹監賑史單鄭晥錫
二十五日答獻納任㸁疏曰省疏具悉所陳令廟堂稟處爾其勿辭
察啓○傳曰在外承旨許遴箚望單子入之朴宗正落点○吏曹右
承旨朴宗正左副承旨金相休右副承旨尹鼎烈○兵曹禁軍別將
○徐英輔 申大儀 李東善
二十六日備局啓關西之安州營下剩邑海西之瑞與直路大處此
時俱不可不拔例差遣安州牧使趙鍾永瑞與府使金赫淳并姑改
差其代勿拘常格以武臣中有才局人令該曹口傳各別擇差待下

批當日辭朝給馬下送何如傳曰允○又啓廟務令方鞅掌有司堂
上奉命赴燕之代以兼兵曹判書沈象奎勿拘差下使之察任何如
傳曰允○又啓卽見黃海兵使趙啓狀啓則以爲今當有事虞候姑
當擇人新虞候雖已辭朝卽爲改差以年少有智慮之人不拘資歷
各別擇差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帥臣之啓旣如此該營虞候田
德顯改差其代勿拘資歷各別口傳擇差之意分付該曹何如傳曰
何必改差且頗可悶以前人[illegible]下送可也○進御天王補心湯停止這
志湯自今日一貼式煎入事下教○吏曹政口安州牧使○申大僙
鄭學晔　李東善瑞興府使○李宗㮒　申　洞　李鐵札○時原
任大臣聯劄槩聯陳微見恭俟明命狀以巡武使出師期在明日而第有區區微
見敢此仰陳乎賊報初到之時淸北五邑相繼失守凶鋒所向若將
直犯安州而偵探路絶懲發失時果不無朝夕崩潰之慮不可以地

来承实之勢一委之本道故逐有遣將之命仍定出兵之期昨見道帥臣二十三日所上啓則賊情盈實賊徒多小已得其槩兵營軍勢漸次整頓可期不日勦平且念清北烈郡古蹟忠義之士尚今赫〻有遺風餘烈右族巨姓世趾其義而朝家之依恃久矣亦有懷忠尚氣之士同仇共憤仗義糾合與官兵表裡挾攻但爲日無多姑未及有聞耳巡撫使中退落行之期先遣一偏將奬率幾哨精銳疾馳到安州與帥臣協力出戰則清北義士亦當響應自至始令巡撫使以大衆術之則實是兵家先聲後實之方亦爲師出萬全之策也猥陳微見惟明命是俟取進止○明日巡撫使推轂時出宮正時辰正初刻○瑞興府使李宗爀謝恩後仍爲下直○答時原任大臣聯劄日省劄具悉卿等之懇卿等所陳正合予意且戊申與今番稍有間李卿等之際知截体如是敷論予所服也况鼠竊狗偷之盜自作於

小窩之中者豈可以壹〻訓局之軍遽命率師啓程哉依卿等啓奏
即欲圍剿之軍兵使之各還其家安心休息以倍日後之聲勢而明
日量送訓禁御三營馬步幾許哨一以精鋭爲心期於不日討平仍
傳曰此答批遣史官傳諭于時原任大臣○傳曰新除授瑞興府使
催促下送○備局啓命將出師之初固當先明賞罰立紀律嘉山郡
守鄭蓍抗賊不屈闔室并命危忠卓節有足以破賊膽而風四方無
愧戊申清州之三忠特贈亞卿之職收録子孫别致恩恤孥給棺槨
衣衾之資沿路護喪優助葬具仍爲孥恤妻孥宣州牧使李近胄失
符失印棄城逃走公法師律俱合必誅而逃還之初旣未取伸軍法
待拿來叩覈用律郭山郡守李永植亂出之前已有擅移賊入之後
仍爲逃走與李近胄無異而啓辭意姑未詳細宣川府使金孟淳
博川郡守任聖皐所犯俱是賊關所出尚無本道所査得者更令道

臣詳覈以聞以爲各用當律之地節度使李海愚以閫外專制之將賊窟隔在一江而不能爲詗探之計凶鋒連陷五邑而不得爲備御之策頓其罪自有當律而茅今未平賊之前有難易將姑令戴罪行公俾開其立功自效之路何如傳曰允○又啓慈山府使金處漢方以巡撫營將官明將出征慈山府使之代令該書口傳擇差卽令辭朝催促赴任何如傳曰允

二十七日安州牧使申大俠謝恩後仍爲下直○吏書口政慈山府使○趙華錫 洪允復 朴孝晋○昨日兩西巡撫營日啓左別將金處漢才已啓下矣節制約束之際多費辭說抵死謀避軍律所在萬萬寒心王師啓發之日梟示警衆次令方叩因而明日出征都令以中軍朴基豐定送之意敢啓傳曰知道○持平朴宗鉉疏槩敢採輿論乞賜裁處伏以噫嘻關西之變寔是往牒罕覩臣宗聾瞽未及詳聞而以署出

於朝紙者覌之其所肆凶稔惡嘯聚盜弄之狀有浮於吉州之施愛鴻山之夢鶴尢在含生之類孰無沫血之志使鼠竊狗偸之小醜遊魂假息於黃地之中尚未肆市而膏釜師律紀綱胡至於斯慨壁長吁寧欲無忱伏見日前十行恩綸之下西道者哀痛惻怛之教溢於字句之間虺蛇可以化豚魚可以孚奉讀未半感淚自零雖彼冥頑蠢愚之氓苟有一分秉彜之根性者孰不聳憂感泣於扶杖往聽之日乎茅念近日以來變怪層生民情驛騷徃往谷山之事又值土城之賊當此灾歲流難失所之民相應倍加騷擾亦爲別下綸音於諸路以鎭浮訛驚怖之民心恐爲今日之先務矣歲首不遠繡衣將行而此日懷保安輯之方有異常時臣謂被灾東西二路及海西一邑另擇公明有望之人別遣監賑御使躬問疾苦誕宣溫綍俾遐土顚連溝壑之民咸知朝家德意宜矣當此艱虞之日名齒朝籍者苟懷

覥避靦然無恥則是豈臣分之所敢為哉慈山前府使申在明事萬
々駭惋噫在明出入邇班秩躋緋玉頂纏毛髮莫非君恩渠雖執殳
前驅生免向前不足以小答皇恩而敢懷全軀負國之心於艱難之
會人心之陷溺名節之掃地至此而極矣與疾討賊分義當然此何
等時肆然言病其所言病尤為痛惡其受由而來跨鞍揚々千里疾
馳其身固無病到今假托者如見肝肺謂人可欺天可欺乎自見那
報區々憂憤自有按住而不得者如此之類合亂何辟尋常拿問恐
未遑以勵臣節而戒百工乞賜處分決施當律使今日東土臣民咸
知君臣大義之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焉今於拜章之際伏聞捉廉之
典及於殉難王碎之臣懲勵之政行於躲避危全之人庶使八方忠
義之士鼓動忠君愛上之心而寒肝胆而破賊魂矣噫地非一息未
得賊情之要領獮召一方未見義旅之修予亂過圍之重地委諸蕞

爾之醜虜憶彼該道師臣之不戢辱命之狀國人齊憤國綱如此師律如此今日之事臣不勝痛哭而流涕也辭職云云○答曰省疏具悉所陳極肅嘉乃令廟堂所為稟處至於平安道師臣事姑覡來頭處分當初倉卒未辨何可深責勿辭察職○慈山府使趙華錫謝恩後引為下直○吏曹兼召募使單趙華賜

二十八日傳曰噫歟民窮鄉里騷撓九重深憂倍加平年況西路雄邑賊徒來侵京師沿路驛啓相連豈可以此時此狀忘念民事乎爾等先王之赤子寡人所愛恤惻然者爾等之仰哺無異先王之時寡人惻傷御述先王之至仁聖德則當今日不測之憂雖弛流難轉達之恩言念目下之事寧忍忽於顛摩奠接之方乎咨爾八路衆民毋使妄動毋致棲屑付之於方伯守臣以眷予恳恳之意事另勅于八道四都至及於州牧郡縣事廟堂星火分付○黃海監司韓用鐸書目

載寧郡守韓用謙不能鎮安民心爲先黜罷其罪狀令有司稟處事
○備局啓此時關西馹路爲重而大同察訪朴鳴和病難堪任云改
差以直講李升烈差下使之當日辭朝給馬下送何如傳曰允○備
局啓即見關西道臣啓則新除授雲山郡守白慶楷以本道都事
聞難不赴罷黜矣前大同察訪朴鳴和聞有身病昨已遞代今見道
啓則渠以差員往返義州知無身病亦合任用雲山郡守差下仍令
除朝辭即刻赴任之意分付何如傳曰允○又啓即見海伯韓用鐸
狀啓則以爲今日關西事民心煽動載寧尤甚不能鎮安該郡守韓
用謙爲先罷黜其罪狀令攸司稟處其代勿拘常格擇差下送爲辭
矣載寧郡守之代令該曹勿拘常格各別口傳擇差使之當日辭朝
即爲給馬下送之意分付何如傳曰允○以黃海兵使趙嶔狀啓黃
州邑洛坊亂民盧仁淡等十二名捕捉魁首二名梟首其餘十名叩

棍懲勵事傳曰今見狀辭此道又出窮發其數夥多聞極痛悪雖異
西関小異備御之方有不可小忽申勅兵營深加警勵以為攻討鎮
安之道而因此思之帥臣之董勅諸將領勦滅賊魁捉得賊黨逃走
不多深加嘉尚合有激奬之典令下內帑大豹皮一領帥臣領受將
官賞帖加事自廟堂即為分付○大同察訪李升烈謝恩後仍為下
直○政院睽密啓事体何等嚴撥路申勅前後何如而即伏見箕
伯李晩秀密啓書目日字則封發在於二十五日未時始到於二十
八日巳時者諭以過情戎務萬〻稽忽該道臣不可無警推考何如
傳曰從重推考○吏曹口政載寧郡守○金思羲　趙鎮球　李蒙鼎
傳曰今思之昨日出征將士冒曉啓往是向危進前者予甚愍惻令
戶曹該營厚給恤典慰撫家屬事自廟堂申明分付俾有實效○載
寧郡守金思羲謝恩後仍為下直○傳曰左承旨入侍〻〻時昨日

恤典傳教中向死進前不喻王事赴戰子甚憫不喻心甚撫念家
屬不喻家眷改書出○吏書 趾順陵參奉○洪獻謨 朴齊尚 尹
載烈
二十九日謝恩寧陵參奉宋友淵獻納任煠○判敦寧李彥植上疏
大祭敢陳私情問迫之狀冀降享官變通之命事入啓○再昨日備邊司啓持平朴升鉉
上疏批旨有令廟堂稟處之命矣取見其疏本則以為關西之変宗
是往牒之罕覩當此災歲流離失所之民想應倍加騷擾別下綸音
於諸道以鎮民心被災東北及海西別遣監賑御史躬問疾苦慈山
府使申在明敢懷全軀負國之心於艱難之會肆然言病尤極痛惡
尋常拿問未足以勵臣節而威百工乞賜處分快施當律為辭矣關西
監賑則既令慰撫使兼管擧行海西東北三道亦為待設賑別遣御
史董飭賑政詢諮疾苦果為得宜申在明今方就囚該府當考律請

勘今不必自廟堂先爲禀處之意敢啓傳曰知道○正言安家黙疏槩敢陳愚見乞賜處分伏以臣自聞関西有賊之變驚心痛惋直欲執殳同仇徃斧其吭凡此在廷之臣孰無是心如臣疲劣加以聾瞽未得詳聞事情只憑爛報之所出誠不足以發謀出慮進一言論一事自放衆育之模象簡靴而祀廢茅伏惟念我國家規模弘遠制置得宜四百餘年之間雖或有一二土賊之變而不過鄉谷凶頑之類窃發於潢池之中而天威所加皆不旋踵而授首今此土城之賊亦一鼠窃狗偷耳嘯聚徒黨盜弄兵戈侵犯郡邑戕殺長吏其兇械之備造衣巾之標異此豈一朝一夕之所辦又醞釀已久排布有漸而爲道帥臣者漠然不聞知噫以崇秩而按雄藩以宿將而莅重閫其所以北鎖鑰而飭軍務宜勝於他人苟使謀慮素擒察有術則賊敢若是猖獗耶雖秦楚對蔥越交鋒猶能偵探惟彼賊徒本皆土民賊藪只隔一

帶而陷沒諸守令之罪犯只憑賊閑而猶不得其詳則賊情之虛宲賊衆之多小尙何望其詗覘乎西土飢饉殆甚於往年湖南之歉荒自秋以後道路有聞令人酸鼻道臣苟能撫摩得其道賑盡其方則噫彼生民何至於相聚爲盜影附賊黨而且況以將臣之重出鎭雄閫糾合師旅殲彼小醜宜如摧枯拉朽而賊熾幾日尙不聞出一兵殺一賊殆若孤軍遇大敵嬰城自守者然誠不可使聞於隣國也道帥臣之失職如此民心將何所依賴賊徒將何以勦平乎亂作之初宜即遞罷而別擇威望彥績素著之人以鎭撫之一邊懷綏賑濟一邊治兵征討偈平清北郡腹背夾攻則蠢爾凶醜不難底平又何待京營之出征哉今以臨陣易帥爲難而一任其恇㤼昏憒無所猷爲則爲日漸久而民心愈散賊勢益張清川以北盡爲賊巢而勦滅爲難思之及此寧不痛心此宲目下苐一急務而臣側聽屢日未聞

朝廷有所釐措而持憲所云國人齊憤者誠公〻之論然而廿〻數
語殆欠論事峻截之意臣竊爲之慨然請亟命遞改帥臣無至僨誤
國事焉噫西賊特其已蔑者耳竊聞諸道飢饉之餘無賴之徒在〻
成羣公行劫掠閭里騷然而守土之臣漫不禁戢飢困之民益不聊
生周礼荒政曰盜居其一則雖在平時固當加另詗捕而況今西警
驛騷尤當叩戢亦令各該道邑各別捕治不使滋蔓難圖亦爲今日
要務矣大抵近日之變都出於貪墨成風民生困瘁愛恤之德雖切
於上侵剝之害常及於下惠澤不究愁怨胥興雖以饑政言之向日
停捧之命德意藹如民或感頌郡邑猶且督徵臨歲不休鄉里啓〻
不能自保乳此一事他可知已民安得窮且盜也當此賊変之時懷
保窮民之方尤不容小後若甚保民之要則專係於方伯守宰之愼
擇而已伏願聖明益留神焉辭戢云〻 ○答曰省疏具悉道帥臣事

不允甭其力辭察職
三十日謝恩大司諫尹行願○箕伯書啓昌城府使沈擇之衰老柔
懦難責防禦之任改差其代令該曹各別擇差給馬因夜下送事○
今月二十二日備邊司草記中定州牧使李近胄拿來叩覈之覈字
以訊字改付標○吏曹口政昌城府使○許棨 朴孝晋 洪允復
○昌城府使許棨謝恩後仍為下直○備局啓曰茂山還穀從時直以
一兩發賣移俵於南関穀小邑以詳定価貿穀添還之意因道臣狀
請自本司覈啓蒙允仍為行會本道矣間以此穀屬之戶曹以為自戶
曹發賣取用之地蓋此一兩定価專出朝家為民之意無論本道該
曹更無得加減而近聞該曹為其省弊從便之道定送差人則差人
輩不得本道指揮反為憑籍京関都執穀摧勒定高価私懲民間甚
至於不許遠近該民轉輸以致一道騷然怨讟朋興與灾歲民勢不得

支保云朝家為茂民曠他之澤竟啟虐民之科者專由於京差之故
也事之萬〻驚惋更無可言而道臣初不禁斷一任其惟意作俑者
誠不勝寒心不可以歉年迎送有所由恕北伯趙德潤姑先罷職當
該差人待新道臣到界叩覈情節苟有所犯則此非刼掠平民之罪
無異即為梟首境上以謝南北閭民心何如傳曰允
安州牧使趙鍾永抵楊州牧使徐有望書（當晴 八日）
鍾永受國皐恩一無報效今則死將得所夫復何恨而所可痛者安
陵一不保則賊鋒長驅恐不免以賊遺君之罪此將奈何博川草賊
㊐禧著為名漢今十九日聚會（众）數百而岐閭裴先我嘉山倅（鄭蓍）次第
取博川倅（任聖皐）拘于獄定（李近胄）郭（李永植）二倅棄印符走宣川倅（㊎益淳）
則投降五邑陷於三日之內飈鋒所向若入于歷古今寧有是耶自
十九日賊又結陣於博川津頭相距三十里地日夕耽〻惟此安城

而逆其弄兵數邑此爲戎備故彼方兵小未之壁城耳蓋五邑之連陷非但昇平之無備專用邑人之內應每以夜曉猝發故也始安民之波盪幾乎空城而民散則誰與守乎不得已悬斬逃令而走者二人竿其頭而招集散民今則登堞者八百餘名營府軍校吏卒稍〻還集者又爲千餘名列邑徵兵來者又爲千餘名民心士氣僅能依恃而最可憂者每恐變生於肘腋故垣濶嚴密兩道用心賊奇三日連行哨探始得城裡締應者十餘人或拘獄或反間慰藉暫後並未露名者又不知幾人釼槊中遊身豈能一時弛戎乎所望惟天祐而已而城存與不存城陷與不陷而已奈何內子雖欲送京而自家矢一死不欲行且平民恣行擄掠道路阻梗不得已避接村舍况亦付之鄉人任其所向其幸保有則吾執事甚價恩我也畧于文藁詩篇付之金校仁述使之埋置以待乱定而出之耳以粮草支調柴水運

搬等次事務唇焦口啞目不暫交今過十晝夜神昏氣憊略草大槩以
付巡營以爲轉入補撥不知能免浮沉也不備冊客留以待成敗者
即庶叔景玉及金主簿弘汲耳

臘月二十四曉姻下趙鍾永百拜

壬申正月

初一日備邊司咸鏡監司○金優永 洪奭周 趙萬元○傳曰延安府使改差各別擇差○禮曹啓曰王大妃殿寶齡恰躋六旬此誠國家罕有之慶旣行告廟頒赦之禮設科取人自是應行之事謹稽謄錄則先朝甲寅年慈殿恰躋五旬慈宮恰躋六旬合二慶之科以有初試庭試設行於春間矣今亦依此擧行而以何間擧行乎敢稟傳曰除初試庭試四月望間擇入可也○傳曰王大妃殿恰躋六旬稱慶陳賀時致詞箋文禮物函對擧承旨右承旨朴宗正左副承旨金相休通禮柳河源韓翼鎮并加資奉致詞官承文副正字任文白捧箋官禮曹正郎劉弘九致禮物函官濟用奉事吳鼎秀副奉事李宗億并陞敘贊儀黃 稔外職待窠陞敘請用其餘臺下典儀及東西唱引儀等兒馬一匹賜給右承旨朴宗正左副承旨金相休并令加

嘉善左通禮柳河源右通禮韓翼鎮已上今加通政加資事承傳(　)

咸鏡監司金履永上疏入啓

伏以歲籥載新第籙飛臻慈殿寶齡光躋六旬禮秩稱崇歡洽含灵苐伏念天地之人仁而不乏梟很亭毒之至而未馴蝮蛇豺兹凶醜因民飢困搖毒列郡京師以警此雖前代治世之所不能無者而臣之所以憤怒欲死者不專在於賊醜之未即殲馘假使平日爲方伯長吏者少知民生之爲邦大本循摩懷保必得其方則惟彼蠢氓尚有秉彛之天粗識逆順之勢豈至一朝変起從賊如影響驅率若雞犬哉此莫非臣等馴致積成者而及其繩絶而靡潰則乃至於貽憂莫尊之地流害無辜之民言念及此死猶難贖忽於此際乃以北藩重寄委之於賤臣臣實驚惶心膽欲掉才難之嘆何代不然而亦曰才不借於異代則歷數籌紳不患無其人而乃以空踈衰朽如賤臣

者苟然差遣不慮其終至於債敗則朝廷之詐過矣况彼關北即王跡之所起也國家之本根也民質而俗樸隱然有岐雍之遺風是以粤自列聖朝眷顧之恩偏在是方北豊北沛之詠屢發於宸翰至今北地之士往々有一唱而屢歎者其地之重不啻金湯其人之愛不啻屋烏而不幸數年以來山崩地閼災荒荐臻百年豊樂之鄉蕭然若寒雨荆榛墨守贓吏又從以剝膚囓髓竟使含真抱樸之民日失其恒心至於疾視其上敢怨朝廷而後已此又臣之憤惋欲死者也今必使仁足以字撫威足以憚惕明足以糾察幽隱者治之有緒養之有要然後乃可以反本還初安其故俗是豈如臣百無一能者所可妄膺也哉伏乞聖明俯賜鑑察亟授可堪之人毋使一方之重寄由臣償誤焉臣無任云々

政事判書南公轍進參判李肇源參議鄭東幹牌不進

刑曹判書○李勉兢　李晃膺　金啓洛　分奉常主簿单趙有憲
軍資正○鄭元容　林景鎮　洪時濟　咸鏡監司单金履永拔嘉
司成○任百禧　宋翼淵　李錫祜　山郡守鄭　着　贈兵
直講○高鼎甲　金初慶　李慶𢔠　參判兼特贈亞卿事承
典醫提調○李勉兢　洪顯周　金履喬　傳
延安府使○權　暾　鄭晉榮　李　素　副護軍兵渊常趙鍾永
義盈主簿安載述尾署別提金重國相換
內贍主簿秦東老尾署別提洪禹恒相換
管城將○朴應浩　沈公燁　洪光復
初二日咸鏡監司金履永疏曰省疏具悉卿其勿辭往欽哉○禮
曹草記太廟景慕宮展謁吉日令日官推擇則今正月二十日二十
六日爲吉云以何日定行事敢禀傳曰以二十日爲之可也又草記

永禧殿展拜吉日令日官推擇則來二月初九日二十一日俱吉云
以何日爲定乎傳曰二十一日爲之可也○傳曰延安府使當日辭
朝給馬下送下直延安府使權暾○以平安監司李晩秀兵使李海
愚啓啓今二十九日曉頭兵虞候李海昇咸從府使尹郁烈順天郡
守吳致壽三路進擊松林里屯聚賊徒掩殺盡殲仍卽逐北進向博
川津頭事傳曰小醜潢池之弄本不足平惟是昇平日久變起倉卒
不知營閫之制勝如何宵旰之餘政自憧憧卽見馳啓初次交鋒已
有勝捷之音將士之奮氣用命可知此乃卿等措畫得宜之力也殊
用嘉乃然毋於小勝兵家之所惧卿等益加謹愼亂行長策取勝剿
卽掃盡事廟堂回諭于道帥臣○戶曹判書金履度上疏大槩曰昨
籌司草記之辭有難晏然者敢陳悉藏之實冀降威罰之誅事入啓
伏以云云臣本以蔑裂之姿猥叨匪據之任一無補益百出瘡疣支

謂適當於罄匱運用全昧於章補甚至料祿垂盡事体苟艱若能有
一分經濟之策國計之茫然寧或至此哉往冉時月竊位素餐畢境
僨誤亦所自料竊擬披瀝之悃以冀体諒之澤乃於籌司卄記之辞
臣之罷侗溺職之實畢露無餘矣北關穀物之移属本曹與京差之
下去皆在臣待罪見職之前而但京差下去匪今斯今亦是各衙门
通行之例則不免仍而至之至於勒徵高価誠是淺慮之所不到又非
本曹之所可知然遂使牟利之徒致此虐民之境莫非臣見事迷滯
防弊疎虞之致也日前籌座至有大僚之面亦其為民苦心辞甚切
當臣方受而為罷之際又有道臣論罷之乱臣於此尤豈敢獨自恬
然若使臣遙度京差之弊而即竊還寢則豈可此意外之葛藤哉若
是易知之事不能預料如彼切苦之患又莫敢察備心惡戲無所容
措據宗自列仰瀆崇叩恭俟處分伏乞聖慈下臣司敗以正昏昧之

罪兼謝北民以爲失戢者戎馬臣無任云云○答曰省疏具悉卿言宗
然籌司大臣之言亦同相規之義卿其勿辭行公○刑曹判書李勉
兢上疏大槩籌司州記責有所故短章自列冀降威罰事入啓伏以
云云仍伏念臣賦性疎迂處事儱侗去秋待罪度支也茂山還穀四
萬石因廟堂疊給以每石一兩定價則捧於願受人處元穀依數出
給之意發關於本道道臣而臣即遞職以後事更未聞知矣伏見籌
司州記允下者則京差輩勒徵高價役民轉輸以致災民之難支不
能禁斷之道臣至蒙譴罷之典當初知委只令本邑之出給從中作
弊寔非始慮之所到然而京差下去寔由戶曹之捧價給穀則臣即
伊時發關者也廟堂請勘只在道臣而不及於臣固已傷心慚恧
無地自容況戶曹判書臣金履度之除拜在於臣發關之後而以事
關本曹猶且陳疏引義顧臣剳憑渠身而尚何以晏然若無故揚揚

冒沒也哉玆敢短章自列仰瀆崇聽伏乞聖上亟降威罰以為當官
不敢者之戒事臣無任云云○答曰省疏具悉已諭於戶判批矣卿
其勿辭行公
政事 判書參判牌不進 參議鄭東幹政 宋煐資憲鄭杆柳憲金在
應教 朴周壽○鄭元容 金學淳 淳李長喆嘉善李之珩李
同經筵○趙弘鎮 鄭尚愚 金魯敬 厚源申看樞通政年八十
備邊司啓曰新除授咸鏡監司金履永使之明日辭朝催促赴任諸
道上京守令亦令當日下送何如傳曰允○禮曹慶科庭試吉日來
四月十三日放榜同月十八日辰時推擇啓○持平朴來鉉上疏大
槩臣於日前僚臺之疏有難晏然者短章自劾乞被譴何尾附一言
冀賜處分事入啓伏以辭職云云臣必奏民間疾苦之義敢此尾陳
伏願勿以人微而廢言焉臣於正朝以享官進去禧陵自入齋湯之

界閭井擾々髫白遑々之意謂災歲顛連兼值西氛以致民情之如是而未乃詢問審其委折則以爲該邑吏胥輩憑藉支待官軍侵虐小民攘奪兇四甚至於衣服衾褥之屬亦爲刼掠謂之裁縫西征士卒之戰袍云噫以當々千乘之國經用物力雖曰匱乏豈至於括盡貧民鶉結之衣以資京營熊羆之士乎爲邑守者惛憒不禁一任奸吏因緣假托奸竇百出剝割誅求無所不至使饑歲呼庚之民在々愁怨莫不荷擔而立浮訛繹騷若不保朝夕決不可仍置此守於畿輔劇邑臣謂高陽郡守李玄始亟施譴罷之典以謝一郡之民斷不可已也臣於治亂之際得接爛報則三路王師蕩掃松林之賊真同百蟄之聽雷闔門百口酌酒相慶仰賴我列朝四百年深仁聖明十二載盛德入人者深漸漬已久將士用命義旅奮勇以此而窮濱地之餘醜有如摧挺枯株掃平芟刈不日可待而賊平之後宜先懲勵墨

吏撫摩平民俾無如前横徵箕斂之弊最爲急務伏願聖明加飭方
伯州牧恪勤奉公精白一心使下土嗷嗷之赤子得以奠接安堵焉
臣無任云云○以本司坐起單子傳曰近日連以軍事申飭開坐矣
今見備局本司坐起之單堂上之無故懸病殊深未安玆以後飭廟
堂各别申飭俾有對揚之效○以咸鏡監司趙德潤伏啓穩城府使
李禹道仍任一款令廟堂禀旨分付事傳曰即爲仍任事分付
初三日咸鏡監司金履永謝恩後仍爲下直○傳曰歲初綸音勸農
親製下○傳曰咸鏡監司留待○傳曰咸鏡監司入侍○兵曹口傳
政事兼内乘兵文常趙岐金守基落点兼内乘兵文常○平安兵使
李海愚書目傳川松林賊徒斬首數百級生擒三十餘名放火燒松林
賊窟逐到傳川津頭延使凶賊破膽誠甚多幸事○時原任大臣領府
事李時秀左議政金載瓚判府聯名劄子大槩聯陳愚見事入啓判府
事韓用龜右議政金思穆

批答當在
兵文常下

事徐龍輔聞西醜 自斗峴来住城外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卿等之如是剳陳誠爲得當
々勉加敦召矣仍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時原任大臣○以平
安監司李晩秀狀啓雲山郡守韓象默大同察訪朴鳴和仍任前銜
令該曹稟處事傳曰依狀辭仍任○傳曰人日製明日爲之藝文提
學待開門辟招○答朴弁鉉疏（日省疏具悉）所陳令廟堂草（即爲）記稟處甫其（勿）辭察職
初四日傳曰歲抄点下者依例捧傳旨○以江原監司李好敏狀啓
高城郡守徐敎修謂遭服制一邉請由一邉難發爲先罷黜其罪狀
令攸司稟處事○傳曰口傳差出即爲下送事分付○兵曹卄記武
科初試吉日来三月十八日爲吉云以此亂行而取人之数多寡不
同或取二百人或取三百人或取五百人今番則取幾人乎傳曰知
道取二百人可也○備邉司啓曰持平朴弁鉉上疏批旨内所陳令
廟堂即爲卄記稟處事命下矣取見其疏本則以爲高陽吏胥輩憑

籍支待官軍侵虐小民攘奪其兕皿衣服而爲邑倅者昏憒不禁一
任誅求高陽郡守李玄始亟施譴罷之典賊平之後宜先懲勵墨吏
撫摩平民爲辭矣若如既辭則侵撓民間攘奪民物萬萬驚駭而不
飭之罪專任該倅茅臺臣所聞亦是道路風傳先使道臣詳查以聞
後從實狀稟處今番寇亂之所以馴致者都是守令虐民之故也亂平
之日大行懲癉之政然後可期鎮安之效先飭各道道臣另加按廉
無容頹私俾爲一變前習之地仍即行會以示先甲之意何如傳曰
允以此意各別申飭可也○吏曹口傳政事高城郡守○柳尋春
尹時東　韓百行○平安兵使李海愚書目去月二十日官軍掃蕩
多福洞博川嘉山等邑已爲收復事○平安監司李晚秀狀啓中和
府使金儁鍾以其父將被重律投印符經故爲先罷黜其罪狀令攸
司稟處事○傳曰令該曹口傳各別擇差○兵曹來三月二十八日

王大妃殿寶齡六旬慶科庭試別試武科初試時規矩鉄箭三矢二
百步片箭三矢一百步一巡二中貫革五矢一百二十步一巡五中
柳葉箭五矢一百二十步一巡四中講書粗以上取二技○備邊司
啓曰即見平安兵使李海愚狀啓則三和府使金煐泰川縣監柳鼎
養价川郡守任百規罷狀請令攸司稟處矣金煐則營閫徵發之後
三日不進未及師期事當即施當律以厲列郡而節度使之只請勘
處有若尋常狀罷之爲者大爲失戢姑先從重推考金煐則既犯師
律無容更加論勘而第先赴巡營之召則與在邑不進有異合有叅
恕之道姑令帶戢立功以爲追後自贖之地任百規今已差代令該
府拿問定罪柳鼎養則雖爲入守藥山而既違官制且失信地亟施
先罷後拿之典新除授郭山郡守鄭敬行家在清北無以推尋賫送
官教兵符尚不得傳授云而該邑不可一日無長吏鄭敬行今姑改

差前郡守李永植失符棄城尤關一律而松林初戰自願殿後與三路兵合力勦討又為追至多福洞居前直入蕩除巢窟仍又轉趨定州云罪雖難貸亦有效力姑使之權察本郡事並圖討平之功俾為將功贖罪之地中和府使以其投印經故道臣亦已罷黜此時守令之曠官一時可悶而自京差遣寔難遲待前牧使趙義鎮前僉使李檣方在慰撫使行中而亦合堪任中和府使趙義鎮差下泰川縣監李檣差下使之除朝辭赴任何如傳曰允又啓曰西方新除守令皆為給馬使之星火下往而已過旬日到營下者堇為五人云今當見敵赴難之時身為命吏各自逡巡將致失機翫寇之嘆斷當并施逗留之律第無異臨陣易將有難直為罷拿待事平分輕重勘罷而姑令一并戴罪從事募兵疾馳一邊前進討賊一邊慰接徃乱之民以為立功自贖之地何如○傳曰允

初五日謝恩同義禁金相休○傳曰備局堂上引見○傳曰人日製
賦居首三下一進士趙秉鎭直赴會試之次三下二進士李運英給
二分次上生員李允植等八人幷令該曹考例施賞○今日大臣備
局堂上引見入侍時左議政金載瓚所啓卽見江原監司李好敏狀
啓鐵原府使李民秀伊川府使李永老金化縣監沈来永平康縣令
李羲斗以新還未捧幷請令攸司稟處矣四邑俱以尤甚且當設賑
不可一時曠官而拿来勘處之際自致多日幷爲先改差其代令該
曹勿拘常格口傳各別擇差當日辭朝使之卽爲赴任新除授高城
郡守柳尋春以其親病不得赴任云仍任前職一体口傳差出何如
上曰依爲之又所啓關西賑還之資雖已區畫今番賊変之後必多
違料而至若被兵諸邑尤無餘地數萬餘石穀物不可不及今措置
以待賊平下送而諸道則更無着手拮据之道就京各司各營遺儲

中限十萬兩推移從便貿取穀物以為分排補用之地均役廳六萬兩
戶曹二萬兩禁衛營一萬兩御營廳一萬兩姑先貸下而本道別備
及還耗中限年還報貿穀及輸運等節令均廳釐行何如上曰依為
之各處區劃所入勿報永為劃下而惠官內下穀三千餘石特給關
西補於賑還而此意分付戶曹知委該道可也○吏書口傳政事判書上同
鐵原府使○李用達　李吉培　韓光迪伊川府使○徐有鳳　李
惟秀　朴孝晉高城郡守○安光宇　鄭度采　姜學濬平康縣令
○趙鎮琉　洪大衡　徐洛修金化縣監○尹光心　林秉遠　李
馨秀忠勳都事柳尋春仍任事承傳○高城郡守安光宇平康縣令
趙鎮琉謝恩後仍為下直鐵原李用達伊川府事徐有鳳金化縣令
尹光心謝恩後仍為下直○初三日平安監司李晚秀齎啓官軍校
蕩多福洞進駐嘉山郡之由總已馳由為白有去果即接節度使李

海愚寄落則官軍初二日早朝進發止宿於納淸亭距定州爲四十
里哨探動靜以爲進攻之地是如是白校亂寧邊前府使吳淵常所
報以爲本府健校七八人壯軍三百名定送於泰川縣矣該縣留陣
賊魁五名捉得如是爲乎旀又接義州府尹趙興鎭去月二十日牒
報臣營則十八日本府陪持自京回來也到嘉山邑則賊徒威脅陪
持給送凶書云故叩覈當該陪持則以爲伊日夜賊黨攔入嘉山郡
殺該郡守郭山郡守則聞聲逃避宣川府使則避入釼山城是如爲
旀又接該府尹二十七日所報則嘉山賊凶書堅封別定陪持三人
從右道上送矣該陪持謂以見阻賊黨還納凶書封而皮封踏印有
開坼之痕必有與賊黨和應之慮故今方窮覈仍用軍律計料是乎
旀更爲懸賞募人以爲抵達之地自二十一日調發軍民守城戒叩
連送偵探則嘉山倅被殺後定州棄城逃走宣川鐵山郭山博川等

邑書送降文或逃或因云云是如是白乎等以折見凶書則其蒲紙
同測無道之説誠不勝骨顫胆掉恨不得即捕此賊手磔而口齒更
爲堅封上送爲旀招問該倅持則由龜城朔州雲山路以来而直路
消息全不詳知是如是白遣又接寧邊前府使吳淵處所報則本府
閑平居徐守德持殊常文字乘夜来去故叩覈○所供內渠則約正玄奉圭妹
夫來留奉圭家奉圭輩出公排二字於小折紙三張二張則分給其
父與其弟一張則給渠曰持此故家則雖捧賊黨少無疑慮云故玄
奉圭捉来叩問則呑吐不服故當日梟首而公排二字似是賊徒之
眼標今當番賊变後最能叩於守城詞斬賊牒今又健校壯軍往援兩
營軍捉得泰川賊五名其所捉得殊未知真箇賊魁而該府亂行極
爲嘉尚捕納寧邊賊牒之寧邊將校洪致伯吉尚謙雲山將校安海
仲李春載不可無褒賞之典泰川捉賊健校等其功尤倍方令該府

知名報来追後登聞計料自臣營連以捉納賊魁者賞千金登聞除
賊探告賊情者拖以次賞脫身棄城者勿問之意多書榜文遍揭沿
路及清北諸邑矣數日之内嘉博閒官隸邑民次〻来集泰川賊將
之捉得湾府牒報始通誠萬〻欣幸吏爲別閑加餙於義州府尹趙
興鎮龍川府使權謗鉄山府使[illegible]章謙龜城府使趙恩錫處一邊散
兵前来與官軍挾擊一邊防守要害詗捕賊黨之逃散者守邊府使
申鴻周定州牧使徐春輔嘉山郡守鄭周誠价川郡守柳相弼博川
郡守李運植昨日来到營下故寧邊价川兩倅段即爲赴任以爲防
守之地定州嘉山博川三守令段又方各付臣營兵二哨整齊部伍
領率馳進與兩營兵合勢擊賊壬辰殉節忠壯公諸沫後孫前虞候
諸景彧自京下来自願出戰其誠可嘉臣營壯士軍官文永哲素以
膂力稱故諸景彧差定清北召募將入送節度營使之領軍出戰文

永晳差定清南召募將與營下倡義諸武臣使之料合出戰計料初六日謝恩忠勳都事柳尋春○傳曰當此歲小子孺慕之痛何可勝言明日健陵顯隆園華寧殿遣永明尉洪顯周奉審以來該房知悉○以咸鏡監司趙德潤狀啓永興府使安宗孚身病雖極重成命之下不得領兵赴援罪固難逭德原府使柳文倫受由未還際此防守之時不可一日瘝曠并罷黜安宗孚罪狀令攸司稟處其代令該曹各別擇差下送事傳曰口傳差出卽爲下送○平安監司李晩秀書目義州府尹趙興鎭去月二十日先報賊情二十一日又報發兵守城而又有二十七日所報俱爲中路見阻今始到付事○平安兵使李海愚書目大軍今月初三日止宿於嘉山納淸亭相機進兵剋日勦滅之意如飭知委卽接寧邊前府使吳淵常所報則捉得賊徒三名如因盤覈又得泰川縣留陣賊魁五名仍爲收復本縣待其捉

来詳覈事○禁府照目慈山前府使申在明矣本府議啓内廟堂提
還旣是申叩則固宜聞即登道冈夜還路而乃稱調理身病以至徑
宿此時西邑守令之若是稽滯者誠萬萬駭然以此照律罪杖一百
收贖告身尽行追奪即其地限三年定配私罪啓依允爲旀功減一
等爲良教○吏書口傳政事永興府使○韓光迪 柳命源 朴孝
晉德源府使○林必榮 成範鎮 李顯道永興府使韓光迪德源
府使林必榮謝恩後仍爲下直○禁府卄記申在明功減一等杖九
十收贖告身盡爲行追奪即其地慈山府限二年半定配事傳曰功着
功也若思功減之律之在恭事作勘豈如是乎勿施直以十年仍施
押送可也○備邊司啓曰即見平安監司狀啓則安州前牧使趙鍾
永興師之後措處得宜納兵撫民多賴其力城內外民人齊事顧留
此時遞易誠爲可惜爲辭矣治蹟旣如此民情亦如彼已有道臣之

請仍特爲仍任何如傳曰允

初七日政院啓曰藥房三提調持湯劑率醫官依下敎來待矣傳曰封入○傳曰侍從臣父閫帥臣父加資下批尚未今下來政官牌招開政○備邊司啓曰卽見咸鏡監司趙德潤狀啓則親騎衛發巡時使永興府使安宗厚領率馳進則謂有身病終不發行至有南虞候替巡之亂未知其身病之果爲如何師律所重行期方急身爲將領不卽承命萬〻駭然令該府拿問嚴覈從重定律道臣只爲請罷亦非重師律之義從重推考何如傳曰允

政事 判書南公轍 參判李肇源 參議鄭東幹 進

弘文提學韓晩裕○朴宗慶 二望 行護軍李得濟今加嘉

左通禮李東冕○林景鎭 洪時濟 義閫帥臣父副護軍朴

右通禮○南惠寬 趙台榮 金孝眞 命瑍今加嘉善前縣監

軍資正　柳遠鳴○金益鉉　尹在陽　姜世靖初學安業已上
典籍　李升烈○金初爕　李慶旭　今加通政侍從臣父加
直講　李在秀○李永純　尹命圭　資事承傳
平安都事　韓浩運○崔鳳和　車信用　別軍職尹守任今加折
崇寧殿参奉○盧象㻌　李光沃　金鼎禧　衝加資事承傳
知訓鍊○申大顯　李仁秀　李堯憲
訓鍊都正　鄭學畊○徐英輔　白師閔
內乘　李恒權○元永道　金周喆
備邊司啓曰日前以設賑三道別遣監賑御使董飭賑政之意草記
命下矣設賑諸道中海西一道與関西無異徵發方張民情騷驛此
時列邑之専意賑事有不可必奠安賙賑并得其宜即是目下急務
別遣。監賑御使〻之一邊慰撫一邊賙救限畢賑飛行何如○傳曰允

初八日都憲金履翼疏槩 敢陳蒭蕘之誠以貢愚忱 仍附疾病之呼乞蒙恩遞 事入啓疏曰

伏以三陽泰來 聖候際天和之復 臣民歡忭 殷憂啓聖明

百祿鼎至 慈殿齊海壽之添 大小惟均 蒭念多難興邦聦

有古訓 今茲西賊之敢行稱亂 苟究其源 罪在臣僚 嗚呼不

著往牒 雖緣上天之痒怒降歎 所宜反求 玷貽朝家 敢

以所期望於古昔之聖者望於明時 既未能贊成制民產之治

以所未行於先朝之世者行於今日 且未能作出浚民膏之類

至使蠢猾之徒 積怨撑彌 肆肥潢池之弄 此莫非世道日陷

敢售梟獍之猖 衆頑嘯聚 自速天討之誅 有以致人彝都喪

誅其心則固逆也 况以小醜之披 當初彼賊之形 止一無播告

得其情則亦憾矣 至議大兵之亂 多日都民之危疑幾難收拾

今幸捷報踵至 然所以自貽伊笑 往且勿說 結令惕
可期訛言漸息 亦足謂無辞可解 來猶可追伏願殿下隨事廓
勵 率由舊章而不愆不忘 無以賊平而少弛夏后之泣辜 督
揮 總攬庶務而無怠無荒 無以事過而或忽周官之惟人 友
從因治政令是喻之中複 刑賞失平則此時之輿情易背 此在
側自安最憂遺黎之還集 接濟乖方則異日之憂虞必深 尤宜
聖念 誠願留心而做 亦越廷僚 承佐之際 詩謨則不恥下
快斷 以期後志之治 咸須刻艾 董率是務 薦刻則克畏後
問而期免顛倒 無孤主知之特達 主銓衡者無或額私之所拘
議而因或挾雜 用副平生之自期 掌賦稅者無徒經費之是憂
只以邦本爲念則人孰敢侮余而 食祿之家皆思休戚之與共
每以聚財爲戒則君誰與不足哉 推車之地誠心相規之虛受

毋恣矜好惡 毋反公是非 毋恃一能而傲人 毋執偏見而誤事 毋侮老成 毋畏強禦 毋尚侈靡 毋事悠泛 毋作 毋近

附耳之態而克存儀貌 脅肩之徒而妄自尊大 毋曰蒼天已老 毋曰暮夜無知 父子兄弟皆惟是相勉 朋儕僚寀亦惟是交修

做一事無敢放心 至愚而循神者罔不觀感 太平萬世之休自今伊始而豈不美哉 使八域皆見為公則可近而亦畏者相與愛戴 過去一時之刼為國之福矣 豈不善哉 病情辭職

○政院啓 提調副提調持湯劑率醫官依下教來待矣 傳曰封入 ○以籌司坐起進不進單子 傳曰向日申飭之後猶多懸病萬萬未安懸病堂上并推考令左右相加飭盡叅 ○成均館 館員以同知館事兼大司成意啓曰昨日夕食堂有闕供之亂而兼大司成臣優喬差祭時在亰所故臣督敬聞極驚駭馳詣泮宮招入支供該掌查問闕供之由則以為多士

每日支供之需官下飯米之外懸房專當亂行而近因懸房之失業辦出無路日甚一日雖欲竭意奉行而勢無奈何竟至此境云事勢雖曰如此堂〻賢閣遽然闕供事未前有方切悶迫之際臣履喬罷享之後亦即未會坐視多士之闕食極涉未安爲先本庫館米中加數取給罷漏後始乃設堂此與闕供無異臣等具添養士之地不能董飭致此無前之亂惶恐待罪之意敢啓傳曰知道多士闕餐聞極悶然令廟堂各別申飭泮民復其前業其不以如此之弊另加區劃後草記稟處卿等勿待罪可也○禁府都事任照定州前牧使李近胄拿來後入來○禁府李近胄拿囚啓○答金履翼疏曰省疏具悉卿言正合吾意深存服膺之戒勿辭行公○備邊司啓曰海西別送監賑御使之意草記允下矣以副司果金啓溫單付啓下之意分付該曹何如傳曰允○吏曹監賑御使單金啓溫

初九日政院啓曰提調副提調率醫官持湯劑依下敎来待矣傳曰
封入○又啓明日次對呈告諫臺都憲金履翼并待開門牌招何如
傳曰允○今初四日備邊司草記中柳鼎養則下雖爲入守藥山而
既還官制且失信地十五字抹去鎭管雖在於寧邊軍兵既屬於龜
城之徵兵先赴藥山有違軍制改付標○
初十日大憲金履翼大諫尹行順獻納任㦗正言朴聲漢安尚默牌
不進○政院啓三提調持湯劑率醫官依下敎来待矣傳曰封入○
傳曰日寒如此次對退去○初七日平安監司李晩秀状啓贈兵叅嘉
山故倅鄭蓍贈職庇葬之典寔出聖朝褒忠奬節風勵八方之特恩
而因該邑之陷在賊藪故倅立殣事實未即詳聞誠不勝憤惋惻傷
即接安州牧使趙永鍾牒呈則嘉山故倅之抗賊不屈闔家并命危忠
卓節有足以破賊膽而風四方自朝家特贈亞卿之職收録其孤別

致恩侑厚給棺槨衣衾之資沿路護喪優助奠具厚恤妻孥之意備
局落下關辞極其勤摯屍体雖已收埋家眷安接何處是喻聞以討
賊之時急雖不暇及今則官軍已復該郡收屍恤眷等事不可暫緩
自本郡勤幹吏校屍身之如何埋斂家眷之如何安頓即為詳探以
報備奴之屬又或有被害者則并令收屍一体報来以為憑悉之地
官軍收復諸郡僅纔三日良中即自本州定送吏校詳探立殪之顛
末則將校金彝珦衙前金彥裕等故告曰去月十八日夕凶賊騷説
大動於該郡之底人民一時驚散該倅騎馬獨出躬巡防里曉喻於
衆民曰賊変雖起吾生則汝生吾死則汝死勿須逃避惟當尊接可
也云爾則哭者暫止走者暫還入四散之民或去或留還坐政衙招
呼各班則羅卒等為持旗鼓鉦鑼之屬一齊走去其次則官奴盡去
其次則衙前亦去事方急卒罔知所措由吏金正偶始乃入告曰賊

報如此小人今方騎撥探来矣遂即出去不移時還来曰賊黨屯聚
於多福洞其勢甚盛先皈印符納投降書苟全性命猶賢乎死矣議
倅聞言介憤大罵曰吾寧死於賊手汝等敢出此等大逆之說乎即使
逐出而其時則夜二更三更之間也官門之內政閣之上對燭而坐
者惟郡守及其老父與其弟一人其外三寸叔一人其随廳妓蓮紅
一人而郡守揮送廳妓囑其外叔曰我死當収屍先即避身可也乃
與其父其弟共議報恩於巡營而郡中無一吏未暇成文牒欲以書
簡先報兵營方此裁草之際賊兵四五十名大噪官門一齊突入據
劍之手并軒圍立執髻拿出大喝而脇之曰汝若盜生則印符及各
庫開金亟速来納投降文字亦可書呈不然則死矣郡守厲聲叱曰
汝以梟獍之種逆天搶攘是劇賊也吾命未盡之前必無是理速殺
我而快汝意可也衆賊又捽曳於庭數次刼之終不可屈則賊乃撥

綑斬之仍又曳出其父衙欲下手郡守之同生弟自以其身且抱且覆懇乞代命則賊皆不聽乱加鋒兵父子被刺父先殞絶子則昏窒并皆曳棄於門外賊乃定出留營將使主郡事卽率其兵而歸多福洞故仵之外叔避鋒得生與其衙奴先擬郡守之屍匿於蓮紅之家推尋由吏欲得棺板二具以收兩屍則由吏曰此時何以棺歛乎卅奚廷矣吾奉大元帥之命方以軍粮色往赴仍卽出去郡守奴泣訴於留營將願得棺板而收屍留營將給庫錢十兩使由吏四寸弟營其歛藂則始乃買得二具薄板僅能歛屍而衙屬輩雜聚郡守所常着衣服扸其鮮明或綿絮之製私自奪之曰吾等今赴大元帥之陣而當此寒節不可薄着郡守之外叔與衙奴力不能制只以垢衣一藂薄歛始入棺板殯于官門外五里程邉丸諸往牒豈有如許之悪鄉敎雖使書平襄之不嗜殺人若見此狀則該郡闔境其將屠戮之

無遺也必矣托腕裂眥未足以盡其憤痛是乎孫郡守之外叔則留
營將依賊將之言慮有内變囚之獄中郡守之弟則半生半死僅全
一縷及到二十九日官軍大隊進入博川津頭火光大起賊衆敗散
嘉山餘黨始乃一空郡守之外叔亦得破枷出獄共托蓮紅之家其
翌日官軍入該郡悉搜餘黨則郡守之弟與叔被縛就陣自言非賊
而乃知其爲故倅之親屬本營廣侯召見而慰撫之賜以二石米十
兩錢至今賴以延活矣及見本州吏校之來其弟與外叔泣且言曰
以此土之民心雖薄板不可久留[illegible]土頓得早故南鄉其言絶悲有
不忍聽其在隣邑共恤之義不可使忠魂義魄一日彷徨於豺虎之
村故方擬多發軍丁致其棺於本州外城毋論某項公貨便宜借貸
改其衣衾棺槨以爲次次傳送南路之計而本州搶攘之際市人屋
壁無不蕩殘紬帛綿絮亦難貿販此可悶也如干斂需則牧使親當

董縫製殯斂如儀以慰逝者之靈以勵軍民之情是乎旀該郡新官
若過此郡則相議措處亦似不難而新官行朔姑未的聞故先此枚
氣事是乎旀郡守外叔則未及問其姓名初無內眷又無傔屬而郡
守之奉卒只是右項所報外更無他人留營將及由吏之四寸弟姓
名則姑未詳問是加乎旀蓋念矢石蒼黃之際聞見失真易致掩翳
故今此牒報寧煩不漏是白乎所牛車給軍等節兼報備局以爲斂
葬於嶺南本土之地何如事牒呈是白置有亦贈爵判鄭蓍立碣始
末今始並聞其所不聞其巡衛誓衆抗聲罵賊晝夜與鋒父子并命
者危忠卓節無愧於故忠臣宋象賢而亦可見平日所定不但慷慨
殉身可謂從容取義當此逃竄相望陰險未掃之日有此一人可以
勵臣節而被賊膺是乎所謹依持下恩典自臣營治送殯斂之需返
葬時護送之節另飭于沿路各邑爲白乎旀緣由馳啓爲白臥乎事詮

次馳啓云云 初九日夕入來 ○傳曰須以風樹拜之意雖曰褒贈之禮猶不
得立旌事實日常憫憫今見箕伯狀辭凜然忠義如見其人重爲之
惻然傷盡噫不識何狀與唐之顏真卿何異從容取義與國朝宋象
賢 壬辰萊伯 何異況其父子兄弟之一門遭禍不愧於卞氏兩世何其烈
也贈兵曹參判鄭蓍加贈兵曹判書其父問名贈官弁施掉楔之典
其弟之被刃不死可見天理之昭昭待關服即爲調用其返柩過京
日遣礼官致祭事分付運紅妓事當此搶攘之時羅卒倚屠并皆逃
走而終始不避至於故倅之弟匿其家而得生微賤之類卓行可尚
從厚施賞事一体分付
十一日礼曹進士鄉漢城試初試来八月二十日生員初試二十二
日文武科初試来九月初四日雜科初試同月十六日推擇啓○政
院啓三提調持湯劑李醫官依下教来待矣傳曰封入○禁府金𠏉

鍾拿囚啓○平兵縣李海書目泰川前倅柳鼎養牒報內捉得賊黨朴三玉嚴加盤問頗有端緒看枷上送故嚴加鞫覈則所招內嘉山出身李禧着自十年前經營不軌造謀設詐洪景來為首唱禹君則聚會無賴輩郭山洪二八金昌始皆在多福洞與禧着主謀寧过金遇鶴金遇甲南明剛為內應去十月招出屯聚之徒齊會於多福洞而嘉山犯入之後往犯郭山其餘來犯博川仍向松林而不敢輕犯安州二十九日敗陣之後相與奔竄入定州城今月初三日矣身從水穴而出至於被捉締結列邑校鄉懲患和應者即禹君則之設詐而矣身則粗解文字為賊書記云金遇鶴前已見捉用律而三玉則所犯緊重即為梟首前此泰川賊徒等三人亦為梟首事○今正月初七日箕伯書目嘉山收復後定送吏校詳探則去月十八日夕凶賊騷說大動民人驚散郡守騎馬躬巡曉喩衆民則哭者止走者入還

坐政閣手招各詐則羅卒官奴衙前一齊走告由吏金昌儁入告曰
賊勢甚盛故印授降檣賢于死矣該倅聞言憤罵曰寧死於賊手汝等
敢為此等大逆之說乎即使逐出而時則二更三更之間也對燭而
坐者維郡守及其父與其弟一人其外三寸叔一人其隨廳妓蓮紅一
人而郡守揮送廳妓囑其外叔曰我死當收屍先即避身可矣乃與
其父其弟共議以書簡報營之際賊兵四五十名大噪突入執髻拏
出大唱脅之曰汝若乞生則印符庫金亟速來納緒投降書不然則
死矣郡守厲聲叱曰汝以梟獍之種逆天搶攘真是亂逆也吾命未
盡之前必無是理速殺我而快汝意可也衆賊又劫之數次終不可
屈乃拔劒斬之仍又曳出其父緒欲下手郡守之弟自以其身把覆
願為代命則賊皆不聽亂加兵鋒父先殞絶弟則昏窒并棄門外而
其外叔得生先救郡守之弟匿於蓮紅之家買得薄板拾衣收歛兩

屍願得可歸南鄉云故自臣營治送殯斂之需返葬時護送之節另
勑各邑事○
十二日政院啓三提調持湯劑率醫官依下教來待矣傳曰封入○
落點時寮僉使安德恒○今旬日箕伯啓密官軍尙駐定州城外之由
達爲馳啓爲去乎即接節度使李海愚初九日所報則以爲郭山郡
守李永植分兵三哨前向郭山以斷定州之後以距宣鐵之路次初
八日申時駈兵入本郡賊魁所差留營將朴聖臣單騎逃走賊徒二
百餘名聞官軍入境盡爲潰散無一人隨去賊魁則棄馬而走賊卒
捕獲中數十名以其情犯甚緊并斬其餘曉喩放送邑民稍稍還集
收復舊疆已極多幸而定州所據之賊斷其故路失其來援今方傳
令於領軍諸將即取五哨兵同夜進赴於郭山使之并力向前掃平
宣鐵等邑屯賊令朔州府使尹敏東出一枝兵與義州所徵兵合力

進擊龍鉄之賊仍薄之定州以爲夾攻之地攻城兇械亦爲備送於
行陣期於剋日攻羅清北所送偵探吏校今始迴還直路邑事情略
緯探來以爲宣川將校劉文濟李鳳寬等迎入賊將該府使申益淳
往劒山城欲爲守堞民皆逃散終爲賊所捉奪其兵符印錢枷囚獄
中過二日後請入饋酒以軍官傳令而稱病不爲隨行姑留於邑底
私家賊將以劉文濟崔鳳寬差出左右翼將主管邑務以邑校崔鳳
一差出宣沙僉使高中趂差東林別將〻〻〻文榮基差中軍榮
基不爲挍刺仍爲自結云鉄山府使李章謙聞賊変避往宣川境而
爲鉄山將校鄭復一所捉見奪印符姑爲保囚而或云勒捧降書以
復一爲該邑留陣將云龍川府使權琇始入龍骨山城守城七日軍
卒盡散以單騎僅保印符入去湾府云續接該府使權琇本月初四日在
湾府成牒報辞與探吏回報無異而既失信地不可仍置爲先罷黜

其罪狀令攸司稟處兵使所報宣川鐵山两守令降書云云之說果如真
的合施軍律而未破賊之前拿致究覈其勢末由事定州牧使徐春
輔嘉山郡守鄭周誠博川郡守李運植自巡營領七哨兵當日早朝
由安州難發進赴大陣巡撫中軍朴基豐亦為領軍來到兵營賊中細
作金大哲金光呂捉得梟首又接龍川府使權琇諜報則以為昨年
十二月廿日聞嘉山賊變調發軍民於府衙及龍骨山城分排防守
而府倉站倉餉穀并運於山城同月二十六日府使率鄉將吏奴及
軍戎入守山城今月初二日賊徒自鐵山入來分屯於山城及府衙
馳突跳踉守堞軍卒恇恟潰散只餘五六鄉將如干吏奴賊變迫在
呼吸初四日曉頭艱保印符單騎脫身徃入義州一邊防備一过勦
討云云今此定州賊徒據險自守官軍曠日相持誠極憤惋而王師
已薄城下諸倅次第赴陣軍聲益張賊膽自破一片孤城不日將拔

郭山之收復宣鉄之進討已萬〻多幸最是郭山賊徒之潰散也無
一人從賊魁者又可見民心之向背凶賊之殘兵敗伍不足可憂郭
山郡守郭有當初失符罪之松林之先破頭陣本郡之還復舊疆可
以將功贖罪極爲嘉尚宣川(文)榮基事果如所聞則避土小校不受
賊帖慨然引決比之於降賊之益淳不啻人數之分更爲詳查實狀
後啓聞請褒龍川府使節度使既論勘該府以淸北討捕營此時不
可一日曠闕其代令該曹各別擇差給馬同夜下送賊黨聚會新島
之說既出於賊招該島亦是新設分民之地海防瞭望奸宄調揖俱
不可小忽而僉使(所)載河未聞善債賊變後無一報牒亦極可駭宣
沙鎭亦係沿海重防而賊徒至出僞帖則該僉使之不能捍禦可知
薪島僉使(所)載河宣沙僉使王道恒爲先罷黜各別擇差同夜下送
又接龜城府使趙恳錫牒報則以爲將校金致洙捉得賊漢一名故

嚴覈則渠以嘉山民投入賊黨而本姓名則鄭漢元改名寶赫入録賊帥別軍官而以先鋒隨卒出往松林矣自戰敗後仍為逃躲閑金昌始方在翔州驛羅哥村中方欲往尋云故即為臬首多發校卒入送羅哥村各別譏捕而金昌始即賊徒中最緊最凶者無異賊魁而若果如賊招則漏網之伏萬萬驚憤今方嚴飭該邑期於詗捕又接臣營中軍李鼎會牒報則以為定州民人納南門降將願為內應者拔昨夜五更量以銃手在前整頓軍兵待於南門外柳林中矣事機先漏守城甚緊不得已回軍之路捕得出城賊十六餘漢嚴問則所招以為渠等俱以本境之民為賊所擄雖入城內此非本心冒夜越城而來云賊數似不過三四百名而稍稍星散其數無多今此守城專賴三邑男女云故以脅從罔治之意并放故本里昨今兩日方造籠車載埋火砲以為破城計而姑未完造不得動軍賊勢雖無破攻城

不可容易益加審愼之意另加申勅嗣後形止趁次得聞詳料○箕
伯書目即者義州陪持金宗烈持去月二十一日交易諺文出來事
狀啓今始來到臣營故招問稽滯委折及宣鐵龍川等地消息則以
爲渠持狀啓至宣川邑內被賊拘囚狀啓則幸不失被拘十日僅僅
脫來聞鐵山府使投降云而路見鐵山府中軍持印符往賊黨宣川
府使則渠在宣川時見着枷杻拿入少頃聞解枷升之廳上饋以酒
出軍官傳令着甲冑投刺病頓在由吏家今此陪持所告亦難盡信
而果若其言則噫彼益淳渠亦人耳甘爲賊黨之麾下甚至具鞬而
納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待宣川收復後更爲詳査登聞詳料爲
白乎旀鐵山府使李章謙投降之說與益淳無異而旣是傳聞姑不
論列是白乎矣信符之送賊漂撥旣目覩則該府之無官長一日爲
悶令該曹即速擇差依他邑守令例給馬罔夜下送事○又謄書廓山

郡守李永植雖有甫初失符之罪松林之先破頭陣本郡之還復舊
壃極涉嘉尚宣川囚文禁基以遐土小校不受賊帖慨然自決更爲詳
查實績後啓聞請褒寵川府使權誘節度使既論勘該府以清北討
捕營此時不可一日曠闕其代令該曹各別擇差給馬同夜下送薪
島新設募民之地海防瞭望奸宄詗譏俱不可少忽而僉使柳載河
未聞善續賊変後無一報牒亦極可駭宣沙鎭亦係重防而賊黨至
出僞帖任則該僉使之不能捍禦可知薪島僉使柳載河宣沙僉使王
道恒并爲先罷黜其代令該曹各別擇差同夜下送事○備局啓曰
前縣房所屬称以失業無難闕供而至於尚不開署又致闕貿之境
萬々驚駭不飭之本館即廳拿處縣房既屬京兆則多日撤署而視若
尋常者亦有不敕之失該府堂上推考縣房頭目移法司照律和繩
何如傳曰允○又啓即見箕伯李晩秀本月初十日所上密啓則備

陳郭山已爲討平定州今始進攻之由且以李永植之自願當前建
爲立功文榮基不受賊帖慨然引決金益淳申章謙之送符投降權
琇之懷印棄郡并爲論列以聞矣李永植之當日失符旣在見縛之
後容有可恕者而來屬兵營自願出征松林之戰最先奏捷延至多
福洞㧜自居前蕩掃巢穴轉趣定州提兵直前尽後郭山封疆遮截
宣鐵要衝其所效忠立功前後取著終當有褒嘉之典而姑先陞差
龍川府使使之益勵於淸北討平之任文榮基獨以一箇士校當亂
邑從賊之時不受賊帖捨命不屈卽是淸北列郡始有一人義士待
本道詳探案牘登聞之後亟施表義奬節之典金益淳申章謙降賊
之罪卽有當律而啓中所陳只從道路傳聞尚無本邑信跡姑令具
格押送于王府待賊平後詳覈用法權琇雖與失符逃命有異輕移
官守之罪拿問勘罪鐵山郭山之代令驗曺并與薪島宣沙勿拘常

格口傳擇差給馬下送何如傳曰允○兵曹啓訓鍊僉正金彦淳兵
兄益淳降賊之說旣登於道啓而雖以傳關姑不論列爲辭此如之
類不可置之朝籍爲先汰去之意敢啓傳曰知道○以黃兵趙啓狀
啓康翎縣監李行敎以道里稍近之邑俱兇械備馬匹最先諸邑準
數領赴當此綏戢誠力到底極爲嘉尚事傳曰康翎縣監之誠心撫
卒誠爲嘉尚特賜内下大鹿皮一令賜給○吏曹口政鐵山府使○
柳命源 李惟秀 具縉郭山郡守○朴孝晉 李源龍 鄭澔○龍
川府使李永植今加通政陞資事承傳○兵曹口政宣沙僉使○方
處興 李遠哲 宋興運薪島僉使○諸景彧 崔榮祖 孔學周
○鐵山府使柳命源郭山郡守朴孝晉謝恩後仍爲下直○黃海監
賑御使金啓溫出去○初九日箕伯傳令行軍將等 巡營中軍李鼎
會安州虞候李海昇咸從府使尹郁烈順天郡守吳致壽郭山郡守李永植

今番官軍得捷賊勢大挫定州一城朝夕將破之日我軍之將領校
卒所當同心戮力竭誠奮忠如臂使指如手捍目然後方可使我氣日盛
賊勢日孤十圍倍攻唾手掃蕩而近聞諸將領以職均勢敵各主己
見當後而急當疾而徐全無推車之意有若分門之爭互相參差都
沒統紀賊壘之尚未蕩得孤城之未即踏破職此之由唐家九節度
之前監兵家之所大忌則諸將領何不念王事之靡盬戎機之至嚴有
此兩營不和協之說及至於巡營是俞揆以戎政萬萬駭歎發放第
五條即萬人一心第六條曰軍法有常如是傳令之後若或有一將
領一軍卒進退行止之際不能爛熳故一則是違軍律也豹尾有旗
肅靜有犯梟首警衆斷不饒貸除尋常偈念亂行爲旅巡撫中軍朴基
豐不日當進往行陣所青冥鉄鉞天威所仗則体貌之尊重亦非兩
營之比諸將領一聽巡撫營節制毋抵重律宜當者〇兩西巡撫營

啓曰連接關西道帥臣謄報則被陷諸邑今已次第收復餘醜掃蕩
亦當指日可期矣黃海兵營守城之軍數萬而多日暴露殊可悶
且該營則不過戒嚴警備有異於關西之興師討賊今以入防軍與
精銳兵略干哨量宜除留守城其餘列邑赴陣軍兵姑令各還本邑
而勿以解送放心另加團束以待若有指揮關令卽赴之意叫飭約
束後罷送事傳令分付於該帥臣之意敢啓傳曰知道
十三日政院啓三提調持湯劑率醫官依下敎來待矣傳曰封入○
兵曹口政宣沙僉使方處興待察僉使安德恒相換○户判金履度
疏槩 敢陳本曹悶迫之實 乞賜廟堂稟處之命 伏以臣待罪地部今已歲換矣戰事無可
稱之狀國計有罔涯之勢云云卽今儲蓄蕩盡經用匱竭凡百支調
全不成樣雖使材具有素幹局超等者當之必不能措畫得宜經濟
有術况如臣憒劣尚何足論哉能事不出於看署簿書之會致力只

存於苛論絲毫之際不究本而及末遺乎大而察小譏議並隨恬然
若不知者誠以瀆撓之慎先於導冒之恥耐過挨度視無所事中夜
思惟輸以悶隘最是曹儲穀物不數一年之入不能當一年之出從前
已然而且挽近存歉收租減縮許多責應無排比之望衆所共知
見今目下一事實関有國之大政此月將半朔日迫前而大以料祿次
以貢價俱為緊重關一不得區劃從策趣翔丁寧國体之苟艱衆情
之駭惑豈徒至於不可使聞而已哉若或時值岳之其所推移輒向
惠局已例在在何嘗謂惠局獨能充溢而然也國家經用無分彼此
相須共濟厥有意義故耳今當本曹竭悶之日環顧內外儲積因亦
謫殘尚欲着手舍此何九及今变通之道只在*惠廳所在限年移貿
中預得推来則尚可牽補於新捧之前左右量度只在一条擬於登
對之日擬案仰請而需用迫期經桒無路茲不得已冒陳悶悶之實

敢瀆崇叩之下伏乞下臣此疏亟令廟堂稟處俾即措劃以存國体

仍治臣不能先事講究之罪焉臣無任云云壽坐與惠堂申宗慶相詰後疏答曰省○

疏具悉疏辭下廟堂稟處卿其勿辭行公○禁府李永老拿囚啓○

大司成金履喬疏槩敢陳自引之章冀蒙遞斥兼暴同罪之實云被威罰○兵曹口政秋坡萬戶

○鄭瑋張持大孔志丈○備局啓曰關西移送貿米錢十萬兩

謹依判付辭意以戶惠廳禁御營所在錢永劃以下使之從便貿来

及時運送矣見今都下米貴轉甚而若使別爲貿取下送多穀則都

民口食果不無益穀之慮而近聞本道事情有錢則亦有善貿之道

云此誠兩便本錢十萬兩直爲下送于該道以爲自該道貿穀以用

之意行會於道臣及監賑使處而此意亦爲分付該廳何如傳曰允

○箕伯啓啓十二日所啓即接兵使李海愚昨日所報則咸從府使尹郁烈郭

山郡守李永植所報以爲初十日未時量聞賊兵来到郭山後峴之報

各率所領兵一齊前向則馬步賊兵屯聚於本郡將臺前曠野殆近
數千人又爲後軍之相續不絶者故兼其未及成陣鼓噪直前冒刃
衝突戰未數合賊軍四散奔潰追到四五里許斬首五十餘級生擒
六人獲戰馬四十餘匹鳥銃三十餘柄其餘軍物不計其數生擒六
賊先鋒价川人李齊初軍官龍川人金國柱金國臣李明重宣川人
金理國卜術爲業成川人林正用等爲先嚴問則以爲龍川屯賊不
下數千聞敗陣之報則不日來後云云故姑爲牢囚云又慮龍鉄賊
之大至使嘉山郡守鄭周誠博川郡守李運植率四哨兵與兵營壯士軍
官巡營吾砲手星火前進爲乎弥巡武中軍朴基豐初十日早朝自
安州離發止宿於嘉山郡當日似抵定州城是如是白乎兩邑倅令孤
軍深入以寡敵衆獲此全勝可以破定州城之賊膺絶龍鉄之賊援
誠極快幸是白乎矣六賊招中龍鉄賊數千不日來援之說似是恐

動之奸詐是白遣定州尚未拔城官軍一向久頓萬〻憤惋而巡撫
中軍今已進薄城下王靈所仗庶可不日掃蕩另加嚴勅於諸將領
一聽巡撫節制協力進擊爲白遣亦爲別関申勅於義州府尹趙興鎭
朔州府使尹敏東催令發兵馳来夾擊龍鐵宣諸賊事○平安兵使李
海愚書目初十日官軍大破賊兵於郭山境事
十四日政院啓提調副提調持湯劑率醫官依下教来待矣傳曰封
入○荅大成金履喬疏曰省疏具悉疏辭更令廟堂禀處俾有實效卿其勿
辞行公○備局啓因関西道帥臣啓落甲巖權管今將差出下送而
該堡本是初仕遞付窠事當以出身差遣而義州閑良金見臣募丁
唱義多捕賊徒者極爲嘉尚合有不例奬勸之道令該曹勿拘常格
以金見臣口傳特差之意分付何如傳曰允○礼曹前兵使崔朝岳
今正月十三日卒逝○備局啓即見鐵山府使權常慎状啓則以爲高陽

支待巡撫軍時攘奪民物叩査各人則兕四用後還下與攘奪有異
衣服雖非官令之所使炬軍者看青至有裹幅掛肩之亂則攘奪之
說似由於此故座首校吏懲治計料該郡守李玄始不飭之罪在所
難免爲辭矣觀此査落兕四之攘奪民物雖已落空若使校吏初無
擾民之端則豈或傳說之及於道路乎當日差役之吏校令道臣分
輕重勘治當該郡守雖無所失蓋有不飭之罪姑先從重推考何如
傳曰允○政院啓左承朴宗正左副金教根同副呂東植不爲仕進
招牌何如傳曰幷遞前望入之待下批牌招察任李魯益尹行直申㴓落
點吏曹左承金相休右承李魯益左副尹行直右副申㴓同副朴大
奎○兵曹口政甲嚴管權段金見臣
十五日下直秋坡萬戶鄭偉○都憲金履翼疏槩猥申病告乞蒙啓允入啓伏以
臣頃陳無隱之悃兼附世呼之悉言多愚妄而遽承開納之隆批病

實危苦而未蒙職名之恩遞欽仰感祝銜之以淚而悶迫悚慼尤無
所措矣羣下以疾控辭則君上垂念体諒者即是通上下之情志而
實則無父子之恩愛也暮念不俾張皇以爲病錄之救亂者誠恐太
涉猥屑有欠臣分之四畏故間不敢更事哀籲或庶幾自能差減今
則爲日已久熏且服藥頗多去益形跡乖常時或心神失守臣固自
懼人亦爲危兹當起居之日終闕趍參之儀顧此踈迹之蹤旣不能
自效於此哉雖曰生存於世直不過無用之物耳戀慕之極益切瘏
天而祝悵缺之至不覺伏地而涕如是而虛糜重啣者豈不爲更添
一病乎伏乞聖慈特賜矜察許臣所帶之亟遞治臣瀆擾之無叩俾
保微喘以肅朝綱事○答曰省疏具悉所請依施○政院啓三提請
持湯劑率醫官来待矣傳曰封入○又啓時原任大臣閣臣爲承候
来待矣傳曰後日来待○吏曹啓臺諫有闕政廳傳曰當日爲之○

持平朴升鉉疏槩(敢陳區區之私尾附愚慨冀蒙鑄改之恩以備聖聰)伏以謙遜云云誦賈誼之疏則中腸自熱讀田錫之章則愚衷常激循俠之性動被众目之睢盱任聱之見每致傍人之凌踏臣實自取誰復怨尤噫高陽吏胥憑籍假托攘奪民物蕩屋騷然鷄犬不寧既非安豊之民無異石壕之村為邑倅者袞如惛慣任其侵虐則烏可免不職之罪侵擾之端不一而足至於柴薪之屬亦為掬掠臣之前疏中所論列者有非尋常風聞之比即一郡闔境之言也兇四謗以還下則柴薪亦可還下乎郊外之萬目皆覩洛下之衆口同辭臣未知該道之查實何如而有此本事之落空也此莫非人微言輕不能見孚於朝著乃於行查之下反致爽實之科隳損臺風殆無餘地疲劣之狀溺職之失不待人識臣亦自知似此情踪何可一日蹲冒於見職乎辭職云云噫諸葛亮之治蜀不得不叩范仲淹之征夏亦務勸農惟彼投降避禍之吏懲瘴之典尤

宜斷不容貸哀此流離失所之民撙濟之方不可一日少緩伏願殿
下淵然深思陳綱立紀革貪風則如雷震　恤民隱則如春煦嘔臨
政處事之際眷眷於祈永誠民之本則豈不休哉噫財匱人貧莫此
時若雖食祿之家薦紳之士不能自保就食鄉庄者往往有之在常
時則貧窶而糊口四方情實可矜恬退而謝簪長往法所不禁而一
自前朧賊報之至民情繹騷簪纓之族先爲浮動訛言紛聒衣冠之
人隨而波奔四門之轎車相織五江之人馬交跡甚至於前啣之官
多稱避亂時仕之人先送妻孥城中第宅太半空虛一隅蕞爾之醜
何代無之而如許景色今日始覩職由衿紳之先爲恇㤼以致閭巷
之一倍浮訛京師如此鄉里可知噫我朝士夫無非世臣陶鎔聖化
受恩何如而一朝有變不思捍衛之計交聞風聲而走此輩平日讀
書所學何事尚可曰國有人乎既往固難追矣臣謂自今伊始先示令甲

之後賊平之前之御之搬移下鄕者通列之先送家眷者随其現發
一一科罪一以爲鎭安之道一以爲懲勵之方宜矣○答曰省疏具
悉上款事當留念下款事誠如爾言實是該異之事令廟堂另加嚴
勑俾有實遵令甲之地爾其勿辞察職

十六日進御定志湯停止蔘桂朮甘湯自今日一貼式煎入事下教○
惠慶宮進服秋麥茶自今日停止事下教○政院啓三提調持湯劑
率醫官依下教來待矣傳曰封入○備局啓任聖皐自本道今方押
送矣令該府與李近胄同爲吅囚待本道詳査以聞之後依本律處
斷何如傳曰允○禁府任聖皐拿囚啓

同日政事 參判李肇源進 判書南公轍參議鄭東幹牌不進

大司憲 李勉兢○李晃應 朴崙壽 學正單金進明承文正

刑曹參議 柳河源○韓翼鎭 李之珩 字單吳夏哲○贈兵參

判尹 朴宗来○金履翼 宋煐 鄭蓍贈兵判例兼學生
判義禁 李集斗○洪明浩 韓晩裕 鄭魯贈執義忠節卓異
同義禁 朴宗正○朴命燮 申光軾 以上承傳大護軍金履翼
高山察訪 李君洙○朴察遠 牟達謙 護軍朴宗正副護軍金教
根尹飛烈呂東植李采李愚在姜世靖安業李敏會李升權司果李
鐸遠洪晥燮柳榮五崔廷鎮張龍八姜箕煥金箕叙崔秀俊申在淵
金載鎮尹載僖惠郎
備局啓贈判書鄭蓍父贈職事命下矣當乱死賊父子同節學生鄭
魯特贈臺侍之職今日政下批何如傳曰允○又啓官軍之進薄定
定州今已十日自松林奏捷之後勢同破竹宜其不日攻拔而頓兵
城下一未交戰將不無漸致師老之慮誠萬萬駭然帥臣則賊發於
蘭江之地而初不能隨機詗覺先使豫備今又大衆久勞孤城未拔

勦捕稽討之罪不可以臨陣易將有所難愼平安兵使李海愚爲先
削職拿問定罪道臣旣則不能恩摩戒戢致使稔兵之變出於部內
而又不能董督將士剋日討平宸憂政深民志漸騷由前則有不職
之失由後則有失機之罪箕伯李晩秀亦爲削職何如傳曰允○禁
府李羲斗拿囚啓○備局平安監司○鄭晩錫 金相休 韓致應兵
使○朴基豐 申鴻周 李元植○備局啓新除授平安道觀察使節度
使令該曹口傳下批前節度使遣都事拿來廚傳有弊待之命拿囚
之意分付該府何如傳曰允依所記施行可也○戶曹金履度 觀察使
薦徐俊輔趙貞喆權丕應節度使薦朴敎常尹敏東柳漢源○兵曹
口政花梁僉使○高玉衡鄭彦恒朴道訥平安兵使單朴基豐○吏曹
口政平安監司單鄭晩錫○今十四日平安兵使書目卽接咸從府使尹郁
烈郭山郡守李永植所報則生擒賊陣先鋒李齊初所供內去十二月

投入於多福洞賊黨嘉博之作變宣鉄之受降無不參涉到宣川添
得二哨兵来此接戰今爲所獲而龍川屯聚賊之元帥洪哥勇力不
及渠於其餘具是碌碌者故矣身每爲先鋒定州城中所謂壯士不
過數人而亦無足爲金國柱金國信所招内皆入賊黨随行軍官之
任并只逢晩納招即於軍前梟首又接定州出戰將領所報則巡撫
中軍来則周覧形址期於不日攻破而綸音布諭後城中民人反賊
故順者多至有斬守門將首以納者錢木即爲賞給事

博川日記　郡守任聖皐

辛未十二月十七日嚚說大起博川津頭嘉山楸島民人輩暗暗流
散云故認以爲凶年例事以安民之意出送將校津頭毋敢妄自騷
擾之意申勅而其散不止故心甚疑恠以賑米分給次十八日出送
座首於津頭回此嚚說如此必有言根所出可往探察以来分付而

又令執事一人言曰聞囂說多出於嘉山境云可往于該境近處偵
探以來之意分付以送矣伊夜半座首面告曰囂說果是大段而探
知無路必是何許作漢做出囂說欲爲騷動人心之計不然則必有
徒黨輩所爲何足深慮哉待又鷄鳴時執事回告曰小人果往嘉山
境近處探知則今於多福洞中何許漢聚黨今夜入邑殺倅云而傳
說如此小人心驚膽掉而故云故更招曰汝果目覩耶果不得目覩
而來云云此際邑底壯丁十五餘名聞津頭兵龍孫之言翔州有新
出金店云而招去矣其中康𢓜爲名漢回來頗有殊常之說云故即
地招問其所往何處何事則厥漢曰小人聞兵龍孫言往金店之路
爲兵龍孫之(所)携入往多福洞則何許賊徒輩或持搶劍服色駭怪心
甚驚怯登山避身而來云故爲先捉囚厥漢意作私書付將校走告
兵營又送人于嘉山直路探情一邊送人于多福洞近處望見而來

日晩後来告曰嘉山殺伜云々汝果目覩耶答曰道路之言如此而
御不得入去云多福洞則寂々無人馬喧囂之聲云々連為送人擧
皆如此毋論黨徒與否雖是風傳既有殺伜之説則大為驚駭送執
事于兵營曰所聞如此以博川至殘之勢萬無抵當即送校卒之意
乞援于兵營矣厥校不得馬匹徒歩每進往之際賊魁傳令来到以
博川金聲珏呉允良為軍官差定者也持来陪持即地捉囚奪其傳
令給邑中善騎者尹華五曰汝可奪騎此陪持馬馳入兵營納此傳
令而若不得納則汝當死矣納之則當有功典云而送之急吹囉聚軍
則邑民皆散使官隷郷將輩持劍而聚會莫可挽止只有官隷數十
名校輩告曰賊勢當頭雖有軍器既無利器又無持用之人不若暫
為避去急往安州更啚為可故郡守拔劍出斬曰敢言避者斬以略
干官隷或擔轎負老母與妻子先送衙後卧龍山寺即出軍器創劍率

略干殘隷登龍山最高處覘望賊勢使鄉監輩各守該庫矣夜半騎
馬之徒往來邑中探問本倅所在處云矣開東時賊黨直入向衙軒
又向山上來郡守負母官隷驚魂相顛于崖壑家眷爲官隷相携而
下山藏老母于村家及官隷輩逢必結縛覓倅一并散四郡守抱懷
印符往向安州之路聞老母被害之說痛哭回向驚魂裂膽顛仆於
山雪之中此際爲賊徒所捉藏身印符俱爲見奪捉入賊陣中郡守
氣絶不省賊魁叱退左右扶上軒上郡守曰速殺我活我老母〻〻
何在賊魁曰吾輩亦有父母豈有殺人父母之理哉給方席而坐之
郡守曰吾國家之罪人惟死而已豈坐於汝方席耶不坐賊魁曰令
監知我否答曰我何知汝賊魁曰我即郭山金進士姑昌令監道內明官
治聲狼籍多活民命即不過致謝而去矣認我爲賊不我迎接見我
避身君終不見捉則未免屠戮之患以不殺良吏之意姑貸首領當

還給印符如前善為居官多活衆命郡守大哭賊魁執手挽止曰何
為哭也郡守曰旣見奪印符則非朝廷命令而受之逆臣殺我足矣
何故欲滅我一門骨肉耶惟願殺我賊魁卽地捉下結縛左右諸賊
并出曰如此忠良之人殺之則恐有殺賢者名賊魁曰此乃渠自請
甘受者不殺此人無以警他人其中何許一賊曰為民起兵先殺良
吏大不可小將願為代命因以拿出拘囚邑獄之門旣破枷之而枷
亦破碎因之一間草屋中郡守外以作淹々垂盡之狀暗與通引李
基永作密書藏於基永袴中送于兵營而賊陣留邑且道路四塞十
分視捉故假作將吏文狀樣庀々小紙數錄右項事狀又囑基永曰
賊勢汝可從所見細告兵營而明日曉後不還則汝必被捉吾當自
刎基永相握涕泣而去矣基永登山而去越城而往入安州被縛而入
去出袴中密書納于兵營々々大奇之退食之作答曰處事感服分

付基永曰汝可往救甬倅之命仍給長劍以送曰中路如逢賊以劍斬之而去可也基永又爲登山回來又以賊情更送基永于兵營而如是之際滯因十日非但脫身無路道路四塞且老母偕留兵勢未由惟命盡是俟矣二十九日賊退後始爲脫身來到兵營

十七日傳曰今日當親臨仁政殿春到記儒生試取侍衛入直磨鍊別雲劍置之出宮門路協陽門爲之○政院啓今日殿座同副朴大奎受由何以爲之敢稟傳曰許遞前望入之韓致應落點○吏曹左承韓致應右承金相休左副李魯益右副尹行直同副申淑○政院啓三提調持湯劑率醫官依下敎來侍矣傳曰封入醫官出之○以春到記製述試官望筒傳曰讀券官判府事韓用龜沈象奎朴宗慶對讀官宋冕載洪秀晩洪冕燮洪敬謨爲之試所承旨以都承旨爲之殿講冊子以詩傳爲之事分付○以春到記殿講試官望筒傳曰考官判府事

韓用龜兼爲之李勉毓閔命爀爲之叅考官金敎根尹飛烈李勉札
李愚在爲之○十四日時平安兵使李海愚狀啓云云向臣營閔勑湾
府即速進兵以擊龍川屯賊之由前已馳啓爲白遣即接義州府尹
趙興鎭本月十一日來牒報內本府領兵首將校許沆昨日酉時量
引兵御枚疾馳四更量到龍川邑使率去壯丁林述祚林百鳳等暗
探賊情後所領將卒一擁而入襲擊府衙所屯之賊所謂該府留營
賊倅[illegible]聖翰段突出門外混入亂軍中逃走故不得捕捉鄉將吏奴
壯健軍卒之屯聚於賊魁留宿近處者數甚夥然忽聞官軍砲聲亂皆
潰散之際斬獲爲二十六名賊徒撥軍二名段生擒而其外衙門守
直將卒及守城軍卒盡數潰散不得執捉斬獲中賊倅所差首任首
級三箇生擒二漢印一顆爲先送來其餘首級懸於該府官門以爲
狥令於邑民及逃散賊徒而龍骨城所聚者數甚不些良策站所屯

之賊乃是大隊相距不遠聞其砲聲喊殺之聲始若頭後遮絶故路則
我寡賊衆將有挫鋭之慮故伊夜還軍所串館探機進擊是如有所
馳告是乎所日前金見臣之斬獲賊首今番許沆兵之斬捕賊黨數
既不少足破賊膽連接間路偵探則自鉄山西林鎮大路賊徒五六
百名來屯於良東屯所之賊陣云云以此推之非但良東賊徒之數
多且龍骨屯賊聲勢相倚其所勦擊不可輕易故方使山城留屯金
見臣兵出自先化間路與許沆兵從直路會龍川境古浦院以為合
力進攻後仍為前進赴會於京軍所到處計料為乎旀取見其印信
則乃是薪島僉使印信故上送巡營亦為白乎所賊徒之分據龍川
其所甚大及今勦平時日為急為白在如中灣府之出兵突擊進逐
斬獲足可以挫凶鋒而破賊膽誠萬萬多幸為白乎旀乘此鋭氣摧
趲前進以破良東龍骨屯賊之意星火叩勑於該府尹處為白乎旀

又令郭山浮勝官軍趁此時前進夾攻以爲殄殪凶醜之地云云○
傳曰覌此狀啓許沆之出沒充生奮然勝敵者極爲嘉尚令廟堂别加
論賞事分付○傳曰關西兵民暴露之苦顚領之患如在目中大小
將領能與之同甘苦乎方伯守令能勵精於極濟之方乎此月已過
半諸道賑政必已設施哀彼飢饉之民果不至於顚連溝壑乎殫乃
誠力活我赤子無負於予旰宵憧憧之心九重雖深有善有不善則
皆知之更加惕念事分付關西及設賑諸道因此思之西事之騷繹
日久去年之飢荒既甚都下民情之此時窘急不言可知貧賤無依
之户令賑廳發賣從優爲之雖貢市之民如有可使利益之方廟堂
與户惠廳講究施行⊙讀券官朴宗慶代直提學洪奭周爲之事及
製講試官及叅試官通融兼行事及殿講考官李勉兢代户判金履
度爲之事下教○謝恩都摠管李益運○備邊司啓曰平安兵使李

海愚伏啓義州將校許沆之出沒死生奮然勝賊者極爲嘉尚令廟
堂別加論賞事命下矣龍灣一境俗同河朔士尚氣義人服弓馬七
義士輩出亦皆摧輿於龍灣朝家依以爲西門屛捍自古已然今此
許沆之獨提孤軍啣枚夜趣直擣龍川賊藪身先士卒斬獲甚多雖
以軍無後繼賊方四屯未能一鼓并勦而其忠慨勇敢有可以驚破
賊胆激勵師氣烈鄭全勝之功實基於此戰而十行聖教極其褒嘉
庶令河北將士北望感涕特加一資羽林將口傳差下甲岩權管金
見臣首先倡義募兵赴賊斬擒　師戰必奏捷使三路并進之賊聞
風自退用師之初宜先獎功加設南行宣傳官口傳擬入并待下批
成出官教下送于道臣俾則分授而若能益復自效更奏全功則爵
賞之加更無足惜以此意使地方官布諭至於寧雲龜泰則校卒之
掩捕內應之賊詗捉逃散之盜前後非一肅川定州則士民之牛米迎

嶋城卒之斬納賊將者兵營徵兵之初肅川之邑倅不在而倡率吏
奴郎〻馳赴者郭山捕賊之路宣川二校之抗賊被殺者俱合殊賞
平壤定州亂義諸人或首先傳檄或迎助官軍必有不可泯之帶勳
前後接戰交鋒之際官軍齊心有冒矢石死傷者并令道帥臣一〻
採登聞以爲隨輕重獎恤之地宣川邑校文榮基全城被陷一邑
從賊列郡命吏或逃或降獨以一箇土校不受賊帖慨然自引從容
取義卓節如彼褒旌之典不容丞徐特贈本道防禦使之職仍施旌閭
之典許沆金見臣待罷賊竣事後使之上來供職之意一体分付何
如傳曰允○兵書口啟羽林將軍許沆宣傳官單金見臣○下直楸
坡萬戶鄭偉○副修撰姜世倫製進 贈兵書判書鄭蓍致祭文
大嶺之南詩礼名聲惟鄭文穆王國之楨百代可記世篤忠貞克趾
厥美式至于卿班家有起書豈不成氣吞熊羆才抱干城子不識状

人孰知名薄試西郡牛刀舊硎薙如苗頑盜弄潢兵乘時毋安鼠狗
從横發赴投袂以死自盟匹馬諭馬雪涕如傾變起蒼黄時夜二更
官燈掩翳父子弟兄蛇奔豕突釼劍齊鳴孫吳枝窮巡遠節勍吏胥
其逢賊肆其侮毅胆山湧烈口雷轟銅魚虎符受之王京我手可斫
甯其敢攖成仁取義受之家庭我元可袁其肯汝聽含笑貂刃天地
為冥熊魚立卞賢父命屛季氏延縷舅氏沾纓姣能效義奴亦輸誠
想家常口若慰汝情介於君親酌以重輕秉執攸然判別移侮顏忠
不愧卞烈莫爭碩瞻閱河時為國屛遮誠降賊笑彼偷生卿偶猶軀
日星峥嵘九重興盡八座貤榮施及卿父誥贈褶旌餘冠丰勦忠魂
不瞑披髮叫閽為厲為霆張弓挾矢掃盡攙腥故槐過都如見英靈
伻官侑祭庶歆予觥
十八日傳曰春到記儒生厳講居首通幼學柳幼樺製述居首銘三

下一進士鄭鳴慶并直付殿試講之次通幼學李鳳柱製述之次三
下生員洪錫并直赴會試講之次通幼學鄭在絅製述之次草三下
進士李永錫李鼎臣并給二分講之次。畧進士趙鎭晩給一分講之次
略幼學李齊學等十四人製述之次〻上生員鄭基善等四人并令
該曹考施例賞○傳曰入格儒生今日待令○政院啓三提調持湯
劑来待矣傳曰封入○傳曰入格儒生不卽待令當該承旨從重推
考儒生入来後延英門外頒賞○京畿監司權常愼書目上疏入送事
啓疏曰伏以臣日前高陽郡支待官軍撫巡時攘奪兕皿衣服事因臺
臣疏論令道臣嚴查啓聞之意自廟堂禀覆行會故別定查官詳查
以聞矣卽伏見持平朴升鉉疏本則以查事之落空本事之爽實引
爲惡感之端有若臣之用意扶抑者然臣尙沉驚惑莫知其所謂也
九行查之体定出查官另爲盤覈待其報来據實登聞恭俟朝家處

而已初非敢費思陳見論斷可否則雖欲扶抑不可得矣柴薪糟糠之給價買用亦招丁寧查官言之消詳無容贅及且籌閔但問兒皿衣服之攘奪委折不及(於)柴薪一事故臣亦不得臚列矣今臺臣之疏有曰兒皿雖諉還下柴薪不可還下云云柴薪則給價買矣豈如兒皿之借而還下者乎此則臺臣似未見查啓原本而疑臣之有存拔也噫啓下行查事体莫嚴而不能致謹臺言有所論及臣罪於此實難逭冒辭病情戰○答曰省疏具悉卿無大段所失之端勿辭察任○都揔官李益運疏陳情跡危蹙承膺無路敢陳悲苦之懇冀蒙恩削之恩事入啓○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勿辭行公○進御苓桂朮甘湯停止加減養胃湯自今日一貼式煎入事下教○政院啓三提調持湯劑來待矣傳曰封入傳曰藥房入侍○兵曹啓薪啇僉使○李漢拯李義秀 趙雲衢○薪啇僉使李漢拯謝恩後仍爲下直

十九日謝恩判尹金履翼○政院啓曰三提調持湯劑来待矣傳曰封
入○傳曰今日當詣奉謨堂奉審侍衛入直磨鍊門路以協陽門為
之雲寶釼置之○傳曰明日次對進定於今日○奉謨堂展拜入侍
時左承韓致應所啓今日次對兩司長牌招事駕前定奪○傳曰大臣備
堂引見次對時左相金載瓚所啓昨見關西道帥臣啓定州十五日攻
城時先登將卒死傷為五人而將領則二人軍卒則三名極為傷惻
而將領中新島僉使諸景彧以壬辰忠臣贈兵判諸沫之後杖釼西下自
願從征前五衛將金大宅以嘉山之人為巡撫軍官亦為自願出戰及其
攻城之際兩人之居前先登身冒矢石死不旋踵俱極嘉尚特贈二
品節度之職并施閭錄孤贈宣川防禦使文榮基亦一体施以錄孤
之典何如傳曰依為之以表忠節可也○又所啓今番殄賣之命宣出於
為都民恤賙之德意也命下之日民情胥悅實不勝欽仰喜幸旁自

前尒責之覩先爲抄戶必以精約爲主而今此特施之恩與前尤異
必爲廣抄均分期有實效之意分付京兆及賑廳何如上曰依爲之
○又啓關西一路災荒政棘又値寇乱而調兵賑飢之政專在守令
若有病未勝任老難乱戰者又或有無良不法之吏勿拘顔私勿嫌
迎送一一糾覈隨即狀聞論勘之意分付道臣何如上曰依爲之以此
施行可也○大憲李晃膺大諫尹行儼牌不進○傳曰明日出宮門路以
協陽門爲之○三司兩司合啓府院前啓以輪直撤啓今日姑停○
捴府草記明日動駕時侍衛實闕守宮備員而捴管李益運李壽咸未
肅拜李儒慶李庚運有實病令政院禀旨変通仍令該曹口傳差出
牌招事傳曰允許遞○吏曹口政右通礼洪時濟○任天常沈厚
鎮○兵曹口政都捴管李集斗○李勉琥趙得永副捴○李益運
金啓洛宋銖○趙萬元金銑趙弘鎮朴宗正○朴

命賫金孝建○今日入侍時當該承旨從重推考事下教（）兩司
聯名司諫李志淵獻納任㸙正言安尚默持平柳春東朴升鉉劄槩聯陳慨惋之忱冀降允綸之音入啓伏以
西賊之變已過一月尚未決掃至今使之假息跳踉於潢池之中聖
念憂慮朝廷焦遑其爲憤惋大小同情爲今日海東臣子苟有一分
秉彛之心者夫孰不沫血飲泣誓不與此賊共戴一天其所以竭力
致討固不容晷刻暫緩而噫彼身任興兵討賊之功者不效赴湯蹈火
之誠徒爲翫時愒日之思則律之以春秋之義尚得何罪臣等於閫
西前道帥臣事誠萬々駭惋也凶醜肆乱梗槩臣等雖不得詳知以
略出於朝紙者觀之即不過一土校之乘時竊發相聚爲盜者非如
外至之勍冦則以全道之衆何難不日勦滅而相持閱月恇㤼畏縮
姑息偷安是豈人臣臨難效死見危授命之義哉嗚呼西土一路民
生之休戚軍務之節制俱係按察而統治則兩歲管轄其所以 按察

若何事統治者何事昨年本道穡事既是無前之歉荒則奠濟之方
撫摩之策未聞一事之有所措劃而耗穀之乘時濫捧而惟利是視
罷裨之倚勢濁亂而横徵無厭貪聲籍籍萬口喧傳民生嗷嗷一境
繹騷此其召亂致寇之所由而十年醞釀豈無機微之可以詗知而
始則朦不覺察養成凶孽一朝嘯聚至有城邑之相繼淪沒而終又
先自畏㥘只懷身計一日二日恬然若無事者然自故於辜恩負國
之科可謂節節憒誤事事駭痛矣嗚呼楚越交兵間隙亦行而只隔
一帶之水賊情之叵賾未得偵探連日奏啓滅裂之辭過半徒憎人
心之洶懼行且収兵者尚有之而營下之軍卒不即招集束手而坐
京卒之援是俟顯有畏避之跡而松林一捷可謂席捲之勢既未能
捲甲疾趨以致窮寇之據城自守者已不免失機之罪矣以列邑已
集之衆環而攻之譬如摧枯拉朽而圍城之報已過一望尚未聞一

次交鋒之亂使彼醜賊得以滋長凶焰揔及於旄鉞諸郡漸至難制之境若實故縱賊之科師老費財非國之利而爲日已久賊謀難測目今民情之遑遑殆若不保朝夕輦轂之下訛言相續若復經旬涉月一直延拖則又不知何等變亂伏於何處至其時雖有智者難爲謀矣思之及此寧不凜然而寒心哉此皆道師臣不能隨機應變逗留觀望之致一向任他置之不問則其可曰國有紀綱乎今幸朝廷之處置得宜乾斷赫然克正其不戰失機翫寇稽討之罪風聲所及有可以破賊膽而張吾軍當此壁壘增彩士衆聳聽之時其所激勵振作之方專在於賞罰之吅明此不可以前戰薄勘而止臣等以爲平安前監司李晩秀前兵使李海愚姑先加施遠地竄配之典斷不可已也○答曰省劄具悉爾等之言出於重國綱振弛俗之意極爲嘉歎將爾等所奏下廟堂稟處之 大憲李晃齊未肅拜執義宋稚圭逆掌令洪命周備郎還啓摘折在外許遞啇

客來上來大諫尹行願來
甫拜正言朴聲漢親病

○十八日平安兵營狀啓湾府出兵襲破龍
川邑所據賊之由已爲馳啓爲白有在果即接定州出戰將領所報
則以爲攻城具大碗口子母砲柴艸等物已皆準備雲梯六十餘坐
亦爲造成諸軍同心約束十五日。曉頭拔寨前進南門則火攻東門鼓則
噪西門則伏兵北門則欲爲踰入四面齊備并力直擣則賊中寂若
無應我軍近城賊從城穴放砲召募將前虞候諸景彧冒死輕進爲
賊丸所中巡撫營卒來嘉山前五衛將金大宅爲前鋒進北門亦爲
中丸俱即致死軍卒之爲砲矢所傷而致死者亦爲三名既不得破
城先驅不利則不可一向直前姑爲退軍於陣所以圖更擧亦爲白
有如乎大軍之薄城將近一望攻破之計非不爛商恐凶賊之據險
力抗自高射下近之則輒傷今此退師其勢似然雖不可以敗陣論
亦極憤惋更加整頓別出計策期於速拔之意回勅知委爲白乎旀

諸景彧金大宅之衝冒居前致此掮舡者嘉尙之餘㣲盡極矣今方
運蝱營下以爲孥斂之地爲白乎旀連接郭山留陣將領所部以爲
即見東林城倉監所告則賊徒數千自龍川由西林入東林城打破
庫門掠取米穀向淸江橋而賊卒負出米石之際前掌令車敬鎭率
金誕等數十人用力禁討而蒼卒之間閪失穀數不能的知多小是
如爲白乎旀自定州陣所捉得賊將部下着虎皮冠執長劒郭山居
尙玄爲名漢叩問取招則以爲宣鐵兩邑俱爲修送降書於賊在郭
山時鐵山尹敬行爲都指揮使宣川恒日恒定州因景模金君祖等
着甲冑爲翼將所謂副元帥名不知泰川金哥到東林城仍爲逃走
似向翔州境是如納供乙仍于同尙玄段即爲梟首奔爲有乎旀續
接龜城府使趙恩錫牒報内本府民投入賊黨是在許瑞李龍泰許
益信三漢次茅捉得叩加究覈則締結凶醜募集徒黨掠出倉穀散

給軍粮暗傳凶徼處探動靜之罪遲晩納供故并卽處斬是如爲白
乎旀郭山得勝之軍昨日進向宣川府計料云云是白乎等以京來
銃手三十名馬軍二十名使之添定差定進戰之意申勅於諸將等領爲
白乎旀灣府之軍從後襲擊郭山之兵向前進攻則龍鐵之賊自當
不日可破是白如乎龍川鐵山兩邑守令之代令該曹各別擇差催
促下送以爲趁此時招安奠接俾慰民望之地爲白乎旀宣川前府
使[illegible]益淳鐵山府使[illegible]章諭降書云云之說屢出於賊招故拿致加覈後
軍門用律次傳令知委於行陣將領及宣川府使處使之披覓所在
處看枷押送之地爲白乎旀緣由馳告事○箕伯書目義州呈以金
見臣十一日領兵到良策境則路站賊徒潰散故棄亂軍兒馬匹一
并收聚崔信燁十一日夜領兵到彌串鎭生擒留陣賊將[illegible]漢羽父
子十三日攻被龍骨城屯賊收復本城許沆金見臣分軍二隊伊夜三

更襲擊西林城生擒賊黨四十二名弓箭槍銃旗鼓等物多數獲得
是乎所義州崔信燁等連破良策龍骨西林屯聚之賊萬々快幸事
傳曰崔信燁之亂義立功誠極多幸令廟堂以許沆例一体論賞西
林僉使之代令該曹即爲口傳差出下送○都摠管李勉兢李益運
副摠趙萬元牌不進○謝恩副摠朴命變○傳曰召對命下之後玉堂趁
不待令上下番玉堂下禁府推考○兵曹口政西林僉使張安李遠
晳車信行○明日亂動時大駕出宮初嚴卯初一刻二嚴卯正初刻
三嚴卯正三刻○大憲李晃膺牌不進○備局啓崔信燁之一戰奏
捷生擒屯賊奪還兇械數亦顆多其功極爲嘉尙令該曹無論內外
戢爲先初仕調用以示獎劝之意何如傳曰允○兵曹口政甲巖權
管单崔信燁○西林僉使張安謝恩後仍爲下直○以大司諫尹行
順牌不進罷職傳旨傳曰只推

二十日傳曰侍衛軍兵毛具○今日擧動時戶房承旨與貢市堂上率貢市人還宮後闕外詢瘼事下敎○大駕詣景慕宮展拜後藥房內閣政院玉堂問安答曰知道○傳曰喧譁狼籍郎廳命該府拿問處之事下敎○傳曰諸司預備○傳曰還宮門路以賓陽門爲之○同義禁金相休朴命燮聯名疏槩臣等於囚供跋辭有顚錯之失短章自引乞賜鐫斥之典答曰省疏具悉所陳誠如卿等之言果不無所失并推考勿辭行公○傳曰左副承旨入侍傳曰當該宣傳官汰去○傳曰坐直承旨入侍○以慶尙監司金會淵狀啓安義縣監韓復衍病狀既若是難强不得已罷黜令該曹擇差催促下送事傳曰令該曹口傳差出使之即爲下送事分付○以修撰柳台佐牌不進罷職傳旨傳曰推考○兵伯密啓十八日酉時灣府兵大破良策龍骨西林三處屯賊之由已爲馳啓而即接節度使十七日所報則以爲郭山出戰將領等所報十五日自

郭山雅存申時量到宣川府賊徒聞官軍来到已盡潰散邑底店民
晏然不動故以綸音內辞意面〻曉喻大軍姑留本府而即聞賊黨
出從東林城山谷窃掠倉穀云故送校先探進兵勦捕計料義州府
尹牒報內以為本府領兵將許沆金見臣等馳報內十六日酉時自
西林城進兵於鉄山邑內則賊徒聞風潰散而捕此一賊查問則所
供內鉄山倅納降於賊醜之時將印符去来於賊陣而該府大同庫
天銀五百二十兩移置渠家云故即使現納封置於該府各庫雲暗
城屯賊則不戰自潰而城內倉穀各樣汁物服数見存在邑底軍兒
被燒於賊火仍為分軍許沆由東林南路金見臣由東林西路勦滅
東林屯賊計料星火進擊赴會定州之意叩勅領兵將等處所捉賊
漢待押来詳查處斷計料定州留陣將領所報內十六日二更量益
淳持賊魁金昌始首級来詣城外故巡撫中軍拿入捧招後看枷押

送營門昌始之頭亦爲上送計料而昨今日来定州城賊徒多有暗
地逃竄之跡着意跟捕益淳段待押来叩覈昌始首級爲先献馘計
料直路各邑鎭不可暫時一曠故傳令行軍將領使順川郡守吳致
壽率三哨兵留屯鉄山龍川新府使李永植率三哨兵留屯郭山龍
川前府使權琇仍率灣府借来兵留屯龍川宣川新府使金㬢催促
赴任各鎭段西林城假將以營校前五衛將金孟吉差送東林城假
將以前武兼洪鎬差送壬海鎭假將以前別將金鎭臣差送自宣川
行陣所各給一哨兵使即馳往龍骨城釼山城左峴關等處亦令該
邑分送一枝兵擇定將領叩加防守咸從府使尹郁烈領率餘軍并
與灣府兵来赴于定州大陣即聞灣府陪持金奉一所告則以爲昌
始自西林城逃竄之際益淳率宣川邑屬進到山谷間捕斬今此郭
山得勝兵收復宣川後灣府領軍將掃蕩鉄山屯賊自義州至郭山

賊徒盡潰直路快通萬萬欣幸敬賊未之即捕捉定城之尚未攻拔
誠極憤鬱更爲叩勅于諸將領處使之并力奮勇期於不日拔城敬
賊亦爲廣加詗捕毋或漏網今則賊黨悉平遁竄相屬过峽沿海等
處防守譏詗之節益加着念事更爲申勅于各該守令过將等處邑
始即賊黨中主張凶謀做出凶書之極賊未得擒致窮覈情節徑先
斬首萬萬憤惋並淳童謙段待捉來臣營叩查于該邑官需後械上
計料事○以宣傳官李檍汰去傳旨傳曰令番亂之令前分揀○以
慶尚監司金會淵狀啓前掌令金驥燦身死事傳曰令該書別致賻事
分付○吏曹口政安義縣監○金昊淳　趙鎭壽　趙雲路○禁府
書鳳振洪趕燮姜世綸拿因啓○進御加味養胃湯自今日停止事
下教
二十一日弘文館草記修撰柳台佐牌招事傳曰許遞前望單子入

之待下批牌招察任修撰前望单子入之金學淳落点○傳曰禮房
承旨馳詣景慕宮奉審以来○謝恩安義縣監金昊淳○政院啓来
二十五日朝參日次矣敢稟傳曰歲首尚未為之明日為之○備局
啓曰即見平安前監司李晩秀狀啓則以為郭山出戰將領十五日收
復宣川府義州領兵將許沆金見臣十六日掃蕩鐵山邑雲暗山城
屯賊益淳持賊魁金昌始首級来詣定州大陣為辞而即有回啓之
命矣龍川四屯之賊一并勦而東西林兩城宣鐵等二邑次第收
復通灣大路更無餘賊各邑分陣之兵與灣軍北騎并屬於巡撫麾
下以為一齊進攻之計則定州一城自可刻期即拔而昌始首級待
諸魁并誅之後巡撫京軍班師之日當同為獻馘益淳雖有斬納賊
始之功而投降情節尚未究覈更待本道查啓以為定律之地何如
傳曰允○箕伯狀啓十九日即接義州府尹趙興鎭本月十八日報于巡

營若領兵將許沆金見臣等十四日午時馳入東林城屯賊渙散仍
即勦蕩捕捉賊徒四名前進宣川次〻赴會於王師所到處是如馳
告有如乎賊徒待押來叩覈詳料西林生擒賊徒四十二名昨始押
来而皆是宣鐵龍三邑愚蠢流丐之類威脅隨行是如故以脅從同
治之意曉諭綸音內辭意放還是如爲白乎旀又接該府尹同日報
手巡營者則以爲鐵山留陣將校崔致倫馳告內該邑賊魁敢行及
賊首[redacted]大成[redacted]大元等譏詗捉上是如爲乎旀金見臣馳告內攻破
西林時捉得鐵山賊黨鄭崇勳以指捕賊魁將功贖罪之意留亂陣
中矣到鐵山邑探告[redacted]復一所供內受帖於賊魁爲鐵山府使是如
是乎旀[redacted]大成所供內受賊帖隨行巫首之任是如是乎旀[redacted]大元
所供內隨行賊魁之軍官是如爲卧乎所敢行所犯萬剮猶輕而復
一段渠以多年該邑首校締結嘉定宣郭等邑凶鄉悖校造謀作逆

轉相內應鉄山鄭哥之盡入賊黨都是後一以出言誑惑誘引之致
抄選民丁添給賊兵輸運倉穀供饋軍卒其他措辦兇械等物皆出
於此漢此是賊魁中元惡大憝乙仍于敬行後一兩漢段且本府因
以權事多定將卒押令以送是如乎旀鄭大成金大元兩漢段更為
叩覈處斬詳料是如爲白乎旀續接節度使李海愚報于巡營者則
以爲敬行後一待押來送于巡撫營詳料爲乎旀宣沙鎭兵符一隻
堅封以送是如是白乎旀宣沙鎭兵符段姑爲留置巡營以待廟堂
稟旨指揮緣由馳啓爲白乎旀本道觀察使李晩秀惶恐待罪退伏
私次府閣公務乙仍于假都事代行緣由事○備局啓曰兩司聯名劄
子批旨內有等之言出於重國綱振弛俗之言極爲嘉歎將有等所
奏下廟堂處之事下敎矣關西道帥臣勘罪已有日前草記無容更
陳而臺言已發公議尤峻依臺劄所請施以竄配之典至於耗直濫

捧荷或有是罪尤深重不可置之黜味令道臣詳查以聞何如傳曰
允○刑曹判書李勉兢疏槩病闕班次敢陳瘝曠之悚罪積逋慢冀蒙鐫削之恩入啓答曰省疏具悉
卿其勿辭調理行公○左副承旨李曾益牌不進依承傳罷職○傳
曰明日朝參亂之以常參爲之處所以宣政殿爲之侍衛入直磨鍊
○以義州府尹趙與鎭狀啓龍川鐵山東林屯聚賊盡爲勦平事傳
曰許多賊魁若是多平其所逃散必待盡捉令廟堂論賞該府將卒
義州龍川府尹使特賜內下虎皮各一領○政院啓明日常參兩司
長官并待開門牌招何如傳曰允○下直花梁僉使高玉衡
二十二日大憲李晃膺牌不進○傳曰闕內入直文武臣應製治安
策居首三中待教李龍秀豹皮一領賜給之次三下宣傳官柳成逵
次上注書李永昆尚衣別提金道燁各長弓一張賜給○大諫尹行
願疏槩敢陳膚淺之見以備裁處兼附疾病之狀冀蒙鐫遞伏以今番關西之賊變寔是振古之

所無其兵勢之多寡賊情之虛實雖難遙度而槩以出於朝紙者觀之不過土校之乘時嘯聚自干天誅者也以堂堂全道之衆何難一擧勦滅而經年閱月捷音雖曰踵至掃盪之報尚稽至此上貽九重之殷憂下爲萬姓之騷撓寧不凜然而寒心哉贈兵書判書鄭蓍之危忠卓節實無愧於古人而褒贈之恩諭前後鄭重其他西路諸州之雖一校一卒如有勞勤之可記則次第爵賞不小慳惜况在譴論之所及孰不欽仰激勵而値此一路搶攘之際州郡之間叛國而助賊者亦非一二而尚未或詗或查失施當律夫朝家之賞罰固不可偏用而偏廢今此賞典則逮下而刑章則無一所施此豈聖王賞戮雙行之義哉姑俟賊平後詳覈處斷雖云非晩而曷若臨戰而激士洞知逆順之分哉敬行復一輩則凶謀逆節固已呈露押到巡撫營後自當用律而至於益淳投降之說旣騰於云云則可知其失守投

降而特以傳聞之猶不的信而亟更查之科不用直梟之律可勝痛
哉當初道啓之外又有賊供之丁寧至登於師臣之啓則其所投降
之狀前雖未信而今焉彰著始雖未的而末乃皎然待其収捕即於
境上梟首軍前斷不可饒貸而昨見道臣之啓則渠已未詣定州大
陣而持賊魁之頭級云渠於其閒走匿於何處今欲爲先中示生之
詐其將以此而贖前日投降之罪乎見今賊勢殆同破竹當此之時
雖非渠自可勦滅之有裕安用一叛賊反覆之詐乎且其所持賊魁
頭云者安知非詐乎一言而蔽之曰此等叛賊不可一日饒貸於軍
中之律亟令該帥臣拿致軍前以爲先斬後啓之地而章讓投降之
狀道臣之啓既曰無異於盖渟又於帥臣之啓其送印之狀爲陪持
之目擊則其所投降斷然無疑并施當律以勵軍情不容小緩伏願
聖上廓揮乾斷夬降處分勿以人微而廢言焉仍伏念老病辭職云云

○答曰省疏具悉所陳令廟堂稟處爾其勿辭察職○答藥房曰知
道症候與昨一樣御等不必入侍矣進御十四友湯自今日一貼式
煎入事下教○政院啓曰藥房提調副提調持湯劑來待矣傳曰封入
○副修撰朴孝成疏敢陳菊花之說以備察納兼暴衰病之祟冀蒙鐫斥入啓伏以三陽回
泰慈殿之寶齡彌高八域延頸元良之尺衣漸長臣民之慶曷有其
極嗚呼近日關西之賊此何變怪么麽小醜非有信布之勇安史之
強而只緣民困而失業吏荒而不戢嘯聚烏合之衆敢肆豕突之計
封疆之吏措畫得宜則折箠笞之可也道臣束手而無謀帥臣閉門
而郡縣列邑分符之官不走則降致使朝野驚恐士女奔避如此光
景豈可使聞於隣國乎何幸天心悔禍月捷踵至蛇盤蟻屯之賊次
第被竹一隅清北復爲國家之有莫非殿下之洪福廟社之陰騭也
然而定州孤城勢已窮矣粮亦匱矣何難撞破而尚遲掃平臣之過

慮伏莽之黨布在傍郡或自邪逕饋運挺林之鹿死中求生或向他
方奔逸則爲患未已當今之計莫若申勅水陸要衝之邑另加譏詗
遏絶其路則賊魁之首指日可致也且况兵家之忌在於師老今者
頓兵堅城之下義士中九元戎退陣其勢軍儲易竭卒食難繼苟或
事久不決兵久不解則僨誤必矣謹按古者有募粟入邊酬以官爵
之法今若曉諭兩西及松京富民許令運粟於安州格外論賞授以
武職非若年例納粟者之假以虛銜則民必樂從粟可厚積安州富
實則不難給餽矣賊若已破則分賑經賊之飢民亦一良策惟殿下
令廟堂稟處焉蓋慶賞刑誅取世之具而用兵之際尤宜着念近聞
立殭之節破賊之功多出關西之人可謂變凶悖之俗爲忠義之鄉
孰不感歎而朝家之褒功奬節亦可謂無憾矣至於僨事之臣過加
容貸偷生之徒不卽就戮輿情之憤惋已無可諭而乃若屈膝投降

之類雖云立功豈可贖罪乎伏願殿下賊平之日一付公議無或失
刑乎臣聞功之成不在於成之日亂之作不在作於之日今日之召
亂豈無其由乎朝廷之上分朋樹黨亂國事於苞苴之过俗吏營私
之計較重於奉公世臣憂國之意不及於謀身飢饉之餘守宰不知
恤民差遣之際銓家未嘗擇人朝著之才而遠人窺其淺深天灾荐
疊而小民不無疑惧倉廩空虛無以賑恤兇械朽鈍無以攻守貪墨
風成紀綱日壞驟而論之雖曰莫可收拾非過語也然良醫有起死
回生之方明主有轉危為安之術今日國事果無可為之道耶噫彼
訛言朋興寇賊竊發大小人心攷屬徵紉之會殿下之思聞讜言羣
臣之啓沃善端此其時矣若使朝家和平臣隣協恭則草竊姦宄不足
慮也昔黃池之盜龔遂靖之朝歌之賊虞詡平之一二循良吏足任
其事何至貽憂於宵旰耶乃若恬嬉度日不改前轍則臣恐可憂之

端不但關西而已也惟殿下念之我仍伏念臣嘗待罪南邑適當荐歉目見南民之倒懸而終無一言則是負國也負民也烏得免婾婀之誅乎蓋湖南之己庚即西土之昨年也沿海之辛未與己庚一般也水旱蝗虫凄風早霜無灾不備顛連溝壑之患迫在朝夕道臣年分之狀導達民情僅能半之廟堂之區劃又僅半之特以左道山郡之稍登湖南一道通稱豊歲而其實尤甚十餘邑之民未及歲末已有浮黃之色雖無公賑之名而政急救荒之政當此之時舊逋新還一齊并徵民不聊生而幸賴天啓聖衷特降己巳条停退之命南民之死生骨肉莫非君賜也第念己巳未捧之条都是流亡絶戶之白徵者今雖暫停後更督捧則勢將徵及隣族隣族不支則又將流亡沿海之地幾何不爲空虛乎且當此灾歲國家需用專責南民關西移粟之後又偏於沿邑若不大加傾恤何以收拾民心乎沿海己巳之

還其數無多與其載之益簿逐歲難捧無寧特為蠲減以紓民力古
語曰寧失於民豈非切至之論乎伏願殿下特命該道〻臣沿海十
餘邑流亡之戶已巳舊還一并蠲減則數摠雖縮衆心固結所失甚
小而所得不已多乎辭職云〻○答曰省疏具悉所陳甚好令廟堂
即為稟處俾有實效爾其勿辭察職○政院啓曰今日常叅九卿當
進叅而行吏判南公轍病不進即為牌招何如傳曰允○吏判南公
轍牌不進○傳曰常叅亂之以次對擧行○傳曰禮房承旨馳詣受
香諸處奉審摘奸以來○三司兩司府院前啓以輪直撤罷前今日
姑停○政院啓曰今日殿座承旨當為備員而左副承旨未差何以為
之敢稟傳曰前望單子入之待下批牌招察任前望入之李采落点
○吏曹左副承旨李采○下直安義縣監金昊淳○禁府李晩秀慶
尚道慶州府李海愚全羅道淳昌郡竄配啓○禁府都事呂東根前

箕伯李晚秀所到霧執捉慶州府寬配事出去〇傳曰清北諸邑皆
已收復彼巨城餘賊之假息肆役亦將幾日誠不足為憂思予所怛
然怵然若即平民或致無辜而擴羅脅從或至誅殺之濫初也賊之
為渠為魁者與頭目隨從之同心甘惡者也不至幾何箇而外此則
皆愚蚩無知之氓為飢寒所迫為威虐所逼耳此輩之所犯雖曰同
赦以聖人泣辜祝網之心推之其寔可矜亦可怒也原恕而勞恤則
皆我親上死長之良民也予雖凉德豈敢不顧禔上天好生之心乎
每覩前史為將者或未免以屠戮為事甚則殺害平民盜增首級此
皆上干天和下斁人理者也寧有仁人在上不忍於人如彼哉今王
師致討雖是不可已之事以吾民殺吾民亦何安於心況舊染汚俗
咸與維新聖人攸訓而漢光武焚書篋以安反側裴度以皇帝命赦
蔡人豈亦可法於今日關西之事者乎今日之急務誅戮反輕而招

俫爲重曉諭爲先而奠安爲次体予良苦之至意紓予西顧之憂者
頃不在於方伯閫鎭守宰之一心對揚乎此意令廟堂另加措辭呈
火知委○政院啓判義禁洪明浩牌不進推考傳旨今方捧入而開
坐命下已至多日連事違召不即承膺事甚未安更爲牌招何如傳
曰許遞前望單子入之待下批牌招察任判義禁前望單子入之李
集斗落點○以京畿監司權常愼狀啓高陽郡守李玄始永平縣令李
海魯謂有情勢屢呈狀辭無意還任并令該曹催促下送事傳曰令
該曹催促下送事分付○傳曰坐直承旨入侍○江華留守書目辭
戢上疏上送事啓答曰省疏具悉今其依所請許施○傳曰沁留薦
望使之即、爲之即爲辭朝○判義禁李集斗牌不進○昨日義州
府尹狀啓判付中必是盡捉不喩必得盡捉改書出○巡撫營州記
即見臣營中軍朴基豊馳報則郭山義兵將衛前姜軋段所捉該郡

賊楊載鶴義州先降將校金重圭金文道許雄等所捉之賊將金仁
白楊一恒金大昱金龍天等四漢義州行營將鄭来弘所捉之賊將
東落得金尚弥桂心恒等三漢義州先降將ゝ校金明坤所捉之賊
將楊春宅等嚴加盤問則俱是賊酋不可晷刻容貸并即梟首陣前
事傳曰知道〇去秋冬等褒贈助泥萬户徐命仁中〇備局江華留守
　金相休　趙弘鎮〇洪義浩〇判義禁李集斗再牌不進
二十三日當日無肅拜〇昨日大臣備堂引見入侍時左相金載瓚
所啓以灣尹趙興鎮狀啓有該府將卒論賞之命矣今番討賊之功
義州爲首金見臣倡義募兵戰必奏捷許沆夜襲龍川收復全境崔
信燁被彌串而賊魁就擒襲龍骨而凶徒自潰宣鐵分屯之賊望風
先散雲暗據陰之盜不戰已赴者皆是三校之功也崔致倫之生縛
敬賊克獲巨魁即是出戰後初有也金見臣許沆已爲各拖褒典待

其益復奏功自當別加殊賞崔信燁不可但以乘障之任用荅其功特加一資內禁將擬入崔致倫亦爲加資以近營將作窠擬入并口傳亂行成官教下送其餘將卒待亂平令道臣撫實分等以聞以爲次第施賞之地何如上曰依爲之○又啓四道并設大賑而關西今方被兵民勢若在水火遣史慰撫別加賑恤海西亦且請丁闔境亂皆遑汲特遣御史俾監賑事但東北兩道設賑則同而姑未有慰恤之典矣災憂賑政之畧雖不至於兩西際其窮春民情極爲憂悶救荒之道拊摩爲先別降十行恩綸各遣慰撫御史傳宣德音先慰羣心且勑開賑列邑俾各盡誠殫力極意善賑無一捐瘠使一夫一婦咸知朝家將保之至意似好故敢此仰達矣上曰依爲之○又啓諸景彧金大宅立殣之忠可謂有先簡策矣初非受命之將耳異在行之軍而持以敵愾之義慨然從征及其攻城之日作爲前矛斬関直

入有進無退竟以身殉是無愧於睢陽之巡遠況聞諸景彧高自許以為國一死尺釼千里徒步登途每語人以誓不復還云其矢心死難已有素定而實為乃祖之肖孫金大宅本以嘉山之人乱郡化賊而獨自挺身入京願屬巡撫麾下從軍西出肉薄先登與諸景彧同時并命盖其赫然双節有足以壯三軍而鼓八方旌閭録孤贈以二品節使之戢已有成命諸景彧特贈三道統制使金大宅特贈南兵使并令口傳下批其妻孥不知方在何處以京以鄉推訪其家鄉則自本道厚恤京則自戶曹厚恤且令死在處另加斂殯而割時題給擔軍葬時別致葬需以為生死無憾之地且聞諸景彧貧無以為力其祖諸沫延諡尚未為之終未免齎恨而歿云尤可切矜令吏書即為宣諡戶曹助給延諡之需俾趂葬前以慰其不昧之恨何如上曰依為之○又啓泮民撤屠事即所未有之大變異也屢葉失利支保不

得之弊朝家業已洞悉嘗所憫嘆而姑未及別加釐救矣若其啼訴
告悶仰冀處分固無足為怪而乃敢鎖市撤屠要挾不悛致使莫重
獻御之需多日闕供秋曹京兆因禁叩勅而猶且悍然無關終不知
戢有若力抗朝令者寔關世變之大而法綱之壞良欲無言市弊自
市弊民習自民習固當嚴畫一律而姑從寬典首惡者爲先連加嚴
刑他皆分限年遠配隨從諸人并邊遠刑配至於市弊則亦不可以
渠輩之自抵死罪而不念盡懸房失業之由一則潛屠也二則無
本錢也三則各宮房貿易本價自下乾沒一不還報計其一年而計
爲數萬金也凡此三弊一不釐革而只責以應役則勢有所行不得
者所謂潛屠之弊年加歲甚坐賣行賣皆是潛屠之所自出而公肆
亂賣殆至無處不有法司禁隸交相締結互分其利擅放故縱無所
不有今至於禁無所施民不知畏雖謂之無禁可也如是而安得不

全失市業漸不支保乎從今以後令左右捕廳與三法司合力并禁
而所以禁之之方另加商量別成節目以爲一遵無違之地亦自本
館如有別歧止禁之方則論報備局仍爲定式施行本錢請貸洋長
屢爲疏陳已例亦有可據令惠廳限一萬兩許貸使之分年還納各
宮房貿價之從中不償尤極駭痛使本館詳查其宮房則雖已上下
宮屬則私自掩匿者考覈計數合成成冊報于備局自備局一一甘
飭使即准數還給後又有此弊則本館隨即報司當該宮任州氾重
勘之意定式施行何如上曰依爲之○政院啓藥房提調持湯劑來
待矣傳曰封入○備局啓安義邑小弊多近益難治厘救之方難付
初手新除守令金昊淳仍任前職其代以曾經郡邑素有聲績者口
傳擇差待下批當日辭朝催促下送何如傳曰允○兵曹政內禁將
○崔信燁　韓民獻　高漢祚羅州營將○崔致倫　李宅現　朴

支洞甲岩權管崔信燁閑良崔致倫以上今加折衝加資事承傳○
吏曹卅記高陽郡守李玄始永平縣令李海魯自臣書催促則俱以
身病猝重不得還官揆以事体誠甚未安并令該府拿問處之事傳
曰允○以承旨有闕政事取稟傳曰當日爲之○以判義禁三牌啓
辭傳曰叩勅○吏曹口政安義縣監○李象鼎　徐洛修　金綱
工曹正郎金昊淳仍任事承傳故僉知諸景彧贈統制使故五衛將
金大宅贈南兵使特贈事承傳○政院啓左副李采同副申㴤即爲
牌招何如傳曰允○謝恩修副朴孝成○安義縣監謝恩後仍爲下直
○兵曹口政副護軍崔信燁崔致倫○備局啓即見大司諫尹行瀕上
疏則以爲益淳令該守臣拿致軍前先斬後啓章讞授降之状無異
於益淳并施當律爲請批旨内有令廟堂稟處之命矣益淳既未及
軍前直爲梟首則事當拿致王府具格定律而且益淳雖已自現章

議尚未就捕待兩賊押来之後吅覈情節亟施當律則吅三尺警八
方之乱尤勝於軍前用法依前回啓乱行何如傳曰允○巡撫營草
記賊魁昌始賊先鋒齊初等首級平安兵營軍官李海蹟今日領来
故臣開函查驗後待諸魁并誅京軍班師日同爲献馘次依戊申年
例姑爲留置於訓鍊都監火藥庫令該營入直校卒各別着守事傳
曰知道令番巡撫使既不出戰只令中軍出征事体道理當拔例令
巡撫使往沙阿里路梁中大張三軍門操下軍馬步軍周示懸首梟
令廟堂分付該營以此乱行可也○同日政事
承旨望鄭尚愚落点　江華留守單洪義浩奉
同敦寧　金在淳○申先軾　柳　憲　常直長單吳夏哲護軍
兵曹參判○朴宗正　朴命燮　金孝建　許沇今加嘉義特加一
掌樂提調○金啓洛　李存秀　洪奭周　資故別將𬈝大榮基贈宣

兵曹正郎○吳聖根 蔡弘韵 李中鎭 川防禦使特贈事承傳
永禧殿令○金徽淳 沈魯崇 李載延 ○同知单許沆僉知单
典籍○李元肅 崔秀俊 任文伯 崔信燁
造紙別提○吳在鎭 李馨秀 林秉遠
司錄○李顯燕 朴龍祐 姜必魯
昨日次對入侍時司諫李志淵所懷宣鉄屯聚之賊今已掃盡則量
彼定州孤城亦當不日攻拔而目下都民下情之遑急寔難支保輦
穀根本之地如此騷擾誠非細憂日前有都民發賣從優之教字恤
惠鮮之德意藹然可以慰悅民心孰不欽仰而窮春艱乏之憂比前
尤甚若於此時自朝家不有別加頒恤之典則不無渙散之慮伏願
令廟堂量宜區劃錢米優數貸下出給於各貢物市廛民人處以爲
波及廣被之道似好故敢此仰達矣上曰依爲之○又所懷近年以

来都下無恒之輩乘時羣聚民家偷竊之患比比有之無處不然平
民之被害已不可勝言前後朝家之禁戢非不申嚴而愈往愈甚一
自西賊変出後人情洶惧一倍騷擾甚至於城內靜僻之處黄昏人
散之時種種有刼掠剽奪之変出沒縱横村里不寧無以安居此而
不得禁斷則宗無奠接之術臣謂不為禁戢之左右捕将姑先從重
推考令廟堂另加申飭如此之類各别譏詗隨現痛縄施以重律俾
有屛息之效寔今日鎮安民生之苐一急務故又此附陳矣上曰所
陳令廟堂禀處 ○持平朴弁鉉所懐贈兵判鄭蓍精忠大節炳烺日
星以一身任千古綱常之重而朝家崇秩之典靡不用極凡在瞻聆
孰不欽仰臣竊稽國朝故事若有忠節卓異塗人耳目者則或因特
敎或因三司諫請有不待諡狀賜諡之例臣謂鄭蓍之立殣事蹟既
如彼赫赫則特命弘文館不待家狀使之不日議諡以為激勵聳動

之方恐合事宜矣上曰依爲之○又所懷生民休戚專在守令日前以關西守令中不堪戰任者及無良不法之吏勿嫌迎送糾覈論勘之意分付關西道臣事大係延禀蒙允矣海西關東北三道之前歲歉荒無異西關且設賑方始則亦以無拘顏私按廉狀聞之意一体分付於被災諸道之臣恐合朝家懲辟之政而雖以三路監賑事言之臣於日前疏陳淺見得蒙俞音矣海西御史則才已出去而東北二道尚無差遣之事當此賑濟之初詢問疾苦監董調恤之方一時爲急另擇公明望重之人共依前日成命即爲差送恐不容小後故又此附陳焉上曰依爲之○持平柳春東所懷目今關西之賊可期掃平而掃平之後亦當勞聖慮矣夫民者國之本也食爲民之天尋雖於昇平之時有恒產則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況今新經大乱且當窮春彼西民之流離避乱安不能咸故其土各安所業若不及

今而招集安諸則皆爲剽竊之民安知異日復不爲綠林之盜乎然
則將來之憂有甚於已發之亂豈不大可慎哉歲初勸農之詔藹如
陽春行於諸道臣不勝欣誦而至若關西一道又當另加惻怛之寔
惠廣示真誠翻謄家喩戶說使防曲之民曉然知朝家之恩澤分付
道臣另惠農粮優給種子使既散之民各自還集未散之民不得遷
移無失農時以期平民鎭安之策恐合事宜故敢此仰達矣上曰依
爲之○正言安尚默所懷關西之賊今幸捷報日奏淪沒諸郡次第
收復而獨餘定州彈丸孤城亦當不日勦平而亂冦稽討已過一月
則賊謀難測必有敢生逸走之計者脅從罔所因治魁帥則不可漏
網龍宣數邑之間海島無數江邊七郡之路山谷阻險而皆與彼境
相接平時亦有犯越潛商之慮萬一賊有北走西越者則異日之憂
容有極哉亟令道帥臣另飭海防益加过禁不害爲先事之慮故敢此仰

達矣上曰依爲之○又所懷自有賊變之後都下騷驛以及於外道苟搶而立莫可鎭安蓋緣嵬甫小醜未即勦滅日愈久而爲慮益深地愈遠而浮訛轉加頃今驚蟄隔日春耕將始而鄕井不能安堵農作將致失時荐歉之餘若夫失農則來頭民憂不可勝言臣之愚見松林奏捷以後掃蕩賊屯收復城邑之事宲悉令騰出三懸鈴行會諸道使列邑守宰以其謗曉示坊曲則民心可以鎭安不復騷屑而專意農作請令廟堂即速亂行恐合事宜矣上曰依爲之○備局啓司諫李志淵所懷批旨內有令廟堂禀處之命矣取見其所懷則以爲都下偷竊剽奪之患無處不然出沒縱横村里不寧左右捕將從重推考各別譏詗鎭安民生爲辭矣都下竊刼之患近日尤甚至有~~坊曲~~坊曲剽刼之獘民情洶惧職此之由而捕將苟能隨機斜詗叩加鋤治則寧或一任其肆行而臺言所論果爲切中左右捕將始

先依所請施行使譏捕之政無或如前解弛若又一向因循則斷當
別加勘處之意申勅該廳都下如此鄉谷外可知災歲窮悉之民不無
以奠居安業目下之憂誠非細故并以此意分関各道使各該邑鎮
益復惕謹乱行或有乱民之聚黨掠奪情犯最重者直施一律之意
并爲申勅何如傳曰允
二十四日傳曰明日次對進定於今日○政院啓藥房都提調〻〻
持湯劑來待矣傳曰封入○判義禁三牌落辭傳曰許遞前望單子
入之待下批牌招察任判義禁前望單子入之朴宗來落点○以李
玄始李海曾等四單子傳曰分揀放送叩勅還任○傳曰礼房承旨
馳詣先農壇奉審摘奸以來○以留洪義浩疏槩居留新命換分不捻累控辭章冀蒙鐫尓
入啓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勿辭察任○政院啓今日次對兩司當爲
進參除在外〻未肅拜呈告人員并即牌招何如傳曰允○傳曰大

臣備堂上引見○修撰李光文跪奏敢陳愚昧之見冀蒙察納之恩伏以西土小醜敢肆狂逆上煩宸慮曠閱數旬何幸天道助順捷音徧至掃蕩之期匪朝伊夕是固人心嚮義羣帥用命之效而亦覘聲教以後天啓聖衷深存儆惧燕閒之節宣得宜臣隣之晉接有時亂措則戒輕遽之失奏覆則無滯稽之嘆宜有以底豫天心鎮服民志而克成神武廓清之功也然初往變亂方內驛騷無論順逆賢愚亦皆企竦觀聽殿下一言失則四方解体一事當則萬姓厲心動関安危不可不慎臣伏讀日昨傳教下者若曰今日之要務誅戮反輕而招徠爲重曉諭爲先而勦安爲次体予良苦之至意行予西顧之憂者頗不在於方伯守鎮帥臯之一心對揚乎大哉王言可以感豚魚而化龍蛇豈止奉天之詔能使山東之驕將悍卒投戈泣下而已也哉然彼反側者亦當有懷疑惧未盡坦然聚首而謀傾耳而聽考殿下所行之事驗

殿下所宣之言〻與事符則還善之心漸回事與言背則思乱之志
復與故古人之言曰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
臣請以今日所當行之急務為殿下陳之有國之安危繫於民心之向
背生民之休戚在於長吏之臧否故君人者以得民心為本而選良
吏為急務是以漢宣帝之璽書增秩唐宣宗之殿柱題名皆所以褒
其廉能而貪虐不戢者不得廁於其間此其為漢唐之良主也今殿
下卹民之德意懃〻懇〻固未是不用其極而至於親民之吏不論
其臧否廉貪一以瓜期為準而牛驥同皁淄澠無別守宰有罪而方伯不
為刺乱方伯不績而朝廷不行亦罷貪虐不法者無所懲畏闒茸而
不戢者無所勉勵所營之內偏被其害上之憂卹而澤不能下究下
之疾苦而情不能上通由是國綱漸弛民志無恒致有此関西之変
而極矣苟不能另思更張亟行黜陟則憂勤之志雖切於上哀痛之

詔雖播於下亦不可以為國而民無聊生欲望殿下悟疇昔之深失
遠將来之令番毋論道臣邑吏大加一番澄汰使能者久於其職不
能者亦而錮之以為収民心祈國命之本焉此今日之急務也朱子
曰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由於盜賊〻〻窃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飢
饉今夫関西連年大無流殍載路傳聞之說驚心慘目而周卹無施
徵斂轉急馴至於此莫可収拾守土之臣罪固難逭而朝家之前後
施措亦未有以大慰民情如周王之懷保漢文之蠲免則顛連之憂
盜弄之患固有以召之也然則為今日善後之策尤安可不汲〻於撫
摩拯濟之策耶清川南北瘡痍滿目賊平之後憂虞轉深朝家賑貸
之金穀畧有區畫而以若所畫欲救一路之生靈無以異於勺水之
沃焦釜也若使救之而不徧恵之而不終則亦豈我聖上勤卹之本
意耶何況方春農時經乱之民既無牟種又乏農食至於農牛田器

亦皆蕩然無遺雖欲還就田里將何以及時耕播乎苟失農則方
來之憂又不可量也無食則無民〻〻則無國不審殿下何以待之
乎欲望殿下亟命有司賑貧則更加區畫種食則別為措辦急速行
會毋失其時而設賑諸道亦令殫心存恤分遣繡衣另察勤慢俾責
寔效爭此又今日之急務也畿甸四方之根本而京師又畿甸之根
本也京師則頼有分賣之令然强刼之徒窺覘閭室椎剽之患肆行
坊曲其兆已見其憂非細而畿甸諸邑飢饉又甚鵠鵠顑頷民情倒
懸老弱行乞於道路丁壯恫喝於邑市幾何不羣起而為盜耶然而
字牧之人未聞勞徠之役訐讟之地不思措濟之方既不能與設賑
四道均被一視之惠而歲改已久催科不止徒使乍散還集之氓不
堪其鞭朴逃呼之苦人心一去不可復收民勢已窮無所不至臣聞
病同者雖胡越而相閔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必至之理也竊恐國

家之憂不在於關西而在於根本之地也流聞甸服至近之地已往〻有嘯聚竊発之漸萬一有抱鼓之警猝起於關輔之間則其危機之交急與憒之波蕩寧止於今番西鄙之变而已哉思惟及此凛然寒心臣固知國計方匱措画没策経用至重蠲蕩難議而殿下試思今番警急以後冦賊之所掠兵燹之所蕩列郡戦方之費諸軍犒賞之資凡其所失所費總而計之當為幾鉅萬耶假令昨冬以前能捐此数三分之一以救飢困垂死之喘庶可以収民於将散防患於未形而有或於未乱之時倡為此説者臣亦知有司之臣必将靳持而不肯施矣然由今觀之較其得失孰為多小曲突似迂焦頭無及往雖不諫来猶可追欲望殿下以臣此奏下之廟堂亟恢通変大施賑濟而草竊奸究之類亦皆吅加詗捕毋令有滋蔓難啚之患焉此又今日之急務也臣既以今日急務之三条庸寓千慮之一得而又有

所區〻隱憂爲殿下畢陳之願今王師撻伐威武已張賊勢窮蹙假
息孤城天因行尸殆若釜中之魚摧枯拉朽固不足喩而蕞尒弾丸
三里之郭所以能力抗天兵久梗王化者意必有其中狡猾之類誑
誘愚氓以爲破城之日屠戮無遺而蚩〻無知之氓亦自知罪惡已
積誅罰難逃自分爲扤上之內而不悛於爲賊致死也夫以必死之
衆心當此屢勝之驕兵隱憂深慮亦何所不至哉昨下綸音德意洋
溢仁聲所播千里響應臣固知布令之日即是破城之期而尚恐圍
堞之內盡爲賊窟雖有數告未能悉曉乞勅西征諸將廣寫數百千
本仍以數三凶魁之外踰城自放與投甲潰散者一切勿問復其本
業（之意）跛于其下或揭之旗竿或約之飛矢（務）令一城之中無不徧見（則）背逆
故順秉彝同得樂生惡死肖翹猶然彼既知有解網之路亦何苦而
久留於餓虎之穴哉不惟固壘之降刻期可俟而關西一域將無復

帯牛佩犢之民矣仍伏念今茲小醜有類鼠竊凶鋒一挫保無餘憂而然其醞釀既久亦必積有窩窟窃聞清北沿海以島計者不啻十數而如身彌椵島等地周迴百里曠無人居警備之所不及譏詞所不到藏奸萃逋之處厥惟久矣若使漏網之餘黨得以盤據其中陸畊海漁利則出而爲寇敗則散而後聚如孫恩盧循之爲則濱海諸邑恐無息肩之日而舡粟往來之路又將不免於剽截之憂矣防患之道貴在周詳寧可過計而無用不可失備而後悔欲望殿下另勅籌謨之臣申叩海防伺察非常公私舡隻一併收聚以断其入海之路必若王式禦裘甫之策又令預簡舟師搜閱諸島以絶乱本則逋藪既蕩宿訛自息窃謂目下機務亦無大於此者伏乞裁處焉嗚呼唐臣陸贄之言曰或多難以固國其或無難以喪其邦無難喪邦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固國者諳庶事之艱而知勅慎也故

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欲望殿下益加兢惕雖在
獻馘奏凱之後毋忘列郡奔潰羽書旁午之日則太平萬世之休自
今伊始苟或謂賊已平謂民無虞不念悔禍之寔復從偷安之習則
民心廉所維繫而國之安危或未可保也傳所稱病加於小愈者非
此之謂乎伏願深留聖意毋忽則宗社生靈之幸也臣無任云云〇
答曰省疏具悉爾言儘好切於今時當留意先自廟堂即爲採施俾
有察效之地勿辭察職〇吏書口政景慕宮令 尹亨植 南鼎来
〇趙雲路〇大憲李晃應牌不進三司兩司府院前啓以輪直撤罷
前今日姑停〇政院日啓判義禁朴宗來牌不進〇今日大臣備局堂
上引見入侍時左相金載讚所啓贈宣川防禦使[illegible]文榮基危忠卓節
與諸景彧金大宅并耀同義而贈之戝乃在二人之下特爲加贈
平安道兵馬節度使何如上曰依爲之〇又啓東北兩道分遣慰撫

兼監賑御事命下矣令該曹口傳單付啓下關西監賑史鄭晩錫移拜本
道観察使矣其代以副護軍李惟命一体口傳單付而各該道令已
開賑并令明日辭朝催促下送之意分付該曹何如上曰依為之○
又啓巡撫營賊魁首級留亟事卄記批吉内有巡撫使往沙阿里露
梁中周示懸首之命矣凶逆首級今已領来不必遅待献馘之日先
令三日懸街後禁御兩營新旧番合操使之同為設行於二十七日
巡撫使率訓局旗鼓馬步軍兵與本營軍卒出往教場大張兵威周
示之意分付巡撫營何如上曰依為之定州兵班師之日献馘首級
并令巡撫使出往一体周示之意分付何也○以黄海道監賑御使
金啓温状啓延安府監賑後轉往海州牧事傳曰問思屢日企待爾
啓之際接見馳奏極為多幸爾其輪回公賑諸邑巡視監賑事自廟
堂回関分付監賑御使處○吏書江原道慰撫兼監賑御史單洪遇

燮咸鏡道慰撫兼監賑御史单李㙖平安道監賑御史单李惟命○
以大司諫尹行顧敵納任煠正言朴彛漢牌不進罷職傳旨傳曰推
考傳旨捧入○兵曹口政司果洪遇燮
二十五日平安道監賑御史李惟命江原道慰撫兼監賑御史洪遇
燮咸鏡道慰撫兼監賑御史李㙖出去○下直金甲島萬户金慶采
○謝恩江華留守洪義浩○諭關東民人等書予寡人不惠于德天
降水旱比歲不登是惟予一人之咎奚辜于爾萬姓去歲四道之災
極備極無哀我庶黎命迫溝壑念玆恤焉錦玉何安噫彼關西以北
小醜爲盜肆搆戎亂流毒列郡王師致討誅非獲已賴天之灵次第
勦平而兩西失業之民如在水火塗炭之中雖有別遣慰撫之亂而至
若東道亦有騷擾不寧之慮領顒嗷喁如在目前嗟乎關東瘠土也
田野之廣人物之殷視他道反不及焉杼軸既空流亡日續靡依靡

抑何以為生方伯守宰其果能鎮安而接濟之發廩賙飢能体北関
之思乎饁畝劝趂西疇之事撫摩懷綏克紓分憂之義殫誠救恤
俾無痌瘝之嘆乎茲令近臣往宣予至意俾匹夫匹婦咸知予如傷
若保之心嗟爾大小民人恃而無憂咸奠厥居無依者就賑有土者
就畊永作我東土之民天祐下民歉荒豈歲有哉○諭北道民人等
書荒年飢歲吾民之頷顑顛連者寔是王政之在所拯濟而朝家之
視民如(猶)父母之視子也子而望哺以予孔邇之心豈不能盡父母之
責也．逖矣北路王跡所基仙寢所奉即我家豐沛之鄉也自在我列
朝眷顧子惠之政靡不用其極隆恩厚澤浹洽民心逮予嗣服以来
惟先志是承是述夙宵一念常勤北顧而嗚呼皇天示警極備為災
哀我民生阻飢滋甚遑々若不保朝夕此專由於朝家之懷綏未盡
官吏之撫摩多失而言念及此寢食靡甘矧今関西告饑彼曰飢思

乱之徒殆同潢池之弄兵王師致討是豈獲已親騎諭發適値大侵此又北民騷擾不寧之端也小忽賙救無。推納異爲方伯者能悉以措劃無負委寄之責歟爲守令者能多方接濟克盡奠居之道歟遣近侍宣予至意俾吾民各安其堵無一夫一婦不獲之嘆而永作我太平之民庸慰予九重宵旰之念○政院啓藥房三提調持湯劑來侍矣傳曰封入○又啓曰時原任大臣時原任閣臣爲承候來待矣傳曰入侍○下眞江華留守洪義浩○礼曹觀察使薦趙興鎭吳淵常趙鍾永節度使薦趙恳錫李榼沈鏞○箕伯李晩秀二十三日狀啓即接巡撫中軍朴基豐移牒則定州城攻拔之方多岐爛商巡營中軍李鼎會與博川郡守李運植各領本郡兵先爲移陣於南西門間稍近處令十九日羅瀾後分作六路兵進薄城下肅川府使李儒秀領一枝兵攻其東李鼎會領移陣中一枝兵把摠尹之謙領一枝兵攻其東南

嘉山郡守鄭周誠領一枝兵攻其北騎士百揔朴徽禧領一枝兵攻
其西哨官李基鼎領一枝兵埋伏于西門稍遠處中軍與定州牧使
徐春輔及諸將領等赴東門外督戰一边襲擊一边踰城之際城上
射炮一時齊發城不得踰而京鄉軍死傷者至於四十六名之多兵
中就死者禁營軍趙成云及鄉軍七名而一向督戰徒傷我軍不獲已
退兵云云續接巡撫中軍移牒則宣郭賊徒多發譏詗而捉来則定
州金鍾謂有兵技自願赴陣亂措頻疑矣乘夜逃躲斬来首級誣告
以賊陣守門將而屍親来質形跡綻露且以凶賊翼將見機作変之
状已為納款嘉山吏李孟億其子允升等段本郡変起時同參行凶定
州徐龍三段等為賊徒軍官郭山金昌才段賊魁昌始之同生弟金
昌斤段昌始之四寸弟應烈段昌斤之外三寸弟同段昌始之使人
而謀逆情節無不參涉故并為梟首定州甘孚文段以巨甫納穀賊

陣事之柱金若龍段爲賊軍官趙德亨段賊守門將嘉山郡守才成段
爲賊翼將故推覈次并捉送兵營云云 ○ 龔伯抵左相金載瓚書云
聞營校之自定州還來告則軍卒多遘疾疫京軍尤不能耐寒討賊
之一日稽滯不勝憂悶而但灣將金見臣許沆再昨日午時間領軍來
到箇箇驍健嚼手賈勇庶可不日攻破云此可差强人意也 ○ 判義
禁朴宗來啓不進傳曰三易判金吾一味違召事極未安更加申飭
牌招爾於入來肅命 ○ 大護軍朴宗慶疏槩敢陳安辞之懇冀蒙亟許之懇伏以歲籥
載新天休滋至縟儀誕擧慈壽頌騰岡祝礼謁是展聖候康復天和
羣情胥悅八域蹈舞仍伏念有官守者孰非至重至大任事務者孰
非其難其慎而國之大政固莫如錢穀甲兵以其民命之所繫也我
事之所備也則官守之重事務之難顧如何哉雖使才兇超倫智慮
拔類者各掌其一事猶懼不濟況臣蒙昧疲劣濫銜財賦通計爲五

甲六年而特受將兵亦已過十餘月矣居常惶恐若隕淵谷雖年豊
歲晏國家無憂猶自茫昧於簿會之幾許軍旅之何事旹潰尸素無
狌非僨誤之罪矧今四道大飢重值賊變民食之隨以加匱軍食之
及時料辦必資本廳臣不能盡其措處之宜而收租領降考校既繁
都民介責關係甚重加以所帶諸務俱是氄劇左右酬接晝宵鞅掌
精力之所不逮疾病之至難強猶舊私憂而如臣庸碌兜攬管攝終必
使朝廷大事僨敗而後已臣若徒守義分又俱瀆撓謂此時辭免之
有所不敢蹲冒而不知止及其顛倒狼狽之際雖施以嶺海鈇鉞臣
何以小贖亦何補於國哉於是乎不能者止如縛求解區區一遞之
頓寘有撥注不得著存至若新授弘文館提學其所相妨間隙無間
玆不得不披歷陳悉冒昧控籲伏乞天地父母俯垂體察之恩先解
臣惠局文苑之任以安私分以幸國計千萬至祝○答曰省疏具悉

卿其勿辭安心察任○備局啓即見平安前兵使李海愚牒報則枚乱
定州留陣將領所報以爲鐵山農民趙文亨爲西林賊城丁軍踰城
逃避之路逢賊魁金昌始到龜城境山谷乘其眊熟斬其首級方欲
往納營軍之際金益淳約以千兩錢懇請其首級左右諸人極力來
劝挽不得已傳授而千兩錢初無與授爲辭矣觀此趙文亨所供則
賊醜首級謂以昌始而益淳之約佃誘奪圖免死罪尤極節節凶獰
然而益淳文亨對質究覈然後益淳莫能遁情文亨方可論賞而首
級真僞亦庸無疑趙文亨及文亨所謂左右諸人並令本府押付王
府俾即盤覈何如傳曰觀此卅記萬萬駭惋依卅記施行可也○判
義禁朴宗来再牌不進後疏槩病情淘苦承膺無路敢陳宲狀冀蒙矜許事入啓答曰省疏
具悉卿之病勢既如此難安則許施判禁之職
二十六日政院啓曰藥房三提調持啓劄来待矣傳曰封入○惠慶

宮進服加味異功散停止加減正氣散自今日一貼式限二貼煎入

事下教○禁府罪人金益淳具格叩囚南間落○弘文提學朴宗慶

初度呈辞入落遞差○禁府安宗厚挐囚啓○同日政事吏判南公轍進

副應教 李光文○朴宗琦 徐能輔 贈防禦使文榮基贈平

知敦寧 韓晩裕○李益運 宋鍈 安兵使加贈事承傳故

同敦寧 朴命燮○李庚運 柳憲 學生朴履源贈吏參例

判義禁 韓晩裕○洪明浩 李集斗 兼兵書參判朴宗正考

刑曹佐郎○李益秀 李晩永 金義友 故通德李游贈吏參例

司僕僉正 沈厚之○李馨秀 尹載伋 兼李顯模考

宗簿主簿 崔秀俊○洪晩燮 韓晉𤏲

掌樂主簿 金喆淳○李魯謙 南正和

直講 鄭度采○李鍾運 李久源

二十七日政院啓藥房三提調持湯劑來待矣傳曰封入○又啓贈兵
判鄭耆議謚當爲亂行新除授副應教朴宗琦卽爲牌招何如傳曰
允○判義禁洪明浩牌不進○謝恩副應教朴宗琦○判義禁洪明
浩牌不進後疏槩賤疾阽苦敢控短章髮膚無墜冀蒙鐫遞事入啓○平安監司鄭晩錫書
目上疏上送事啓伏以惟天惟祖宗眷祐我宗祊掃蕩凶賊收復郡
邑民生幸免塗炭邦基永奠盤泰而惟彼定遠城小醜不過潰散餘
孽而尚稽戮顯久勞王師以貽我聖上西顧之憂此莫非臣等負國謬
恧之致憂憤悚懔如不欲生卽伏見籌司行會前道臣李晩秀在任
時耗査作錢令道臣詳査以聞事草記允下矣臣謹當奉行之不暇
而第臣區區之私義有不可冒當者夫交承之間與他自別古人至
或比之於兄弟則豈可按其事而究其罪乎爲道臣而身陷罪戾事
在黯昧者前後何限而使其交代者按覈未之或聞此盖淸朝之美

規士夫之敎俗也臣若徒懷叩畏冒昧承當則非但臣一身之壞体
沒恥而已豈不有傷於大聖人以礼使臣以義勵世之道哉當此俗
習偸薄四維都喪之時尤合致力於此等處而不可以其小而忽之
也前〻道臣徐榮輔亦値行査而不使之冒當別送按使何獨今番
而不然哉若或謂此道此時之難於貽弊則亦有不然者貽弊事小
壞体事大彼此得失所関相懸況此事行査甚易必不費多日留連
者乎聞命後百庸思度決難冒當玆具短章冒瀆崇叩伏乞聖明特
許俯諒差送一介使命俾竣査事以尊朝体以敎世敎焉臣無任云
〻○答曰省疏具悉按史之遣査比於今事似稍重令廟堂許施卿
言量處卄記○大司成金履喬初度呈辞入啓踏啓字○傳曰京鄕
將士久頓城下多日暴露之餘安得無飢渴亦安得無疾病乎一念
憧〻食息不忘令此下去宣傳官將予此意另加勞問後仍令犒饋

北道親騎衛爲念久留之弊玆命撤送千里往還之苦尤極悶然勞
問犒饋之節亦令一例亂行以示朝家軫恤之意況今農節漸迫而
搶攘之中必有耕作失時之慮爲方伯守宰者亦須悉心拊徠偕底
安集優貸種粮躬行田疇極勤劝課俾無師旅之後飢饉仍之之患
且念関西一路之民干戈之所傷凍餒之所困必多因以致死者一
〻搜訪另加深埋使無遺骸暴棄之歎至若戰亡士卒則膏血草莽
尤爲惨惻瘞埋之節別致碩助如有妻孥亦加撫恤使死生無憾此
時滯獄之弊亦不加不念列邑獄囚中輕罪久繫者即爲疏放雖以
賊徒言之情犯緊重者外皆是脅從之類且付維新之科如有被捉
拘囚而情有可原者即速放送特亟勿問之科之意一体分付事令
廟堂行會
二十八日 謝恩刑曹佐郎李益秀 掌樂主簿李魯謙 活人 別提韓若

霖司僕僉正李馨秀宗簿主簿洪晄燮直講李鍾運○政院啓藥房
三提調持湯劑來待矣傳曰封入○答判義禁洪明浩疏曰省疏具
悉所請依施○傳曰判義禁未差之代政官牌招開政待下批牌召
開坐○謝恩同敦寧李庚運○兵曹政口司果李箕淵柳詠○知敦寧
李益運疏槩敢陳援例之章冀蒙遞改之恩事入啓○同日政事吏判南公轍進
大司成 朴宗京○徐有望 李勉昇 吏曹啓曰大司成擬望
判義禁 ○沈象奎 韓晩裕 朴宗来 之人多小外任并擬何
藝文提學○韓晩裕 金羲淳 朴宗慶 如傳曰允
掌樂主簿○尹光岳 金箕弼 權中得
延曙察訪○申在献 李顯相 成老鎮
答知敦寧李益運疏曰省疏具悉所請敦寧之任許施○吏曹節度
使薦趙義鎮申絃李宜秀○吏曹前叅知朴載德前司諫崔履亨身

免曾往臺侍啓別致騁爲良爲敎 ○ 兵曹副司果尹行喆身免曾往
臺侍啓別致騁爲良爲敎 ○ 今月二十日大臣備堂引見入侍時左
相金載瓚所啓中金大宅贈南兵使以北兵使改付標 ○ 嶺伯 金會淵
書目上疏上送事啓伏以慈壽先躋於耳順長樂之賀議誕所聖候
彌康於殷憂中外之慶忭惟均第此際西鄙小醜敢行稱亂淸晝之
捷音連奏而潢池之假息尚貸言念時事臣實痛心仍伏念臣猥以
無似久冒匪據辜負之罪徒積惶悶之忱恒切而難違京闕奄已三
載于玆耿結之忱夙宵靡已今有一道內民情之不可不仰陳者敢
此冒昧覼縷益不勝兢惶靡措之至矣本道昨年綿豊告歉之狀前
已馳啓迺蒙聖慈之俯垂諒察特下軍布則許以三分一砲保則四
分一代錢之命蔀屋疲氓遍被惠澤民力得以紓矣京物幸無闕乏
領今三稅作木行將收捧盖當節新出之初非軍保不納而猶患乎

艱辦況窮春告乏之日從借夫皆出則深見其困措矣夫田賦惟正
之供事体自別固不敢遽有所仰請而第以目下情事寔有萬萬
難強者方秋所收既甚零星卒歲聊生且多冗費機頭紅女幾乎半
減市上白木絕無僅有常年一疋之直未滿二两而今也則殆近倍
蓰此已事勢之難強者通計一境內所出不及當納之數素稱所產
之邑尚復若此初非宜土之處尤當如何其勢必至於轉而他貿則
彼往來輸轉之費更在本木之外而雖復奔走求覓亦無以充其數
則此又事勢之難強者畢竟至於麁品短尺苟能備納必見黜退於
京師則該邑生梗姑舍勿論末流之害終致於民懸知若此而循優
督此又事勢之難強者在今之道惟有純錢代捧庶可爲目下懷保
之策自前如此之時道臣之陳章仰請者亦不無一二可據之例臣
若徒事叩畏不即仰陳以冀通變之方則此豈仰体九重軫恤南民

之德意我伏乞下臣此章亟令廟堂從長禀處以副一路之懸望幸
甚臣無任云云○答曰省疏具悉所陳令廟堂從長禀處俾有寔效
之地事中明分付○吏曹平安道按覈使單李惟命○惠慶宮進脈加
味六君子湯一貼煎入事下教○政院啓同副承旨申漵今日不為
仕進即為牌招何如傳曰允○備局啓箕伯鄭晩錫上疏批旨按使
之遣查叱於今事似稍重令廟堂許施御言量處草記事命下矣取
見其疏本則以為前道臣李晩秀在任時耗亘作錢令道臣詳查以
聞事允下而交承之間有不敢冒當仍遣一介使命俾竣查事為辭
矣道臣既以交承為嫌不必嫌有行查而令若別使命則此時本道
貽弊可問監賑史李惟命既在道內兼按覈使令該曹口傳單付啓
下使之即為肅行何如傳曰允○
二十九日謝恩兼判禁沈象奎掌樂主簿尹先吾○答藥房曰知道

殿宮氣候一樣卿等不必入侍矣○政院啓曰藥房三提調持湯劑
来待傳曰封入○又啓時原任大臣時原任閣臣爲承候来待矣傳曰
今日日氣不好且卿等之久留可悶早爲退去宜矣○傳曰礼房承
旨馳詣宗廟景慕宮奉審摘奸以来○吏曹政奉常正○李錫祐
宋翼淵 柳遠鳴○各殿宮夕問安答曰知道○惠慶宮進御加味
六君子湯依前方五貼式日次製入事下教

二月初一日禁府啓目粘連向前李蕙秀南允豐俞漢宗南熈等亦守門劃出皆是散啣則適有病故事亦無恠雖似規避不足論勘並只分揀何如啓依允平安道放未放修啓冊子中本府所管定配罪人李普徽當初所坐雖萬〻駭然旣置禀秩亦異故犯當此大沛合有宥釋之典而臣府不敢擅便上裁何如啓依回啓施行○謝恩奉常正李錫祜延曙察訪中在獻分奉常主簿趙有憲○兵曺口傳政事司果李埻○政院啓曰藥房三提調持湯劑率醫官依下教來待矣傳曰昨日雖有明日來待之教日氣不順且向來診候未久不必入侍湯劑封入可也○答藥房曰知道允節諸症與昨一樣且諭院啓之批不必入侍宜矣○禮曺陵幸取禀草記傳曰今番則症候尚未平復殿宮聖意亦勿欲遠馳今春幸行置之可也○政院啓曰即者宗廟署官員來言宗廟永寧殿春秋奉審每於二八月旬前擇日

舉行而都提調判府事徐龍輔在外提調曺允大出壇在外不得來
行云何以爲之敢稟傳曰都提調許副提調許遹前望單子入之々
々都提調左議政金載瓚提調朴宗慶落點○判敦寧李彦植上疏
大槩敢陳私情悶迫之狀冀蒙亭官變通之恩事入啓○傳曰發遣
吏郎諸執事清齋與否摘奸以来○昨日平安監司鄭晩錫狀啓郭
聖翰崔奉寬依𢼸行復一例具枷杻押上寧邊團束軍梁同抗義不屈
拚死靡回褒賞之典令廟堂稟處事傳曰覌此狀辭梁同之以至微
賤卒作此難發之言於倉卒白刃之中三斫其項賊認思死而至今
生存其心可嘉其事不偶不可不拔例褒之矣令廟堂稟處以示奬
勸之意事知悉○禁府啓目粘連黃海道放未放修啓冊子中本府
所管未放秩依所啓施行尹綏東段道啓雖孔直稟秩所犯既係貪汚
不可以其减爲徒年遽議踈放仍他餘罪人令刑曹稟處何如啓依

允○答刑敦寧李彥植疏曰省疏具悉許令該曹付標○下直分奉
常主簿趙有憲
初二日答藥房曰知道症候如昨一樣卿等不必入侍矣○政院啓
曰藥房提調副提調持湯劑來待矣傳曰封入○傳曰禮房承旨馳
詣景慕宮奉審摘奸以來○傳曰都承旨鄭尚愚同副承旨申 洬
並許遞前望單子入之待下批牌招察任前望單子入之安廷善申
洬落點吏曹行都承旨韓致應行左承旨金相休右承旨李 采左
副尹行直右副申 洬同副安廷善○傳曰發遣吏郎諸執事淸齋
與否摘奸以來○謝恩六承旨○備邊司草記寧邊團束軍梁同稟
賞之典令廟堂禀處事命下矣惟彼鳥獸之民亦知熊魚之義如梁
同者以遐外土卒地賤身微而特以天賦直遂之心果能捨命取義
者更高人一等耳況寸裂何畏之說賊氣自喪三斫不屈之状頸痕

為證若其不死幸也卓節奇蹟誠極嘉尚梁同特令除役給復厚加
恤典道內瓜近邊將作窠特除以為褒賞之意分付該曹何如傳曰
允
初三日當日無肅拜○政院啓曰藥房提調副提調持湯劑來待矣
傳曰封入○傳曰左副承旨同副承旨分詣文廟及受香諸處奉審
摘奸以來○兵曹口傳政事東林別將單梁同○傳曰發遣吏郎諸
執事清齋與否摘奸以來⊙政院啓曰明日傳香礼房承旨當為齋
宿而右承旨李　來即為牌招何如傳曰許遞前望前單子入之李
錫祜(夏)落点吏曹右承旨尹行直左副申　淑右副李錫夏○備邊司
啓曰楊州牧使徐有望移拜大司成矣此時圻邑不可曠官令該曹
口傳擇差待下批催促辭朝仍即赴任何如傳曰允又啓曰有司堂
上沈象奎朴宗慶職務相妨令姑減下行護軍李存秀洪奭周林漢

浩行都承旨韓致應俱合祭聞廟謨並備堂差下洪奭周仍察有司
之任漢城判尹金履翼備堂還差使之察任何如傳曰允○吏曹口
傳政事楊州牧使○金孝建　具得魯　李素
初四日各殿宮藥房內閣政院玉堂問安答曰知道○謝恩楊州牧
使金孝建右承旨尹行直○吏曹佐郎柳鎮澤贈諡忠翼公辛景行
賜諡事清安地出去○禁府照目粘連中和府使金麟鍾矣本府設
啓內情理雖曰難強法意不可無勘以此照律罪杖一百收贖告身
盡行追奪私罪啓依允為旀功減一等又照目粘連平康前監縣令李
羲斗金化前縣監沈來永伊川前府使李永老鐵原前府使李民秀
等矣本府儀啓內還穀之不能準捧雖緣歉荒之致論以羅法難免
失職並只以此照律罪各杖八十收贖奪告身三等私罪啓依允為
旀李羲斗李永老李民秀等段功減一等沈來永段功儀各減一等

又照目典籍朴基宏矣本府儀啓內懸房之慶居闕賀事未前有則
館官之不能察飭罪亦難免以此照律罪笞四十收贖附過還職私
罪啓依允爲旀功減一等又照目高城前郡守徐敎修矣本府儀啓
內兄喪奔哭情理雖急不待由狀之題難免輕蔑之罪以此照律罪
笞四十收贖附過還職私罪啓依允爲旀功儀各減一等○下直楊
州牧使金孝達○傳曰傳香承旨馳詣社稷奉審摘奸以來○政院
啓曰藥房三提調持湯劑來待矣傳曰封入○兩西巡撫營啓曰賊
魁敬行復一等猜山僉使金應鎭押來臣營矣窮覈情節一時爲急
移送王府之意敢啓傳曰知道○以全羅左水使李春英狀啓虞候
申處文身死事傳曰政官牌招開政差出○平安監司書目寧邊前
府使吳淵常上疏上送事啓
伏以淸北賊變尚忍言哉稽昔唐虞盛際亦有苗頑之梗化而豈有

如此賊之窮天亘古極凶絕悖者乎其凶詐秘謀始於潛採盜鑄締
結富民大賈內應遍於列邑之校鄉脅從盡是凶歲之流丐刼掠村
閭殺害令長蹄涔化為懷山螢爝竟至燎原窃發未滿旬日而州縣
幾陷八九噫彼列邑之守宰夫孰非我國臣子世祿之裔而一遭凶
鋒望風崩潰棄官投印洟泗偷活者踵相接焉甚有投降乞憐甘心
附賊者言之污口思之痛骨直欲齏磔與之偕滅而不可得也廼者
十行之綸音昭揭日星褒鄭著之忠奬一二義士倡義之勞而旋善
樹風之政可使凶醜破膽愚頑率化猗歟盛哉嗚呼軍興以後聖上紆
西顧之憂致勤責躬之旨繼下推轂之命凡有血氣之倫孰不欲沫
泣歃血被堅執鋭以效敵愾之義而臣忝在守土之列既不能炳幾
折萌於醞釀之始又不能倡勇勦滅於猖獗之時嬰城廿日苟全姓
名忍與此賊尙戴一天罪著辜貫惟大何是俟不意銀臺除旨忽下

此際拯之水火置諸衽席俾臣得以保有身家生入玉門臣是何
人荷此生死肉骨之恩於聖明之世也感極還悲有淚無從臣於聞
命之初義當趲程疾趍以伸奔問叩謝之忱而臣有九耋偏母擔舁
寸進纔到箕城又復淹滯分義都虧尤增悚隕臣於自劾之章不宜
贅及他説而臣纔遆西邑其於民勢賊情有略綽見聞者不敢自隱
於紸纊之下蓋關西穡事自再昨秋失稔至於昨年暵澇孔酷原野
盡赤五穀姑舍橡實菜根凡所以救荒之屬皆不免歉一路四十二
州入於尤甚殆居其半而其所謂之次者亦莫非中歲之尤甚也彼
愆咨顛連之徒不耐饑凍困於傜役棄家破産扶携出境者繈屬不
絶兼以瘟疫大熾道殣相望臣於前冬與道臣商確圖所以賑濟而
道内非但穀貴錢貨亦竭如平壤安州素稱貨窟之地者莫不蕩然
如掃雖尺帛寸緡便同無麵麥不托國計至此良足寒心於是羣不逞

至凶悖之徒曰民愁苦敢萌凶圖乃於城邑被陷之日掠牛犒飢窮倉賙急彼蚩蠢小民利於一時之嗛餌如塗〻附影響相隨以至於其會如林定城入據之賊殆半此類今王師遠臨天威斯赫其所掃平指日可期而此類已作釜中之魚其心以為吾輩罪既不容於誅而城破之日雖云獲全且無衣食可以聊活毋寧盡力固拒賊生與生賊死與死云爾則無非敢死之卒也然其元凶巨魁之外豈皆是去順效逆心誠附麗乎若及今懷来恵撫使之牖迷則彼亦有人心者必致感恩懷義投甲歸順之不暇且以民勢言之飢饉之餘又經兵革之搶攘村里之間剽掠四起弱肉強食貧富俱困顧今春節已殷土壤漸解而耒耟不采耕作無望雖於賊平之後西民之無遺將在目前若非別加優恤以感服其心則定賊之頭恐未易致於麾下而啼寒呼飢之類必將相聚為盜實有難圖之慮寧不凜然臣愚則

以爲亟下明旨本道各項貢獻及賦稅限數年蠲却軍丁之徵布雖
在平時爲民切骨之瘼而况列邑調兵兩朔于玆暴露驅策死之無
數誠可哀也罷遣之後若復如例責納則如龜索毛俾出童穉鞭扑
枷拘將施於瘡痍呻吟之餘是尤可忍者耶亦宜分付道帥臣趾年
軍布之未収者一切停止至於營納官供之出於民而損下益上者
並爲量減以示朝家惻怛如傷之德意則靖難安民之機其在斯矣
且令各處守堞列邑出陣之卒殆踰數萬飛輓驛騷供億不給一日
所費不知爲幾千以本道穀摠之自來不敷其所罄竭迫在朝夕顧
此薩浿間幾萬生靈將何糊口雖有龔黃召杜無以善其後矣歲前
道臣請劃之穀今已許不入量將爲滄海之片膠亦令有司加劃三
南之粟分俵州郡勿拘式例從優賑給預以此意行會營邑曉諭民
人恐不容少緩也噫彼逖矣西土以箕聖舊墟遺風尚存國朝四百

年来未嘗有兇逆出於其間但朝廷之所以待之者異於嶺湖文而
為臺侍武不過守令而是其千百之一則平生助經挽弓之輩齎冤
含鬱厥惟久矣賊徒之兇書藉此為說以為磯激之計吁亦憯矣其
中一二簪衿奮不顧身矢心討復裂幅為旗斲木為鎗倡義募旅自
願出戰如清南北五六邑有義將之分守隘口捕納賊徒者此皆不
識何状而民情大可見矣北輩近日而切隴西之恥反懷疑愧慶科
當前無意勇赴豈以狐裘羊羔袖而一道置之於玉石之間乎西北
道之科既有十年一設之定式請令該曹按例而行以慰悦多士之
心申飭選部繼自今另加収拾惟才是用俾積年沉塞者有所疏通
焉窃念臣一書生也其於戎籌軍制豈敢妄有所論而有區區之愚見
又此尾附焉大抵關西一道與遼瀋接壤且隔鴨水一帶遼瀋有事
則本道將先受其害惟彼鐵甕一城以一路要衝之地有四面險阻

之勢其所控制有若楚之方城漢之巴蜀而糧餉豊峙甲兵堅利四山松木之鬱密而樵採自足城內井泉之不渴而水道無憂眞是地利之所聚而脫有緩急爲敵必爭之地萬一爲敵所有則龍灣以東更無可恃其不可與尋常城池比而同之謹考邑誌肅宗己丑合關西之東中西三營爲一營置節度營于此設爲關防所以捍禦守備之方靡不用極雖於島夷北虜之難八路悉皆蕩殘而一隅粉堞華譙巋然若靈光之獨存祖宗朝樹立之宏達謨猷之經遠猗歟盛哉逮至仁祖甲子因廟堂議移營於安州改置府使自是厥後邑里昔日之殷富遂爲凋弊十里長城人烟冷落數千軍摠虛額相半都護巨府反不若小縣之完聚而前後來守者文武參互張弛又無常度譬如人有腹幹之壯大而氣不充体外邪客氣易於侵鑠實有藉寇齎盜他人入室之慮矣我國之節度使即一道之元帥也古人以將

帥喻於猛虎〻〻有負嵎之勢然後可以隱霧嘯風號令百獸以禦
懸獵之外至而今安州之城無深山大麓依險之處〻在四面受敵
之地猝有意外之變有如虎之下山其勢必危若遇馮婦之勇難免
手持之患試以今番事言之賊徒之所馳〻者專在鉄瓮而其所嘗
試先於安州敢借城外尺寸之地恣意挑戰略無顧忌其先易後難
漸入佳境之黠計可以明若觀火矣臣意則亟復舊制更為還營復
置判官而佐之則軍容復振户口可增而一面金湯之固為萬年不
拔之基是今日強圉守邊之急先務也臣既以還營置帥為請矣非
但此城之為然雖有將帥如無平日爪牙之士無以自衛又何能出
陣賈勇臨難制敵乎我朝規模右文為治踈於武備帥臣巡操雖有
定制自廟堂每年防禀只令各邑聚点於官門所謂隊伍不識皷行
金止之令坐作進退之節軍裝器機率皆藍縷朽敗脫有不幸只可

束手駢首自相塡壑而已若於昇平之時預爲操鍊明其約束則緩
急有所恃而無臨時扞格之患此後則各道〻臣春秋行部間一年
一次停寢使師臣巡于鎭管諸邑点閱虛額敎習陣事殊合事宜事
係邊務下詢大臣處之幸甚且臣於向日事有慨惋者鐵甕管下凡
三邑而團束軍兵係於本府値有變故該邑守令或親自領赴或遣
兵來會助援於防守之時即不易之定制也臣於聞變之初移牒三
邑則熙川郡守金文基獨爲防報使其校鄕末乃晉到於聚兵十日
之後制爲管轄當急共濟之義果安在哉不可以事過置而不論其
罪狀令廟堂稟處以懲日後恐不可已也至於价川郡守任百觀則
以逗遛不進師臣狀聞請罪而百觀於變初適在巡營見臣関文之
前已因道臣指揮來赴本城此際師臣又發関于該郡促令赴于安
州臣語之曰郡守旣入此城則進止號令係於守城之將令兵營無

所知委於本府只為行関於該郡則揆以軍制不可擅離信地云因
以此意移牒帥臣矣伊時事狀如此百观若以此被罪則乞不自服
矣令攸司更加詳查而後處之允為綜核之政矣臣無任云云○答
曰省疏具悉所陳令廟堂即為稟處俾有實效之地末端事亦令該
府更加詳查事分付
吏曹叅判李肇源牌不進
政事 吏判南公轍 兵判沈象奎
正言 ○李墰 柳詠 俞應燮 甲岩權管單金鍾謙中
典籍 ○柳榮五 姜基燮 韓晉赫 嶺別將單安思洪司勇
懸懷墓守衛 ○尹相烈 朴光允 崔喆曦 白時正
副摠管 ○林漢浩 朴宗京 金 銑
僉知 ○李之珩 金獜来 李亨源

兼司僕將○李重鉉　金守淵　黃勉基
五衛將　○姜世靖　李天奎　安　業
具八柱○洪繼善　李恒訥
尹守任○申　緒　洪理燮
忠壯將　金最燮○趙　琇　南允豊
都摠經歷○尹禹鉉　尹載澤　趙燮錫
訓鍊僉正○鄭學華　李元喆　權顯中
武兼　○李德休　李宗馨　李元敬
李春永○李晉保　李勉大
○鄭奎行　申在元　李影愼
南道緫軍○沈能顯　尹之濂　柳燮均
全羅左水虞候○鄭　歆　金衡遠　安敬國

備邊司啓曰因江原監司李好敏密啓江華府荐棘罪人摘奸次蒃
送禁府都事與本府留守洪義浩眼同擧行即見守臣報狀則以為即
到付本司關內即曰江原監司密啓金吾都事摘奸次今方下去到
即眼同擧行無或一毫踈漏之地當日未時量禁府都事沈魯崇入
府後即與府經歷李英重中軍權思正同往罪人荐棘所都事開封
後招致罪人三名于棘門内問其名字年歲則罪人成得年三十七
長可四尺許面鐵髯勒顋長左臂右脚不仁行步不便罪人鐵得年
三十二長可四尺許面鐵髯稍肥大罪人快得年二十七長可四尺
許面鐵少瘠髯長俱總角左右防守將校吳賢述金景海金處學金
應俊等所告内防守三罪人年貌的實無疑云食主人車成轍金啓
達所告内渠等以十五年食主人朝夕往来慣熟其面貌異於他人
三留罪人的實無疑云分内司書員金宜宅庫直李春彬等所告内

渠等亦以書庫多年往来面目已熟今此三罪人的實無疑云本營
首校趙國蘭行首捕校金應鉉所告内渠等以丁未年以後連為舉
行於防守故三罪人面目非但熟知越在丁未正月自京中押来時
往待于文殊山城而押来故自其兒時至于長頻〻見之三罪人面
目十分無疑云〻聞此諸人所告則食主人之十餘年逐日往来者
及自始初押来時將校所告又極分明禁府都事即為如前監封仍
為復路故嗣後防守諸節嚴飭為辞実守臣與都事詳細看審則三
罪人容皃年歲無一差爽各人所報俱為丁寧金城罪人之假托情
節今始呈露待押来窮覈得情之意敢啓　傳曰允

假托罪人
捕廳押来

初五日謝恩都摠管李勉兢全羅左水虞侯鄭 欽○假注書朴英
顯改差代○洪命周 沈 湜 李基華○大司憲李晃膺大司諫
尹行順牌不進○傳曰一自賊變以來關西民事思之茫然憧憧在
心黯黯常目殆至於寢不安枕食不甘味盖其飢饉之餘師旅繼起
民食已空於杼柚官儲又罄於飛輓哀我幾萬生灵咸載於漏船之
中而喁喁有頃刻胥溺之勢嗚呼是孰使之然哉予以凉德爲民
父母既不能克享天心以致雨暘之失序亦不能懷綏遐俗乃見龍
蛇之起陸靜思厥咎咎實在予夫復何言想其待哺幾盡之狀詎緩
拯焚拯溺之念而百爾思量萬無計策惟彼一路之貢獻方物皆出
吾民之膏血減此零星之物顧何益燃眉之急而免却徵督之苦猶足
爲息肩之助茲命道臣凡係進獻等出於民者待年豊間一並停蠲
至於還穀之過歛停退本出恤民之畫政而逋負之逐歲徵捧反爲

勵民之痼瘼矧甯未蘇於瘡痍忍令重困於追呼如有舊還停退者
亦為一切蕩減且夫軍伍收布之法蓋在平常無事之時而今此被
執堅鋭既用其死力又復椎剝膏髓疊徵其身役決非仁人之政一
道中徵兵諸邑當年身布亦令蠲減勿捧事令廟堂星火知委於閫
西道帥臣以示朝家之至意如有為民事可以陳聞者雖格俗之外
措刻馳啓之意亦為措辭行會○禁府罪人敬行復一具枷杻嚴囚
南間啓○備邊司啓曰今日賓對新差備堂無一人進參事甚未安
並推考令政院牌招進參何如 傳曰允從重推考○政院啓曰藥
房三提調持湯劑率醫官依下敎來待矣傳曰封入又啓曰時原任
大臣閣臣為承候來待矣傳曰後日來待○傳曰大臣備局堂上引見〻〻
〻入侍時推鞫為之事下敎○三司合啓兩司合啓府院前啓以輪
直撤罷前今日姑停○同義禁金履喬再度呈辭入啓加給由○傳

曰金吾堂上中呈告人許逈口傳即爲差出○吏曺口傳政事同義
禁○朴宗慶　李勉兢　金啓洛○備局堂上林漢浩洪奭周李存
秀韓致應牌不進○行護軍洪奭周上疏大槩（籌司新命揆分難冒敢控微悃乞賜鐫改）
伏以潢池小醜鼠竊西陲上貽乙丙之頋憂下流生灵之毒痛同仇
之憤普切桑棗何幸天道助順人心嚮義王師所向捷書踵聞而彈
丸定城尚奮螳臂師老財匱餘憂未艾加以歉荒溢目公私赤立民
命阽危懷保沒策古人所謂賊平之後當勞聖慮者政爲今日道也
倘匪大加奮勵痛革前規恢拾人才開張聖聽則安危之機尚未知
何決而若其維持牽補以效一半分拯救之責者職在廟籌之得其宜
耳旋覌今日國勢茫然如坐漏船之中綱紀久弛兵食俱詘恬嬉之
宿習猶在泮渙之民志靡定雖使房杜姚宋合席岩廊陸贄李德裕
操筴而佐之尚恐無以善其後況以如臣淺劣俾之參聞廟議而欲

望其無折𢫬傾墻之憂哉有司之任雖不過奉行簿書而國計民事
之重荒政戎務之殷未始不與聞其可不若臣者性既踈迂識又蒙
闇一切世務尤所墻面家居治産尚不知薪水粥飯之何從出今乃
猝然加之以一國金穀卒乗之許大擔負是雖瞽辨色而聾別音未
足以喻其不稱竊恐中外聞之有以笑朝廷之無人也臣以不材厚
沐恩造願忠一念耿耿如結顧今軍書旁午籌坐日開勝籌未定王
食猶旰此誠大小臣子憂國忘死之秋也臣雖不佞亦嘗聞急病讓
夷之義矣寧容退避自占便宜豈臣分之所忍出哉誠恐繇臣之故
而墮國体僨國事則雖萬被誅罰將無益於國家之緩急疾聲呼籲
諒匪獲已斷斷此衷天寔臨之伏乞聖慈亟鐫臣新差有司之任回
扠可堪之人仍治臣此時瀆冒之罪以肅朝綱公私不勝大幸臣無
任云云○答曰省疏具悉當此廟務孔繁卿等之拜除實出大臣與

諸宰同心治務之意勿辞察任〇兩司聯名司諫李志淵獻納任𢢽持平柳春東朴升鉉正

言安尚默叅劄子大槩聯陳沫飲之悦冀降允俞之音

伏以噫嘻世變層生乱逆踵起無事不有而至於今番金城賊之假稱逆祻之子而極矣逆祻伏法之後凶種應坐之類尚逭三尺之律凡國含生之倫共憤一天之戴則彼何許凶賊乃敢詐稱逆種自就死地乎蹤跡凶詭情節叵測決非窮峽愚氓之所獨萌心造謀況當西賊稱乱之時冒托海島假息之賊敢售懸眩煽動之計者必有蛇蚓之糾結狼狽之窩窟而然此非尋常凶逆之比其假稱之端緒設鞫嚴覈有不容少緩而関係甚重則不可使捕廳校卒押来請令王府發遣府都事刻期拿致另加盤問使魑魅凶譎之情莫逃於禹鼎而輿情得以少洩焉以沁中諸賊事言之渠輩豈可一刻容貸於覆載之間而多年合啓尚未蒙允俞醜孽自在變恠疊出至有金城之

賊此豈不凜然而寒心哉若復一日容貸則有國家一日之患二日
容貸則有宗社二日之憂為今之計惟於亟拔禍根永祛凶竊伏願
聖明廓揮乾斷夬允今啓依律處斷以絶乱本焉取進止○荅曰省
劄具悉爾等所陳亦出嚴獄之意令廟堂即為禀處俾即舉行之地
下款事不允○注書李永昆病代假注書 朴来謙○任鼎常 尹
序圭○政院啓曰新除授同義禁待下批牌招以為推鞫進參之地
何如 傳曰允○傳曰新除授金吾堂上使之先進參後謝恩○兩
西巡撫營啓曰凶賊聖翰奉寬等自平安監營定將差押来臣營矣
究覈情節次移送王府之意敢啓傳曰知道○政院啓曰右副承旨
李錫夏自鄉上来云即為牌招以為推鞫進參之地何如傳曰允○
禁府柳鼎養任百覌拿囚啓○謝恩左副申 淑右副李錫夏○禁
府推鞫問事郎廳六朴宗琦洪儀泳朴孝成金陽淳申 緯李鼎秉

假注書任鼎常在外代○李魯秉 尹豐烈 朴来謙○副摠管趙
萬元初度呈辭入啓遞差○吏曹口政禁府都事呂東根司饔奉事
李秉淳相換○備邊司啓曰兩司聯名劄子批旨內有令廟堂即爲
稟處之命矣取見其劄本則以爲今番金城賊之假稱逆裀之子蹤
跡已詭情節叵測俾鞫嚴覈不容少緩不可使捕廳校卒押来請令
王府發遣都事刻期拿致另加盤問爲辭矣按驗已得無疑則假托
今既自露情狀雖極凶詭王府發捕事体至重姑令捕廳先爲究覈
如有端緒則移義禁府具格式行何如 傳曰允
初六日謝恩禁府都事李秉淳○昨日推鞫時罪人敬行原情後捧
遲晚罪人復一原情後捧遲晚罪人聖翰原情後捧遲晚罪人奉寬
不喻鳳寬原情後捧遲晚○政院啓曰藥房三提調持湯劑率醫官
依下教来待矣傳曰兩後疹候則一樣診候不必煩加卿等退去湯

劑封入可也○以京畿監司權常慎狀啓砥平縣監南廸老磨勘狀
過歲不款民還未捧者一味徵督於開春之後村里騷擾萬〻駭然
爲先罷黜其罪狀令攸司稟處事傳曰令該府拿問處之其代口傳
各別擇差使之赴即下送之地○假注書李魯秉在外代○黃 熹
權 [illegible] 朴龍祐○吏曹口政砥平縣監○洪景斗 鄭文容
吳敏常○禁府權 巖尹守晚拿囚啓○今日推鞫時罪人敬行捧
結案罪人復一捧結案罪人聖翰捧結案罪人鳳寬捧結案○副校
理曺鳳振副修撰姜世倫聯名上疏大槩（聯陳憤慨之忱 冀降裁處之音）以國忌齋
戒留政院
伏以潢池之小醜自干天誅灣府之義旅用奮敵愾敬翰諸賊次第
就捕行將亟施王章周示藁街憤菀之輿情可以少洩陰翳之賊氛
庶得快掃太平萬歲實基於此豈不盛哉第伏念目下清北諸郡幾

盡收復而獨定遠之一彈丸未下耳城外之蟻援已絕泥中之鬪獸
方困若使稍知用兵者當之則躬自援桴肉薄登悍可見其一蹴踏
破之勢而賊豎之力抗天威歲已翻矣官軍之轟暴露野次月已周
矣當初此之時其誓師賈勇決策取勝不容晷刻暫緩而噫彼帥臣擁
兵自衛翫寇稽討不思所以為國出力者論以師律合置何辟先鋒
利鈍固是兵家之常事而一聞砲聲不戰徑退賊牒往来又此乃用
詐之機関而不加鉤詰以殺為能對陣許多日賊將之誰某賊兵之
多寡茫然不知一無登聞而鉄鍬鉤車未諳制勝之方火砲雲梯空
抛見成之具惟卸瑟縮莫之敢攖從古為將者豈有如此之昏劣者
哉渠不過以待賊粮盡坐收全功為奇策奸詐而窮想定州本是清
北之雄府官庫儲峙自来甚富民間刼掠亦當不少而居停既便宿
食俱穩若竢其翳桑之自斃則又不知拖到幾箇月矣見今軍官之

留陣者不堪凍餒死傷相斷繼爲日未久猶且如此若復師老而不戰河上乎逍遥不恤其櫛沐於風雨顛連於原野則將來之處有難勝言而賊若覘知此機不意衝出以逸待勞以飽敵飢則亦何以禦其豕突之勢哉若其賑資之盡入於飛輓飢民之俱困於轉輸猶屬細憂思之及此實不勝懍然而寒心矣且夫京軍勇赴士氣百倍列郡歸順賊勢日蹙其所以摧枯拉朽之形又非前日之可比而于今二十餘日迄未聞破一陣斬一將而惟縮頭袖手而已然則前帥臣之以緩討被罪者不亦寃乎目今事勢不可以收拾桑榆之功一任於庸懦畏怯之手者明矣若以臨陣之將難於數易爲言則亦有所不然者赤眉之亂不憚鄧馮之易宜河北之役亟行郭李之交替而獻馘奏凱曾不留日如鄧郭之素稱名將者臨敵失策猶不嫌其登時遞代則況今日事機危無可言者乎與其拘於小節終誤大事曷

若追此軍心未解之日亟思改轍易轍之爲哉臣等謂平安兵使朴基豐爲先削職拿問勘律其代則另擇才略可合爲將者火速差送斷不可已矣且古者凡有行陣必有監軍撫軍之職盖所以使戎務有所董飭軍情有所畏憚者也如晋之伐蜀全仗衛瓘之應變唐之平淮多賴韓弘之都統者即其驗也雖以我朝戊申事言之王師之出征在三月丁卯而粵七日壬申諫臣以師出有日未聞捷報至請自往督戰則今此賊勢比之戊申又有間焉而側聽幾月未聞有一人之請往者尤豈不慨然乎哉今亦依古之監撫例擇送一近臣持節赴軍一以慰問勞苦一以董督機務期使三軍用命則蕞爾孤城尅日可拔伏願聖明廓揮乾斷亟降明旨俾振士氣而嚴天討焉臣等無任云云○傳曰留院上疏入之答曰省疏具悉平安師臣事依爾等所奏爲之而末端事令廟堂稟處

戊申年大司諫宋
寅明親往督戰

禁府罪人敬行年五十九矣結案白等矣身根脚段父聖一父矣父
弘世母金召史母矣父遠鳴並只故白良乎父母以胎生於平安道
鉄山府古城面可山里隨父母長養仍爲入籍居生是白乎旀行凶
節次段矣身以忠臣之孫世受國恩身爲顯仕而反國附賊裨將留
營將都指揮等僞帖惟賊所令血心隨行即此一款萬剮猶輕至於
抵書凶醜爲虜賊軍之差處盜發國穀以資凶徒之粮糇旅拒官軍
則爲之臨敵戕殺命吏則稱以除暴三思之戒折衷之說專出於爲
賊效力惟恐賊勢之不張隱然自處以血黨之謀主情節畢露覆載
難容謀叛大逆的實遲晩的知罪當日西小門外不待時凌遲處死
落○罪人復一年五十七矣結案白等矣身根脚段父光輔父矣父
弘廸母李召史母矣父泰楚并只故白良乎父母以胎生於平安道
鉄山府餘閑面可山里隨父母長養仍爲入籍居生是白乎旀行凶

節次段矣身以淸北巨族挺身爲劇逆之血黨甘心於留營之僞帖
潛通書札力贊凶詐綢繆設施無不參涉譸張煽動罔有紀極抄取
兵而添給賊軍輸倉穀而供資盜粮何莫非窮凶極惡而至若矜賊
以義旗喜賊來而加額視賊願使則惟指揮之是從爲賊出力則雖
水火而不辭龍鉄兵之多數嘯聚灣府人之送人誑誘有一於此萬
磔猶輕矣身之謀叛大逆罪仝上○罪人聖翰武郡守年五十矣結案父
勗世父矣父德載並只故繼母金召史生存母矣父必輝故白良乎
父母以胎生於平安道鉄山府扶西面東福里隨父母長養仍爲入
籍居生是白乎於行凶節次段矣身閔西閥閱之族受朝家罔極之
恩而敢懷不軌之梟膓甘作凶黨受賊僞帖則爲龍川倅爲賊守城
則獻犄角之策甚至於矜使道而頌受恤之澤據留營而效策應之
勞慮其軍粮之不足則括米包於居民嫌其亂行之不及則歎手延

之未備矣身謀叛大逆罪仝上○罪人鳳寬年四十九矣結案父天成
父矣父重寔母劉召史母矣父漢興并只故白良乎父母以胎生於
平安道宣川府邑內面東部里隨父母長養仍爲入籍居生是白乎
旀行凶節次段矣身凶肚逆腸暗通於賊魁銀票僞帖付受於賊將
指東指西無不隨行凶報牒題因非凶慆賊兵之敢稱以訛言官軍
之來謂之敵兵尊賊師而曰北營疾京人而曰南人盜發倉穀爲賊
運粮備送馬鐵以資賊軍前後情節萬剮猶輕謀叛的實罪仝上○傳
曰推鞫姑罷()
初七日謝恩知義禁朴宗慶砥平縣監洪景斗僉知李之珩○政院
啓曰藥房三提調持湯劑來待矣傳曰封入○
○左議政金載瓚右議政金思穆聯名劄子大槩聯陳微見事入啓
伏以儒臣劄請閫西帥臣擁兵稽討之罪而聖批有可甚奏之命矣

蓋西師之尚未奏捷是固師臣之罪也以全道生力之軍攻一片垂
亡之城若可以不日摧拉而今乃頓兵閱月不交一鋒使賊氣無挫
王師盡老將領之臣烏得免翫寇之律第攻賊(敵)之難莫如攻城而我
國既短於攻城且城固粮足賊逸我勞其不能兵到卽拔諒其勢容
或為然今若自朝廷遙授節制千里督戰旬月之間三易其將者歷
考於史已非制勝之良策也况使為將者退畏朝令進徼倖功遽以
肉薄之計妄試生拍之舉則以此不滿萬之衆前矛既進後軍無繼
而一或有所誤將無以善其後此所以兵機得失必難遙度者也且
聞今方大治攻具為一舉獲雋之計云倘使未及師期先罪其將則
戎謨一散而不可復集軍心一乱而不可復整而單車馳代者果勝
於前師亦未敢必保今或少失後若有悔臣等之等(罪)雖不足言所關
係當何如也命成之下猥陳微見師臣勘罪姑且少徐俾之專意戎

事必畢全功待竣事始施以今 日當施之罪恐合十全之策惟聖明
更加三思焉且遣使督戰卽重戎務嚴師律之義然自古監軍之法
已失令將專制之意今若馳一价而董三軍犯多門之戒患濟事之
方則誠未知果得其宜也區區之慮亶在於是伏乞特賜裁處焉取
進止○答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卿等之剖析兩条極爲切當並與
前日已成命未成命勿施仍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左右相○
下直砥平縣監洪景年○傳曰發遣吏郞 同上○禁府謀反大逆罪
人敬行復一聖翰承服正刑其父母妻妾祖孫兄弟姉妹子之妻妾
伯叔父兄弟之子年歲姓名存沒居住令京兆考出帳籍亦爲分付
五部及各該道應坐諸人一一查出成冊牒報後依律擧行而籍沒
破家瀦澤降邑号罷守令陞等事令各該司奉承傳擧行何如傳曰允
又啓曰謀反罪人鳳寬承服正刑其父母妻妾祖孫兄弟年歲姓名

存沒居住令京兆考出帳籍亦爲分付五部及各該道應坐諸人一
一査出成冊牒報後依律擧行而籍沒家産破家瀦澤降邑罷守
令等事令各該司奉承傳擧行何如傳曰允○以平安道監賑無
按覈史李惟命狀啓到中和分賑轉向平壤府事傳曰監賑事体自別
至重令廟堂更加申飭務對揚按覈亦即從速爲之事另加爲之事
分付○禁府李章謙令具枷杻嚴囚南間啓
初八日傳曰礼房同副分詣受香諸處奉審摘奸以來○政院啓曰
三提調持湯劑來待矣傳曰封入○備邊司啓曰罪人柳載河王道
恒金仁厚李震說金弘涉等自箕營今才押來矣即爲具枷杻嚴囚
之意分付何如傳曰允○兩司聯名(司諫李志淵獻納任㸁持平柳春東朴弁鉉正言安尚默進參)
疏槩(聯陳駭愧之愧冀蒙俞音無附悚悪之私乞賜鐫免)疏曰伏以小醜嬰城殄滅尚遲官軍
暴露轉輸久困上勞九重宵旰之(憲)慮下貽億兆繹騷之憂大小焦遑○

曷有其極平安師臣之朴豐基訛揭時日未效趣即勦滅者君論其稽討
老師之罪寔與前師臣李懸海無異日前儒臣之論勘固是當然而大
僚之請仍亦非曰無罪特以賊既堅守攻城為難臨陣屢易宗非長策
故也姑使之戴罪舉行事過後以其罪〻之者可謂兩得其宜也第仗
臣蹤中所以云前師臣之以緩討彼罪亦豈不寃乎者竊不勝慨然
也臣等以師臣逗遛縱賊之罪略請勘斷特蒙俞音自慚拙訥之辭
有概聖衷猶恐律不當罪未足副公議之峻惶愧交中歷日靡易今者
仗臣之言以臣等之請罪前師臣歸之於寃枉之科有若經先論斷
於前者此何言也世變層生称兵之逆遠起封域之内為今日北面
於殿下之庭者明張沫飲必欲不日勦滅者即彝性之所同此則臣
等之見與仗臣無異所以有前日聰劄也何以逆探未然於今師臣朴豐
基之又復稽討而不為論勘於前師臣之罪乎嗚呼今師臣之罪〻

在謫寇請罪論勘何所不可而必以前帥臣之罪謂之冤枉則臣等竊以為不然也噫前帥臣之闒冗養寇臨時恇㤼之狀臣等已略陳於前矣今不必更事覼縷而第今王師之曠日持久專在於攻城之難而當初彼賊之得以入據定遠之城盤根固蒂猝難攻拔者孰使之然哉噫嘻平安兵營虞侯李海昇即前帥臣至親而為人自來貪婪鄙悖所不齒於渠之儕流者也自在北關褊裨之任屬民橫徵罔有紀極簿幻弄無所不至毒遍一路百惡俱備至今關北之民怨入骨髓及夫西關之佐幕也舊惡不悛宿習猶存凡係牟利之政干囑之弊愈往愈甚以受賂為能事以虐民為伎倆大失西民之心竟致寇亂之起者莫非海昇之所為而昨秋以後又除本道兵虞侯之職東閃西倏左堤右攬益無忌憚而松林之戰前帥臣授海昇以領軍之任將士無不觧体西民反思助賊而多殺村民以增首級不即疾

趑逗遛慱津縱賊入寇遠之城而四日不進使凶賊得於其間誘民入城積蒭粮而據險阻難以攻拔至于今頓兵相持坐費日月者皆當日失機之致也身為主將節制一軍則海昇縱賊之罪前帥烏得免乎且臣等於前帥臣事尤有所萬〻駭惋者穿过内應賊南允剛即南允黙之孽孫而允黙之子為其裨將則當初賊變之起宜易偵探而既未能先事詗察及至允剛之以内應被斬之後為嬀賊侄之時在幕裨遽改寧府馳報之名字而以明剛書入狀啓之中至於朝紙之上人言籍〻莫不駭憤其無嚴放恣胡至此極此不可亂而不問臣謂等平安兵虞候李海昇亟令本道詳查窮覈梟示境上以謝西北之民淳昌郡竄配罪人李海愚不可遠竄而上亦令本道嚴查以啓拿覈得情斷不可已也嗚呼孤城未破憂虞尚多正是志士北首爭死之秋也凡在三司之通列者孰無向前督戰之心而只緣臣

等有愧古人敵愾之義致有儒臣相規之語則此莫非臣等柔懦庸
愚不合諫臣之任以此情踪其何可一味冐擄重貽人譏乎伏願聖
明府賜鑑諒竝許鐫遞臣等所帶之職回授可堪之人千萬幸甚䟽祭
祥宮仲朔齋戒留院○以華城留守朴侖壽狀啓龍仁縣令李舒振威縣令李英孝差
定檢管而謂有身病無意馳進爲先罷黜其罪狀令攸司禀處事傳
曰依狀啓施行守令擧行萬々未安令該曹口傳差出使之促速下
送○傳曰留院上䟽入之答兩司聽名䟽曰省䟽具悉關西兵虞候事令
廟堂禀處前兵使事依施爾等勿辭察職○吏曹知政龍仁縣令尹慶
烈　金徹淳○韓喆裕振威縣令○趙雲路　李和淵　李載延○漢
城府啓日都下貧殘無依之戶優從抄出以賑廳米發賣事前已命下
矣自臣府申飭各部官員躬審形止繕送本府卽廳各別摘奸俾無
濫入冤漏之弊斯盡寔惠遍究之道費了多日今纔垂畢而至於無

籍之類自歸漏戶之科故本不許付盖有法意曾於庚午歲貴時因謹
特教一體抄付使許多顑頷之民被無前曠絶之澤矣今番則何以
爲之稟傳曰依近例許付事分付可也○江華留守洪義浩狀啓飢口
初巡分賑事傳曰初巡既已畢給再巡以後連加董飭事分付
初九日藝提韓晩裕初度呈出給○政院啓曰提調副提調持湯劑未
侍矣傳曰封入○副修撰姜世綸疏槩臣於臺臣聽疏有不敢晏然列徑出禁扃乞被擅離之罪
者短章自以肅朝綱伏以臣以關西捷音之閱月未至窃不勝憤慨之忱日昨
與上番臣曹鳳振聯疏請師臣朴基豐擁兵稽討之罪而中有前師臣
李海愚不亦寃之句是豈前師臣無罪之謂耶盖其縱賊入城蠧寇疲
師舊師之罪也新師也而以目下事言之量其軍卒之多寡計其逗
遛之時日則後者倍於前而一味退屯無意進取賊情之虛實賊將
之誰某亦不能偵探而所聞者奔北之報故極言其昏庸不堪之狀

而信筆而書者拖及於前帥臣以言新帥之罪浮於前帥者也今見
臺臣聯疏則深看於不亦寃三字而至有慨然之斥此則臣之本意
臺臣有未及諒者矣且臣疏中初未嘗一字論及於向日臺劄肚裏
亦未嘗歸〻一毫訟到於擬律輕重則臺疏之有曰歸之寃枉之科有
若輕先論勘於前云者尤豈意慮之所及耶大抵臺臣之請罪前帥
臣為國体也而特臣未及言耳臣等之請罪今帥臣亦為国事也而
特臺臣未及言耳隨時顚忠就事論事而已顧安有左右於其間哉
況下款諫臣請往云〻伊時故相臣宋寅明以大司諫有自請往督
之事故援以證之書以諫臣而已臺臣之認以為相規之語者亦所
未料由前由後不過是無心過去之說而只緣臣言訟情志之未孚於
同朝致有臺臣之自引臣實慚恧於不可晏然於直廬玆敢短牘自列
經出禁扃云〻答曰省疏具悉已諭前批矣爾其勿辭察職○吏曹

口政景慕官令○南鼎耒　沈魯崇　呉在鎮○平安道監賑兼按覈使李惟命書目上䟽上送啓伏以臣猥以庸魯濫膺關西監賑之命云云纔到中和府伏見籌司關知委於本道道臣者以臣兼差按覈使之任使之兼行前道臣李晩秀耗直按査之事臣既奉命居外矣凡於朝命之所只當奉而擧行而已顧何敢發慮費辭以自歸於僭猥瀆擾之科而第念伏易騷而難定者民心也易失而難退者農節也臣若徒懷蔵畏不思所以擧實登聞畢竟至擾民而傷農重致朝家西顧之憂則臣之辜負之罪固不足言將奈民事何國計何哉茲不得不冒昧陳籲以自附於執藝之義惟聖明垂察焉大抵關西昨年穡事直是大無雖激金革之變接濟懷保之策固已茫然而不幸賊警起於此際昇平之民例多惟惻烏駭鼠竄十室九空而雖其一二奠居之類猝當師與行者齎裝留者送行公蔵私蓄在在蕩然至於好宄

之乘時剽竊疾疫之回饑熾盛無非生民難保之端而乃若清北被
兵之邑一望灰燼滿目驚慘雖幸王灵赫然氛塵幾掃而賙饑奠接
之方助糧勸農之節尤不可不汲々如救焚拯溺賑資之外耕牛種
糧家材盖草等事方與道臣鄭晩錫多般商度臣亦排日各邑以為周
行監賑之計而見今春節已深民饑轉棘賑邑既多道里遙遠周旋
往還之間實有西江之波不及涸鮒之慮此時之並行查事寔是行
不得者成命之下致此稽緩誠不勝萬々惶悚而若臣膚淺之見竊
有一得之愚今此按覈之命實出聖朝不欲置人於黜昧之意允朝在
朝紳孰不欽仰而顧惟按覈之事本非一朝一夕所可了完盖奉命
行查事体至重綜覈守宰不可不多定應問各人不可不推捉籍
使查事退行於賑政既畢之後當此一語搶攘之餘呻吟之聲未絶
於口菜黄之色尚浮於面而蝸殼陶穴猶未結構列邑官民所共交

勉所共祈祝者惟在於盡力隴畝庶幾有秋而若於此時使之捨甫
官次抛甫田事查官則冠盖相望吏鄉則逮繫相續一人被推十家
蕩産一日曠官全邑受病其爲可憂已非細故而又况行䟽路之所
觀瞻遠近之所傳說上所陳民心易騷而難定農節易失而難退者
誠非過計之語也 臣之愚意以爲黙昧之歎止於一人騷擾之患及
於一路此其大小緩急有不難卞而况稍俟有秋更定公明錬(違)之人
徐行查事則亦不至於久置黙(昧)何損於体下之仁也 臣既受命視賑
目見民勢之日益遑急明知民情之不可更擾不忍泯黙敢此冒陳
伏乞下 臣此䟽于廟堂深惟大小緩急之機將 臣按覈使之啣亟行
減下仍治 臣猥瀆之罪以肅朝(綱)不勝幸甚○答曰省䟽具悉所陳令
廟堂禀處按使之任今姑減下○政院啓明日次對兩司當爲進参
除在外〻未肅拜呈告人員並待開門牌何如傳曰过事雖緊大臣

之此時移於備局甚悶静拔之餘召接且難矣後日来待事政院分
付備局仍令會坐本局事招致備郎知委○吏曹前承旨高廷憲身
死曾經侍從啓別致賻○禁府謀反大逆罪人敬行庶子鎭卓當日
尾治峴不待時緣坐處絞啓○副校理曹鳳振疏槩（敢陳愚慮之私冀蒙鐫削之恩）
疏曰伏以噫嘻惟彼関西師臣頓兵城下勦寇稽討未能措一事出
一謀生死向前而數四當賊輒皆敗衄官軍之前後死傷其數夥然
遂使賊氣日以益驕國綱日以益壞固已萬萬駭憤而輒復絆住灣
府之義士並受庸帥之節制坐守長圍之柵未展半籌之功空使破
龍骨拔雲暗之好計策好手段只枕戈劫齒睨睥扼腕而已此輩非
不欲冒忍勇赴登時打破而誠以事有所拘功有所歸不肯為他人
用也臣目見懦夫有僨誤之慮官軍有頓挫之機忠憤所激舊不他
顧聽陳一疏猥貢愚見矣廼者臺臣之疏出而滿紙論斥語意深緊

至謂之慨然臣於是誠不勝惝然而驚惕矣臣疏中若有不審之失
則人言之來固當拜受而其中寃乎之語非謂前師臣全然無罪比
之今師臣煞有間焉當此嚴討之時自不得不略加一句以明今師臣
之罪也盖其逗遛緩討之律前後固是一般而若夫攻城之難易旣
無必異將令之久近不翅相懸則以此較彼亦不無淺深之分輕重
之別矣今若只勘舊師不論新師則朝家刑政恐欠綜核而在彼又
豈非抱寃之端乎臣之本意盖亦指此而泛論未嘗以已彼之律為
寃枉有何一半分掇逼於臺臣者而今此臺疏不加細諒遽致疑怒
過費辞說張皇力辨不念其反為再激之歸誠未知其何故也至於
監軍云云偶引伊時諫臣之事而非指今日臺閣而叢則臺臣之以
此強引亦非臣始慮之所及也噫臣之前疏實出於為国憂慨之衷
亦豈有一毫好惡於其間而顛倒是非務主橫議甘自陷於欺君罔

上之科乎臣雖萬〻減死決不肯爲此態也臣性本愚戇言議寡合纔發一喙厚被臺斥自顧慚恧靡所容措僚員經出義無異同其何可憑恃罷灵揚〻周行不思所以自靖之道乎茲敢露章自列仰瀆崇嚴伏乞聖明俯垂鑑察亟賜鐫削以謝人言以安私分焉○答曰省疏具悉爾其勿辭察職

初十日司饔直長申鍾一磁器燔造事揚根地出去○謝恩景慕宮令南鼎来龍仁縣金韓喆裕振威縣令趙雲路○大司城徐有望疏槩國子歷日新命敢陳肝膈之懇尾附目下民兢惶冀蒙鵬改之恩隱以備財澤事入啓○答曰省疏具悉所陳切實深嘉矣下廟堂稟處爾其勿辭察職○答藥房曰知道殿宮氣候一樣予之症候頗勝昨日卿等不必入侍宜矣○政院啓曰三提調持湯劑来待矣傳曰封入又啓曰時原任大臣爲承候来待矣傳曰日氣甚寒陰翳不佳召接甚難且五日承候大過此後十日式来待請候事

遣史官傳諭于時原任大臣又啓時原任閣臣爲承来待矣傳曰大
臣既命退去卿等早爲退去○傳曰礼房承旨馳詣受香所奉審摘奸
以来○以副修撰姜世倫朴孝成牌不進只推○傳曰海西飢荒之邑
到春益甚徵發之弊尚今未已民勢之切急與關西何異該道三稅
特令限秋成停退圻内民窮近又孔艱而沿邑事勢益無可言尤甚
邑顧各項徵納亦限停退嶺南春操以本道稍登之故雖令設行而
更思之春窮方甚民勢遑急無異他道且當豊赴操失時宜念特令
姑爲停操待秋設行之意令廟堂星火知委○傳曰維揚一邑即陵
寢之所在圻甸之根本也朝家眷念視他邑自別今見前守臣徐有望疏
本荐歉之年又當窮春顛連遑急之狀尤爲矜悶烏可無別般示意之
舉乎各衙門上納一併待秋成停退之意分付○備局啓兩司聽名
疏批旨關西兵虞候事令廟堂稟處前兵使事依施事命下矣取見其疏

本則以為平安兵虞候李海昇為人貪婪鄙悖以虐民為伎倆大失西
民之心竟致寇亂之起而又除本道兵虞候以領軍之任多殺村民以
以增首級不即疾趍逗遛慱津縱賊入空遠之城而四日不進使凶
賊至今相持者皆當日失機之致平安兵虞候李海昇亟令本道詳查窮
覈島宗境上為辭矣李海昇罪犯若是深重嚴查用律不容少緩而
第今此查事即関戎務勢當推捉運校盤詰將領後始可覈得其真
犯如是之際一軍必騷衆心易搖誠不無有妨戎事之慮小待賊平
亂定之後並與前師臣查事使之一體舉行李海昇雖是行查之前
不可仍置姑先削職其代以道內守令口傳擇差除辭朝赴任之意
並為分付何如傳曰允〇又啓曰關西監賑兼按覈使李惟命上疏批
旨所陳令廟堂稟處按使之任令姑減下事命下矣取見其疏本則
以為排日監賑并行查事寔是行不得者推捉各人民心易騷農節

易失稍俟有秋徐行查事為辭矣在朝家核寔之政固當即為查正
而若或有添騷失農之慮則追後舉行亦為未晚依所請待秋成行
查何如傳曰允○又日啓有司堂上未差之代吏叅李肇源差下使之察
任何如傳曰允○傳曰西師之閱月久頓暴露之狀飢渴之苦如在
目中食息靡弛且況攻城之際不無死傷之患尤切憫惻前此屢下
傳教備悉予意未知道帥臣果能悉心對揚乎抑遣宣傳官馳往勞
問仍為別犒饋以示慰撫之至意大小將領嚴明紀綱撫摩軍卒同
心戮力以圖全功而領軍諸將若有不用命者先用法後登聞之意
勉飭于節度使至於灣府將士倡義募兵自願討賊前後屢戰輒有
成功來赴大陣備經勞苦渠輩以逖矣之人能知向上之義深用嘉
尚宣傳官別為勞慰于義州義兵將處此意亦為下諭于該帥臣傳
曰差遣承傳宣傳傳官中勤宲幹事人持此傳教各別勞問以來○全

羅監司李相璜書目上疏上送事啓○答曰省疏具悉卿之所請如此
許遞○兵曹啣平安兵虞候○李 榏 申 緒 鄭魯誠○下直龍
仁縣令韓喆裕振威縣令趙雲路○傳曰湖南伯有闕之代令廟堂薦入
○弘文館草記副修撰姜世倫朴孝成牌招事傳曰並許遞前望单子
入之待下批牌招察任副修撰前望单子入之李敬參趙琮鎮落点○
傳曰宣傳官金見臣以亂初倡義募兵討賊有戰必勝斬獲最多使
義州獲全龍鉄收復即此人先倡之力也羽林將許 沆入而籌劃
得宜出而戰鬬居前使清北大路一舉廓清者此人效忠之力也今
又兩人進兵定州自任勦平俱極嘉尚當有次第酬褒之典而金見
臣特以首先擧義之 功閱西守令見窠中為先特為除授○傳曰湖
南伯有闕之代政官牌招開政政書出○謝恩副修撰趙琮鎮○禁府
照目粘連永興前府使安宗厚矣本府議啓内實病雖適沈重北騎

領徃事係嚴急則不得馳啓罪難容恕以此照律罪杖一百收贖告
身盡行追奪私罪啓依允爲旀功減一等爲良如教吏曹口政泰川縣監
金見臣除授事承傳○堂上宣傳官李晦植書啓臣敬奉聖教馳往
安州兵營定州大陣所慰撫軍兵之由馳啓爲白遣到定州復詳察
大軍陣所是乎則定州城東門外五里許依山臨溪果是向陽處要
害之地是白遣軍兵堡幕段無論京鄕軍坐以空石軍幕及蘆簟等
屬乙結搆如屋夜則入處故雖當雪寒果無呼寒之歎是白遣朝夕
所饌本道軍粮無論營門外邑既無大米所捧故初頭則畧以大米
分給是白加可終難繼之則以小米分給以備朝夕之供是白遣饌
物段醬屬極艱初頭京鄕軍數少之時定州義兵將玄仁福爲名人
借諸村民畧畧饋之是白加尼此亦難繼自正月初旬純用塩之一
種故京鄕軍兵果不無難堪之色自兵營及巡撫營貿得牛隻或三

四日一次或五六日一次推牛分給或煮或羹是乎則別無難色之
弊矣今月初平壤義兵將等鳩聚土醬十餘駄入送之狀臣之向路
果爲目擊又自京營駄去甘藿與蝦醢等屬此兩件俱爲入送則庶
無〻饑之歎極爲多幸是白乎旀染疫無處無之至於大陣所則姑
無是患此則天祐之幸軍兵之內十餘日暴露雪上者宜有愁苦之色
是乎矣京軍段一向奮勵果無此色是乎遣鄉軍段雖愚是蠢亦無愁
若之意故細究其源昨年歉荒寔無所比則箇〻饑饉糟糠爲命是
白可加得此兩時二升之供則渠輩賴飽之喜姑勿論初頭面有浮
色者今作活膩之與小無暴露之憂歎還爲多幸是白乎旀賊勢段
雖不的知憑諸賊軍出來者及定州官屬出來向化者所告論之則
賊魁見破於松林逃入定城之時所謂渠軍兵步不過於六百餘人
騎不過五六十是白乎旀嘉山博川之隨以入城者無論男女老少

兒弱數幾六七百人而其中壯丁為偏伍定城內居民中壯健者亦
皆為偏伍云合計其數頗似不滿千餘人自去月望間無論賊兵與
所居民人踰城逃去連續不絶去月晦間聞之則自初原從賊兵之
數不滿四百餘人民人脅從者亦不滿於四五百則比初大縮已無可
論賊之軍粮段亦不能詳知定州城內昨年各庫所捧無論皮種穀
不滿二千餘石農作之穀亦不滿千餘石城內富民之貿置租亦至
八百石云合計其數亦不過四千石而已矣賊之初入城也無論博
川嘉山人民每日每口二升米一錢分給是乎旀稱以軍兵者每日
三升米二錢五分錢分給云矣去月二十日以後聞之則倉儲民穀
擧皆告罄故始奪貿置租八百餘石而分給是乎旀嘉博兩邑隨入
之民無論老少每日二升租分給所謂軍兵段每日四升租分給柴
草段外運路絶則未免毁家為柴且撤民家新盖粟草以為喂馬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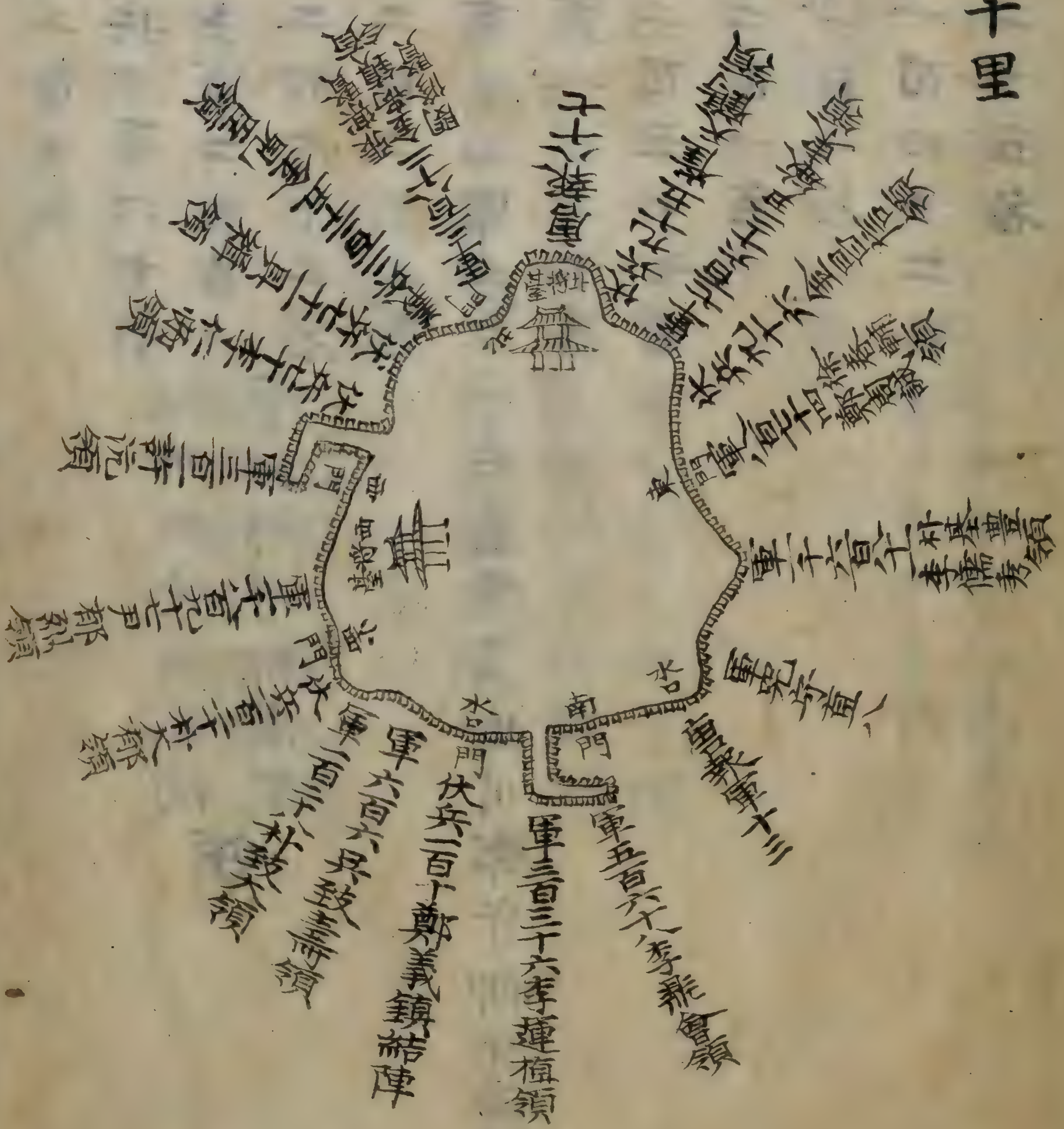
數段磨鍊而日日用下之數則似難至於今月念間是白遣防守等
節段西門北門虹霓内多積石塊以防軍門之擧多鋪蒺鐵而掩灰
以防鑽入之患定民中有膂力者二人定爲東南西城將使之主管
守城是乎矣夜則使女民盡著軍服列立女堞以爲連炬所謂杜丁
給銃埋伏於簷内近處若官軍近城之時寂如無聲量至四五十步
許始乃放銃故發無不中前後官軍之受傷寔由於此書則以爲草
作偶人著軍服而列立於堞以爲真僞莫卞之地且於四處門樓上
多積氷塊水盆與雪以防火攻閭里各家門前汲置水盆以防火攻
如是設詐防守之際所謂東南城將以新令之不飭並斬兩城將以
巡城内故民人刼於斬頃無不極意防守是白乎旀賊酋洪景來處
於定州東軒日張妓樂禹軍則處於東軒越房李禧著處於東軒下
房金大雲金師新㊃總角八二等處於各廳是乎旀官舍墻外及三門

外以持鎗賊晝夜排立燃炬造紅色令旗排立庭前而若有行令之時則又用紅色令旗餘存者盡移於東軒三門內城外暗置塘報賊若當軍官近城之時則遠遠明火以為暗號故官軍每每見破大槩凶謀節次如此是白乎旀去月二十七日使定州村民之疲癃者急給凶檄書出送詐 流陣中以為傳致之地是乎矣出送之時揚言於渠軍兵初四日將以出軍初六日將襲安州城邑如使村民聞之然後開門出送云此盖渠之粮草幾盡而欲逃之致官軍環城結陣則果無其路故陽作此等形勢使此漢傳之我急告之詐也以此推之其所逃去似在不遠故臣臨發之時作書於新兵使朴(豐)基仍為襲捕之(道)是乎矣俾為厚東疎西之色以啓生門且防刼寨抹危之意申申言及以沿路各邑民勢觀之朝夕所食糟糠之屬故面有浮色者十居四五而各邑方始還賑之政庶有向蘇之望無論被兵與不被

兵之邑自変出之時牛豚鷄犬無不捉食如干所餘盡入於火賊之
偷至於被兵近邑之牛隻盡入於搞饋及軍兵饌物目下農牛見存
十無其一當此農作之時還上及身布各項所納全然不捧當此搶
攘之変無論公私盡為蕩然雖平定賊如有受捧於民則萬無支保
之望是白齊

定州城圖本

周回十里



巡營軍二百十名

定州義兵一百六十名 定州牧使徐春輔領

寧邊銃手軍二十名

三和軍二百六十二名 嘉山郡守鄭周誠

楚山軍二百二十二名

軍餉守直慈山軍四十一名差使員价川郡守柳相弼領

京馬步軍八百二十名

肅川軍二百五十七名

龜山軍二百一名

永柔軍一百八名

順安軍一百四十二名

德川軍二十五名

价川軍四十四名

殷山軍八十四名 以上 巡撫中軍朴基豊領 肅川府使李儒秀

軍兕守直龍岡軍八名

唐報祥原軍十三名

巡營軍五百六十八名該中軍李鼎會領

愽川軍三百三十六名該郡守李運植領

伏兵一百十名京別士鄭義鎮結陣

順川軍六百六名該郡守吳致壽領

嘉山軍一百二十八名京執事朴致大領

伏兵一百二十名壯士軍官朴大郁領

咸從軍五百九十名

江西軍一百名

龍岡軍二百四十三名
順安軍一百名
祥原軍五十名
寧遠軍九百四名
寧邊軍一百八十名
孟山軍五十七名
殷山軍四十四名
安州軍八十四名
三登軍四十七名
成川軍一百十七名
陽德軍一百二名
平壤軍九十一名
以上咸從府使尹郁烈領

義州召募軍三百一名召募將許沆領
伏兵七十名壯士軍官李仁協領
伏兵七十一名壯士軍官具緝領
義州義兵二百二十五名義兵將金見臣領
肅川軍一百名
龜城砲手五十名　張樂賢
京召募軍十四名　金禹鍾領
鄉召募軍一百二十七名　閔修顯
義州召募軍九十一名
唐報中和軍八十七名
伏兵九十五名壯士軍官崔天鶴領
朔州軍七百六十三名該郡守尹敏東

伏兵九十六名壯士軍官金昌信領

日記　二月平兵冊客

初八日夜半賊魁西君則洪鳳儀率敢死卒六百餘名及標下軍六
十名自西門流出統咸從軍陣後一齊吶喊放火殺入與此賊相守
六十餘日不敢出城一步地故雖别置塘報時〻瞭察然無論某陣
人皆放心及當逐突措手不及一時四潰咸從倅尹郁烈菫以身免兕
仗馬匹皆為見奪粮卄則未及輸去皆為放火殺到天明官軍傷者
百三十餘名死者七十餘名賊徒則傷者不知為幾名而死者菫為
六名義兵將許沆亦與咸從合陣而賊徒先自咸從陣放火殺入故
許沆所領軍則死者為六名而有若干傷者天明後順天陣始先知
之急遣銃手二百名往救之賊見援至遂退入城大作得勝之樂於
城上京来執事二人亦死於火中云耳咸從陣去城最近故賊徒偵
知動靜敢生一番刼寨之計見此狼貝而茅順川陣距咸從陣相距

不過為一里許相望之地未知緣何故而不即往救且見巡撫中軍
朴基豐抵平安兵使李海愚書則曰高後順川倅始報來云順川倅事
寧不駭嘆若論其罪則亂之何律而髭毛黃口何足深誅也尹嘉山
之謙以訓局把摠今在大陣而其書與所聞沕合故此亦并為胎呈耳
四五日前捉得踰城僧自大陣詰問則以為賊魁洪景來援渠以標
信曰持此標往海口捉得船隻云云而其外更無可供之辭云耳巡
撫中軍抵書於平安兵使大治掘地咒械數日前始得了訖故已為
輸去而此是大陣前日所試而不成者也未知今番則有何奇妙之
術而其成事若專責於掘地一許則未矣賊徒今則已成窮寇不無
溺網之慮且聞粮或盡之城中遑遑莫保朝夕云耳城中守城軍為
一千六百餘名善騎衛為五六百名標下軍為數百名耳初九日之
变咸從陣雖見敗若自平壤博川陣斬其敵路順川陣迎擊則賊不

敢戀戰亦必不敢專力攻咸從陣矣如是則賊徒可盡戮而惜乎平
壤袖視順川陣恐怯失此好機千古之下責必有所歸處矣

十一日謝恩大司成徐有望○左相金載瓚箚槩敢陳愚見事入啓全羅監司
李相璜仍任事荅曰省箚具悉卿懇南伯已爲遞改有命則此與西路小異
卿其知悉依前下教議薦以入仍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左議
政○荅藥房曰知道症候如昨一樣卿等不必入侍矣○政院啓日藥
房三提調持湯劑率醫官來待矣傳曰封入○以咸鏡監司金履永
狀啓安邊府使徐鼎輔實病沉重萬無躬親邑務之望不得已罷黜
事傳曰令該曹口傳各別擇差催促下送○吏曹叅判李肇源叅議
鄭東幹牌不進○吏曹口政安邊府使○呂東植 宋知濂 洪儀
泳○傳曰新除授泰川縣監金見臣兩司除署經事分付○吏曹叅議
鄭東幹牌不進○同日政事
檢詳 ○朴周壽 李憲琦 洪敬謨 鐵山縣監單柳命源宣
刑書正郎○朴善浩 朴齊一 徐有教 川縣監單金爔以上降

判校 ○李璟 申傳 鄭重祿 邑彌事承傳○副護軍

社稷令 ○金履錫 李英雲 李勉膺 朴宗薰司直李愿徛司

典籍 ○崔秀俊 任文伯 姜基熄 果宋奎熙

童蒙教官 ○李光正 閔靖顯 李若愚

恭陵叅奉 ○林顯喆 金鍾慶 金載駿

全羅監司 ○朴希壽 李存秀 金魯敏

十二日謝恩安邊府使吕東植典籍崔秀俊刑曹正郎朴善浩○政

院啓曰左副承旨申淑今日不爲仕進即爲牌招何如傳曰允○下直

安邊府使吕東植○答藥房曰知道症候與昨一樣卿等不必入侍

矣○政院啓曰藥房提調副提調持湯劑来待矣傳曰封入○備过

司水原留守 沈象奎 朴宗来○金履度○以水原留守鷹望单

子傳曰藥房提調未差之前代望单子入之待下批牌招察任沈象

奎落點○政院啓曰新除授水原留守當爲下批政官牌招開政何如
傳曰允○以副修撰李敬參牌不進只推○禁府李紓李英孝南迪
老拿囚啓○政院啓曰吏曹判書南公轍參判李肇源參議鄭東幹牌
不進推考並更爲牌招何如傳曰允○內醫院官員以都提調意啓
曰本院提調例不得兼帶刑獄之官而提調沈象奎時帶判義禁矣
當此査宿之時提調不可暫曠所帶判義禁許遞何如傳曰允
十三日謝恩社稷令金履錫恭陵參奉林顯喆兼兵曹判書沈象奎
判義禁減下肅拜○政院啓曰吏曹判書參判參議再牌不進并更爲
牌招何如傳曰允○同日政事吏批啓曰判書參判參議牌不進獨政未安何以爲之敢稟傳曰依爲之
戶曹判書 沈象奎○李勉兢 朴崙壽 趙得永 朴宗慶
判義禁○李集斗 朴宗來 洪明浩 水原留守單金履度副
同經筵○林漢浩 金魯敬 吳泰賢 護軍單申 淑舍人單

司譯提調 洪奭周○金履喬 趙弘鎭 朴周壽

荅藥房曰知道症候與昨一樣卿等不必入侍矣○政院啓曰藥房三提調持湯劑來待矣傳曰封入○承旨前望單子入之李相璜落點○吏曹行左承旨李相璜行右承旨金相休左副承旨尹行直○進御十四友湯前方中去朱砂加白朮一錢自明日一貼式煎入事下教○以海伯韓用鐸狀啓飢口穀物數爻待從巡登聞事傳曰公賑私賑俱爲至重使一夫一婦毋至漏失之地事分付○水原留守金履度疏槩(居留新命揆分不稱敢陳所懷之悃冀蒙遞改之恩)事入啓(荅曰省疏具悉卿其勿辭察任)

十四日謝恩同經筵副揔管林漢浩○荅藥房曰知道症候與昨一樣卿等不必入侍矣○政院啓曰藥房提調持湯劑來待矣傳曰封入○傳曰傳香承旨馳詣弘陵奉審摘奸局內諸陵一体奉審以來○傳曰同副承旨馳詣宗廟景慕宮奉審摘奸以來

十五日京畿監司權常愼東西道各陵園所墓所奉審及監賑事出去○典牲副奉事韓用鎬柴塲監刈事楊根地出去○謝恩水原留守金履度舍人朴周壽修撰金學淳○備局啓曰即見關西道臣查啓謄報則文榮基致死事實廣詢於邑屬邑民詳覈於其弟其妻而各人所供一辭無異皆以榮基受帖病死丁寧納招朝家所以前後廩贈即以其作帖自裁而今則作帖反爲受帖自裁乃是病斃而況[illegible]監官中軍之任無不隨行至於擅出公穀放料賊徒其所行兇情節與文濟無異當初道啓之失實果緣搶攘到今查狀之得情始執眞贓所下廩賞之典不可暫留教旨及關文幷即燒火榮基附賊之罪今雖已斃亟宜追施收孥之典令義禁府即爲擧行何如傳曰允○政院啓曰判義禁李集斗戶曹判書李勉兢除拜後過三日不爲出肅依定式推考警責何如傳曰允○答藥房曰知道予之症候比昨稍勝

殿宮氣候一樣康寧卿等不必入侍矣○政院啓藥房三提調持湯
劑来待矣傳曰封入○又啓右承旨金相休右副尹行直今日不爲
仕進并即牌招何如傳曰允○判義禁李集斗户曹判書李勉兢右承
旨金相休牌不進○王大妃殿進御加味大調中湯竹瀝三匙薑汁
半匙五貼製入事下教○北伯金履永状啓慶源府使申綋母病危
篤呈状乞遆不得已黜羅事傳曰令該曹口傳差出使之下多日内
下送○吏曹政口慶源府使○李升權　李晥植　南志綫
十六日謝恩副修撰李敬参典籍李元甫○落點慶源府使李升權
○答藥房曰知道症候比昨益有快爽之效可幸卒醫官待後日次
待下教爲之宜矣○政院啓藥房三提調持湯劑率醫官依下教来
待矣傳曰已諭啓批矣湯劑封入○備邊司郎廳以左右相意啓曰卽
見舍人朴周壽呈状以爲身病猝重勢難察任云舍人朴周壽今姑

改差何如傳曰允○假注書朴來謙改差代○洪遠謨 尹豊烈

李魯秉

十七日謝恩慶源府使李升權○啟納任㸌疏槩(敢陳愚見以備裁擇熏暴情病之案冀蒙)鐫遞之恩事(以國忌正日留政院)伏以小醜嬰城尚稽干舞之格王師暴露至多死亡之患上貽九重宵旰之慮下致億兆繹騷之憂凡厥血氣之倫誓不與共戴一天直欲執殳前驅往釜其吭則此固彝性之所同得耳噫彼關西師臣承朝家委閫之命當此首爭死之地臨陣結柵躬擐兜鍪則敵愾之忠宜有以萬倍於人以京營熊虎之師踵別人掃蕩之後攻破垂亡之孤城宜如枯朽之摧拉而發一慮出一策代謀取勝尚矣無論坐費時月師老鼓倦將領以之惰賊謀由是而固如此而將焉師臣爲式臣聞西來傳說赴征將士於瘡痍呻吟之中切廉室戚飢之若軍容不齊師律無紀固已萬萬悶迫而且況京營之士

則不習水土加以雨雪載塗不戰先傷因病自斃生存者亦無膂力
剛壯之望而對陣相守又不知幾箇日則設或賊徒蓄銳伺隙一朝
衝出以若氣力何以抵敵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之鐵者此也
當此之時爲將兵者尤宜務加慰恤俾軍情忘戰鬪之苦同甘苦明
賞罰俾士氣勸激勵之心而不惟不能辦此至使灣府忠憤勇義之
士幷受庸帥之節制將不免解体而有向隅之嘆云其亦可惜也向
日堂劄與臣等之聯疏略論帥臣之罪而廟議以爲臨陣屢易恐非
良策單車馳代難保必勝姑使之戴罪行則令不必還議勘律而
假令帥臣才略兼備措置得宜以此時制閫之許多戎務兼莫重巡
撫之千里出征左牽右掣難保其善盡而盡美何況臨事茫然觸處
僨誤者乎臣愚竊以爲另擇武臣中有將才者差代巡撫中軍之任
各自專意剋日討平則猶勝於目下之顚沛在即伏願殿下益加三

恩丞賜處分廟堂之上亦宜深究良策及今措處毋或後悔恐不可
已也且臣伏覩近日遣宣傳官綸音下者至誠惻怛之意溢於辭表
彼関西殘氓之民其必有須臾毋死之願而枕戈之士雖爲釼頭之
䰟亦當從此萬萬無餘恨矣凡在廷臣孰不欽仰其聖意而盖京軍
將士不見兵革之餘遽當征役之行父子兄弟執手永訣一去之後
其死其生家莫聞知一朝然疑之說及聞家眷則道途呼號景色愁
沮凡在行路亦所愁惻况我殿下至仁体下之心尤當如何亦願殿
下別降綸音特命巡撫營慰撫其家孥享恤其奚具使吾之民士生
死含恩俾知朝家之德意出尋常萬萬也且此兩西賑濟之方懷保
之道已爲靡不用極以至勸農之節亦皆頒示綸音則奉命之臣宜
必對揚而臣聞三南諸道一自西警以後人心波蕩浮訛胥動剽竊
之患在在皆然以至擕荷側足無意畊種一望原野殆有陳荒之慮

百戶大村將至蕭條之境奔走趨避有若不保朝夕者然夫易散而
難聚者民也易失而難復者農也民心如此異日之虞憂豈其少也
而農節少或差遲則必將無食〻〻無民〻〻無國思之及此寧不
凜然而寒心也哉為今之計莫如別勑諸道〻臣各自勑諭于該道
列邑專以曉諭坊曲鎭安民心為急務躬行攏討董勑農夫耕耘刈
獲俾盡趁期賑貸則及時播分種食則便宜助給然後可期有秋而
以此勤慢斷為考績恐合事宜況勸課農桑居一於七事者乎伏願
殿下令廟堂各別加勑于諸道俾有實效則民國幸甚仍伏念辭職
病情云〻○答曰省疏具悉上款事廟堂更為稟處下款事令廟堂
另加各別申勑實有朝家留念之意爾其勿辭察職○政院啓右承
旨金相休今日不為仕進牌招何如傳曰允○答藥房曰知道日候
稍涼風勢不順症候則與昨一様而滯候似有廉守卿等不必入侍

矣○政院啓藥房提調副提調持湯劑來待矣傳曰封入○藥房口
傳啓臣等昨伏承啓辭批旨以益有快爽之效爲教窃不勝慶幸萬
々率醫請診謹依下教以待此後日次矣今伏承問安批旨伏審滯
候似有康寧下情不任憧々憂慮伏乞亟許臣等率醫入侍以爲診
察之地千萬顒祝惶恐敢啓答曰知道日氣平常且滯者流行之氣
也氣凝而散於不平之時亦例也入診待明早即爲待令○右承旨
金相休稱不進○注書趙璟鎮病代假注書 黃 熹○李永烈
朴龍祐○以嶺伯金會淵狀啓農形事傳曰因此思之農之所賴專
在察候日勢之不順與順乘此服勤然後可免損瘠之切及於民害
各令里任輩及其守宰所使曉告閭里勉課耕政極力畎畝事政院
下諭嶺伯亦令各道監司体此判付所下一例布諭事亦爲下諭○
以咸鏡道慰撫兼監賑御史李㷜狀啓定平等邑設賑事傳曰觀此

狀本宵旰之念深庸多矣益加誠心對揚事政院下諭于監賑兼慰
撫御史處○以北伯金履永啓本定平等邑終巡飢口穀數成冊上
送事傳曰監賑御史狀啓有判下者而此時賑政不容少忽亦令道
伯深留矜念另有夙夜爲民之意事廟堂與監賑史狀啓判下者明
措辭行關事自政院分付備局
十八日謝恩水原留守金履度○戶判李勉兢疏槩度支新除病難
堪承敢陳疾痛之呼冀蒙生成之澤事入啓答曰省疏具悉度支重
任也卿其調護行公○答藥房曰知道症候與昨一樣滯候快勝醫
官輩之出入甚煩只使議定湯劑以入卿等亦不必入侍宜矣○政
院啓藥房三提調持湯劑率醫官依下教來待矣傳曰封入退去○
圻伯權常愼上疏書目上送事啓狀以小醜梗化王師勞征月已再
易虺捷尚遲凡有彝秉無不膽裂而併歎釜魚終當朝夕就盡癬疥

小疾固不足以累聖化而貽宸憂也若其深遠之慮難言之憂不在於今日而在於亂平之後不在於兩西而在於圻甸之內蓋此畿甸一路即京師根本之地而田野少膏沃之壤產業無山澤之利民之生涯極其凋殘雖在樂歲僅免死亡一遇水旱無復聊生比年以來荐被歉荒遑汲之形顛連之患倍有甚於己巳大賑之年統論於一道之內粗能免凶者不過四五邑其餘則無往非議賑之處而區區愚見竊以為兩西東北賑政大開發帑移粟廟憂方殷不敢復以一道之事重擾宸聰且以為拯濟安民其術亦多苟能方便措畫撫摩得宜則庶不至於流離塡壑之境故設賑之請止於四邑五鎭此臣之積費裁量務從精約非謂其安形民情足以自全也不意西土有警羣情大擾荷擔而立者在在相望甚至於宰畊牛飯種粮蕩析家產懷了恒心強者或聚而為盜弱者皆坐而待死聽聞之危怖景色之

愁慘日甚一日莫可收拾近幸賊警稍緩人心暫定而春序才半飢
愁轉甚民間之甁罌如洗官庫之積儲蕩然還賑之資排比無路盡
劉之憂不在於兩西之下思之及此凜然心寒臣以無似濫叨藩寄
三年蹲冒涓埃未效而命且畸窮値此艱危憂虞溢目心身焦勞不
知將何爲計何幸聖念如傷曲察民隱尤甚邑各採公物特令停退
徭以有之次楊州牧公納待秋之命臣於是益仰大聖人重本肇基
之意出尋常萬萬爲圻民輕恤之澤至矣盡矣誠不勝欽仰攢祝徭
以蹈於更有何一分餘憾之端第伏念今日之勢如人患腫如腫將
膿苟不能先扶眞元但以鍼砭從事則腫潰而氣益脫氣脫而命將
近矣故善醫腫者必汲汲於補元之劑善醫國者必先事於根本之
地然則兩西之變肢末之腫也圻甸之病亙元之闕也後患輕重之
別不難審定而圻甸病且甚矣眞元亦已敗矣若不遑救以大補之

劄以田其元則雖有扁鵲十輩無以善後此臣所以仰屋太息中夜
明發者也誠宜通変於格外之政亟施以非常之惠而在前歉饑之
歲或有三稅特停之時而賦稅惟正非守藩之臣所可仰請濶狹者故
俱畏脅越未敢徑發矣卽伏見傳敎下者海西三稅并令停納軫窮
恤災之盛德至意如是惻怛若使臣早陳圻民危迫之形以有猊於
聖心則今日曠絕之澤必有一視之惠而狀畏趦趄有懷不陳使此
根本之地反居股末之後臣罪至此無以自贖循復似世泯默自阻
於仁愛之天則尤非所以對揚聖敎之義也然而目今國家多事往
費盡竭掌計之臣日夜憂嘆如或不念國計為民徵息絲毫之微苟
有濫焉則亦非義分之所敢出也謹就列邑中最切急最悶迫處量
其可行者而條陳之伏惟聖明之垂察焉長湍坡州以沿西孔路之
邑被昨年無前之災官民俱困百弊蝟集況又西警以後軍行接應

邑力已竭而大小公行冠盖旁午疲於應命村里驛騷傷心滿目若
徑亂難如不別般慰撫無以拯定豊德翔寧連川與海西諸郡壤地
相接豊漣兩邑雖不設賑歉形孔酷殆無餘地翔寧則又是賑邑而
海西流民負戴相續人心一倍驚騷村落爲之蕭然素賦徵租勢同
刮龜通津加平則民勢萬萬危迫一邑之中賑口居半南陽仁川富
平則三年荐歉闔境遑遑窮春資活專仰公穀各樣稅賦責以辦納
則散四之患迫在目下矣今此十邑災荒最甚於一道艱窘有加於
海西施於海西之惠十邑不與焉則災民向隅之嘆已無可言而在
朝家重本之意恐有乖於先後之別耳三稅之納無非正供而田稅
則所重尤別結錢則辨納稍易於穀物庶有一分可爲之勢臣不敢
比同於海西以爲仰請而至於大同則每結之收三倍於田稅矣今
若強督於顚領濱死之類畢境事勢恐是行不得之政伏乞聖慈特

隆明旹長湍等十邑大同姑令停納待秋成収捧則近圻邑幾萬生灵
皆將脫兎為生田𪾢作笑歡欣蹈舞於方春布德之化臣雖重被價
擾之蘇其亦與有幸焉曷不休哉尤甚邑公納待秋事臣謹將聖教知
委列邑布諭德意窮蔀殘氓雀躍顒祝之狀宛在目前而惟芽抱川
等之次十三邑被災淺深與尤甚邑不甚相遠方其分等之際雖不
得不強名之次而當春民窮寔無優劣楊州以之次之邑特蒙公納
許停之惠此則陵寢多奉之地邦畿根本之邑朝家所以優恤逈出
常格他邑何敢比望而惟彼愚民不知事体之別徒懷疾痛之呼皆以
謂同是之次之邑則蠲恤之惠若將遍及誠亦悶憐臣謂道內之次
邑各衙門所納番布中已納者則勿論未納者則就其最窮難捧之
類特令住催以示仁天廣覆之意而俾災民均被惠澤則誠飢民田
麰之期也至於詰戎之政最為今日之急務習操之停免亦出望外

聚点之設行在所不已而芽摠列邑民情則聚点與習操語其勞雖
欲有間貽其弊弃且不些私習官点幾費四五日之功修械賫粮或
過百餘文之用此時窮民一文之錢有艱於樂歲十倍之金况折內
衆命前頭生活之道專靠於春耕則遷費東作之日於官門往来之
路豈不大可悶哉若令各該營姑爲停止待秋乳行則寔爲便民務
農之一端而事係戎務下詢大臣處之千萬幸甚○荅曰省疏具悉
卿之敷陳深得道臣爲民國之意令廟堂即爲分付後道依此施行
○傳曰右承旨許遜前望入之李魯益落点○吏曹右承旨李魯益
○漢城府判尹金履翼同姓六寸昇前郡守履九身死服制已行七日
出仕何如啓依所施啓行○政院啓新除授承旨李魯益方在罷散
中何以爲之敢禀傳曰敍用○謝恩右承旨李魯益○假注書李永
烈在外代 朴龍祐○玄鎭商 權 熲○禁府權璓拿囚啓○備

局啓即見献納任㦗上疏則請巡撫中軍擇有將才者差代而有令
廟堂稟處之命矣若以戰未即捷輒罪主將則反有僨事之慮姑未
請勘俾責後效今則初三不利罪在失機伊後多日亦無動靜臺臣
疏論乃在此際平兵朴基豊亟施削職之典其所帶巡撫中軍之代為
先以有才智威望者差出下送之意分付巡撫營何如傳曰允○以
平兵朴基豊削職傳旨傳曰未差之代令廟堂即為議薦口傳下批除
朝辭即為赴任○備局平安兵使○申鴻周 李元植 李石札○巡
撫中軍單柳孝源○藝文提學韓晩裕三度呈辭入落遞差○以平安兵使
薦望單子傳曰寧边府使之代令該曹口傳差出即為下送○兵曹
口政平安兵使單申鴻周○完伯朴崙壽疏槩南藩新命敢控衷悬冒應無路冀蒙鐫改事入啓
○政院啓左相金載瓚右相金思穆有稟達事牽金吾堂上来詣請
對矣傳曰已知事狀矣文案入之設鞫太煩依前以捕聽亂行○備

局啓寧邊差代不可虛徐而今若自京差送則必有後不及之慮以道內守令勿拘常格差出使之除辭朝赴任之意分付該曹何如傳曰允○吏曹政口寧邊府使徐眘輔 吳文常 鄭周誠○備局啓禁府方多時囚且忻邑兩守令俱是實邑此時曠官一時爲悶判義禁令政院禀旨牌招使之即爲議處何如傳曰允○

十九日當日無肅拜○判義禁李集斗牌不進以副校理書鳳振牌不進罷職傳旨傳曰只推○答藥房曰知度症候如昨一樣卿等不必入侍矣○政院啓藥房三提調持湯劑來待矣傳曰封入○答完伯朴崙壽疏曰省疏具悉卿其勿辭往欽哉○落点寧邊府使徐眘輔○吏曹草記新昌縣監宋啓榮受由上京父病猝重萬無還官之望云改差事傳曰允口傳差出即爲下送○傳曰永禧殿展謁待下教爲之○吏曹政口新昌縣監 趙鎭衡○李載延 李享中○政院啓

判義禁李集斗牌不進推考更爲牌招何如傳曰允特教申勅何等
截嚴而如是違牌萬萬未安嚴加申勅若終始違召不勅之承旨捧
禁推傳旨○備局啓定州牧使徐春輔移拜寧邊府使吳丕代令該曹口傳
各別擇差催促下送何如傳曰允○吏曹口政定州牧使○林載洙 全
益彬 李晦植○謝恩判義禁李集斗○禮曹卄記宣陵陵上莎卄
枯損蹲缺甚大極爲驚悚政府以下例爲進去奉審後稟處矣今亦
依例擧行事傳曰允○玉堂劄子大槩聯陳短劄亟寢允俞事上番李鼎秉下番趙濂鎮伏
以臣等昨伏聞大臣率禁堂詣閤請對而聖教若曰設鞫太煩以捕
廳擧行本事之梗槩臣等雖未聞得而大臣既至請對則其關係重
大即當嚴鞫可以推知是豈可只令捕廳擧行也哉此時憂慮達宵
眾切按住不得聯陳短劄伏乞聖明亟允大僚之請設鞫嚴覈以重
獄体焉取進只○答曰省劄具悉爾等之言事面也昨日所教權也

依此批答知之○定州牧使林載洙新昌縣監李載廷謝恩後仍為下直

二十日下直慶源府使李弥權○謝恩全羅監司朴崙壽○禁府照目粘連向前任百覌亦賊変之初入守藥山既因巡閱忽除良安營不赴亦有寧过前帥據察之疏別無可罪之端合有分揀之道而臣府不敢擅便上裁何如啓依回啓施行○禁府啓備局啓辭内榮基附賊之罪今雖已斃亟宜追施收孥之典令禁府即為擧行事允下矣罪人榮基謀叛情節今既畢露依正刑罪人鳳寬例其妻妾子女父母祖孫兄弟年歲姓名居住令漢城府考出帳籍亦為分付五部及各該道應坐諸人一一査出成冊牒報後依律擧行而籍沒家産破家瀦澤降邑罷守令等事令各該司捧承傳擧行何如傳曰允

○右議政金思穆礼曹判叅金魯敬正郎劉弘九繕工提調洪明浩監

役李永後宣陵之上莎草有頃處奉審事出去○吏曹啓厚陵令
遑始遲○許就　權　擠○京圻都事李魯集右相金思穆陪行
事出去○同經筵洪奭周初度呈還出給○答藥房曰知道予之症
候一樣殿宮氣候安寧卿等不必入侍矣○政院啓藥房三提調持
聯劄來待矣傳曰封入○落点厚陵令許就○以副校理書鳳振牌
不進罷職傳旨傳曰推考傳旨封入○政院啓時原任大臣為承候
来待矣傳曰日氣稍冷勞動甚為悶切退去事遣史官傳諭于時原
任大臣○又啓時原任閣臣為承候来待矣傳曰日氣稍冷勞動切
悶退去○兩司聯名劄槩聯陳憤惋之忱亟賜允俞之音事大諫尹行儼司諫李志淵獻納任㸌正言安尙
默持平朴綋柳春東等伏以西賊尚稽討平而即一釜中之魚耳可期不日勦
滅而都下之訛言猶未底定遠邇騷騷是豈但因彼假息之小醜而
浮訛之自起自滅者哉必有根窩自在暗地和應而然苟有究覈鋤

治之道固不可一刻小後矣臣等除伏見日前大臣率棐臺請對之
批下者以設鞫太煩有依前捕廳私行之命臺劄批旨有曰昨日所
教權也臣等竊不勝憂慮之極繼之以抑鬱也捕廳凶囚之文案臣
等未得見無以詳知本事雖不得臚列而第以大係丸對觀之亦有
端緒之可鞫者矣若以煩屑當鞫不鞫則亂逆何所懲畏奸萌何以
遏折哉且竊伏念權也者聖人之所不得不用而秤物之輕重而低
仰之者專在於隨時在宜故守經用權時措之宜而已殿下試觀今
日是何等時也近郊有警而民志靡定兇域層生而亂本未拔又不
知何樣禍機伏在何處則此國家安危之時也目今究覈凶逆鎮安
人心之道專係於治獄一款而獄情徒使秘諱則人心反增疑惧鋤
治小或不嚴則逆孽易致滋蔓王府設鞫事面嚴正有非捕廳究覈
之比此時措宜正合舍權而守經寔為聖人得中之道伏願聖明淵

然深思翻然改圖依大僚之請捕廳囚因巫命移送王府設鞫叩聞
斷不可已也臣等俱有情勢之難安而沐浴義重不敢言私敢此冒
陳恭俟俞音焉取進止○答曰省劄具悉所請別無還遞於西賊堂
批亦已喻姑置之○備局啓禁府時囚折邑守令中加平今方設賑
麻田亦是災邑該邑事情不可一日無官長而滯囚已至多日所坐
亦皆公罪并姑分揀使之當日下送何如傳曰允○王大妃殿進御
加味大調中湯依前方五貼製入事下教○以箕伯鄭脫錫狀啓江
界鐵山碧潼儒鄉宋之瀛等各募義兵往赴大陣事傳曰覽此狀
本江界人宋之瀛等領銃手九十四名而赴陣鐵山進士朴大觀召
募義士四十三人糧米十二石碧潼士人金慶曾安士権一則募其
鄉武一百一則齎送小米四十石三邑儒鄉倡義助兵與粮殊甚嘉
奬令廟堂另加論賞事政院申明曉飭○備局啓即見巡武中軍所

報則訓局步軍李長甲以德山陞戶炮手出師之初自願從征攻城之日慷慨先登以至中丸被傷幸得不殊初三南門之役又復挺身居前終日鏖戰仍爲立殣云以褊伍小卒能知敵愾之義憤々不顧身辦得一死者極爲嘉尙合有拔例褒勸之擧特贈本道邊將之職而返櫬埋葬時別加顧助且令訪問其家屬厚給恤典之意分付各該道何如傳曰聞甚可奇依施○京圻都事李魯集落後入來右相金思穆礼叅金魯敬正郎劉弘九繕工提調洪明浩監役李永後宣陵之上莎艸有頉處奉審後入來

二十一日謝恩戶判李勉兢厚陵令許犹○下直全羅水虞候鄭欽○同任道洪奭周初度呈還給○答藥房曰知道庭候與昨一樣卿等不必入侍矣○政院啓藥房提調副提調持陽劄來待矣傳曰封入○知義禁朴宗慶初度呈辭入啓給由○禁府都事呂東根平安

前監司李晥秀押付後入来○謝恩司饔奉事呂東根○吏曹政口厚陵
令 李著烈○權 拚 李中鎮順陵直長○李道在 李文遠
金是鑽○以副校理書鳳振牌不進罷職傳旨傳曰推考傳旨捧入
○各殿宮夕問安答曰知度○獻納任𧅤疏槩復申準請之處乞賜亟命之音事啓入
伏以臣於昨日隨諸僚陳劄及承批旨以別無急遽於西賊乃有姑
亂之命矣臣等聚首憂歎繼之以抑鬱不得已黽勉退故而抑臣又
有一說焉不避煩瀆敢此陳暴惟聖明無以先入之見為主平心恕
究焉盖請對苟非重大之事未嘗為此而大臣至率金吾詣閤則決
知其非小事而又知其可鞫之事審矣臣等雖未知本事如何而三
司之迭陳而不知止者職由於此伏況西警雖急於眉睫亂逆不得
治王法不得伸則於是國綱已頹矣藉何物飭令於國中鼓忠憤義
士之心而諭思戎讟不日掃清乎況逆謀賊情又不知糾結於何處

竄窟於何處則使之一邊治獄一邊討賊尤不容小緩且臣聞自數三日內都下稍安之人心又復波蕩至謂変起於何處而朝廷秘諱不發閭巷之間浮訛胥動疑惧轉甚遑遑汲汲若不保朝夕老弱荷擔而奔走轎子彌滿於渡頭傳聞所及景色愁慘此無他今番獄囚之不即設鞫不露事實故耳噫今日急務莫若鎮安人心而人心如此前頭之憂慮豈其小哉伏願聖明亟命王府盘覈得情使凶逆懲畏人心底定斷不可已也臣及聞此說以來中夜繞壁方寸憂結不預猥越為殿下陳之如其言不誠則請伏妄言之罪以為告君不實者之戒焉臣無任云云○答曰省疏具悉所陳如此令廟堂即為稟處○傳曰推鞫為之傳曰知義禁朴宗慶呈辭分揀同義禁朴命燮戎務相妨許遞令該曹口傳差出幷牌招使之先進參後謝恩○兵曹啟護軍全相休 謝恩孝陵令權擀 禁府照目帖連泰川前縣監柳鼎養

矣本府議啓內軍兵雖雲龜城撥路阻絶不見懲兵之關鎭管所在
寧邊賊警甚惡直赴并力亦多捕捉其功可償其失反輕援以格例
修渉有違以此照律罪笞五十收贖解見任別叙私罪啓依允爲旀
功減一等又照目帖違砥平前縣監南迪老矣本府議啓內糴簿則
過歲不報民還則開春徵督以致村里之騷擾者難免不職之罪以
此罪律罪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私罪啓依允爲旀功減一等
又照目(帖違)龍仁前縣令李舒振威前縣令李英孝等矣本府依啓內視
此所供雖緣病撫驗事体何等至重則不即進去俱有所失并只
以此照律罪各杖六十收贖奪告身一等并只私罪啓依允爲旀李
舒段功議各減一等李英孝段功減一等爲良如教 ( ) 吏曹啓同義
禁○李漕 李得濟 申光軾 ( ) 備局啓捕廳因推罪人千五壯
以無根着之商漢傭賃資生偸竊見逐乃於流離轉丐之際敢生窮

凶絶淳之計変改姓名為李仁成自称沁賊之子誑脅村氓要索衣食及其䟦捕盤問之際初謂以沁都素居之民推捉鄰里查得根脚則其為高陽千哥之子的実無疑前後情節綻露無餘究厥心腸萬々凶惜俞漢淳本以永采之漢出没京郷或托跡緇徒或假称衲衣奸状綻露至於白翎充軍之境及其蒙放之後逢看賊魁金士龍於永采聽其慫恿之説受其資給之物潜入京輦欺人娶妻為賊耳目窩偵事機或付榜於南门或掛書於旧壮勇營大门以為煽動衆人之計仍又探问官軍消息往傳宣川賊巣後受士龍之指使入都下出没於宮城咫尺之地為營门譏詗之校而行凶情節一々吐欵今此両賊罪犯俱是萬剮猶軽宜移送王府具格設鞫而聞其方患染疾有時刻致斃之慮云梟首之律猶属軽典而猶愈於徑斃失刑令軍门當日内大張軍威梟首警衆何如傳曰允○御營廳卅記千五

壯翁漢淳大會京鄉及坊民於沙場梟首警衆事傳曰知度○禁府
李振釆鄭友文韓光友拿囚啓
二十二日答藥房曰知度予於昨日以後症候滯候頗勝於前曰卿
等不必入侍矣○弘文館卄記副校理曹鳳振牌招事傳曰許遞前
望單子入之李敬參落点○昨日推鞫時罪人鄭友文原情○今日推鞫
時罪人韓光友原情罪人李振釆原情後與罪人韓光友面質○副
校理李敬參牌不進罷職傳旨傳曰只推○吏曹政口思陵參奉○金永
翼 李羲平 尹基東○今日推鞫時罪人李振釆更招後刑問一
次訊杖茅十九度停刑○備局啓曰三邑儒鄉令廟堂别加論賣事命
下矣三邑儒武之倡義募衆來赴大陣期於并力勦賊者寔出於臨
亂敵愾之義誠極嘉尚而遠輸糗粮接應軍食為官軍效忠亦不少
至於定州玄仁福偶率士民作為一旅效勞於官軍入境之初屢登

於前後啓牒忠勤如此前功可期待亂平後從當論賞今此三邑義
兵將及安仁權朴大觀等亦爲同時施賞以示朝家別加褒嘉之義
何如傳曰允○兵曹啓司果趙晋和李允謙柳誅曹鳳振鄭日泰徐
永輔金鎭南寅老金喆淳李德并
二十三日謝恩同義禁李 漕司錄李顯熙順陵直長李道在○同
經筵洪奭周初度呈還給○謝恩恩陵叅奉金永翼○答藥房曰知道
症候與昨一樣卿等不必入侍矣○政院啓藥房三提調持湯劑來
侍矣傳曰封入○箕伯鄭晩錫狀啓小吉號里權管胡允祖與凶賊
昌始分粟和應之事出於賊招具格叩因而爲先罷黜其代令該曹
擇差給馬下送事傳曰啓差出○箕伯書目今十九日賊徒從東門
南門小西門出來三路交戰賊兵大潰死傷甚多敗北入城事○兵
曹啓小吉號里權管單金履潤○各殿宮夕問安答曰知度○今日

推鞫時罪人韓先友更招罪人鄭友文更招○惠慶宮進賬加減正
氣散一貼製入事下教○以黃海道監賑御史金啓溫狀啓安邊高
原穀限二千石劃給於谷山府充補賑資本府所在各須上納限歲
前停退事令廟堂稟旨分付事傳曰頃念海西方深之際見此狀聞
極甚悶然令廟堂措辭稟處亦使另加申飭俾有益念對揚之效事
分付監賑御史處○吏曹口政徽陵叅奉○朴齊尚閔致昇 趙雲龜
○今日推鞫時罪人李振采施威更招後與罪人韓先友鄭友文面
質罪人韓先友更招後刑問一次訊杖第十五度停刑
二十四日今日推鞫時罪人鄭友文更招後刑問一次訊杖十度停
刑○各殿宮藥房內閣政院玉堂問安答曰知道○謝恩徽陵叅奉朴
齊尚○傳曰禮房承旨馳詣宗廟永寧殿永禧殿景慕宮奉審摘奸
以來○答藥房曰知道症候與昨一樣卿等不必入侍○政院啓曰藥

房三提調持湯劑来待矣傳曰封入○禁府問事郞廳曺鳳振申在
植加差下啓○各殿宮夕問安答曰知道○今日推鞫時罪人朴鐘一
一原情後與罪人鄭友文李振采韓光友面質推鞫時罪人朴鐘一
更招後刑問一次訊杖第十五度停刑○以副應校朴宗倚牌不進
只推
二十五日當日無肅拜○各殿宮藥房二品以上六曹問安答曰知
道○答藥房曰知道症候與昨一樣殿宮氣候一樣卿等不必入侍
矣 政院啓藥房三提調持湯劑来待矣傳曰封入○各殿宮夕問
安答曰知道○王大妃殿進御加味大調中湯依前方五貼製入事
及惠慶宮進服加減順氣散五貼製入事下教○禁府趙文亨嚴因
南間啓○今日推鞫時罪人鄭友文更招罪人李振采更招罪人韓
光友更招罪人朴鐘一更招後刑問一次訊杖第五度停刑傳曰推

鞫姑罷

二十六日謝恩掌令洪命周南道叅軍沈熊顯〇右尹閔命烋初度呈

還給〇禮曹判書金魯敬正郎劉弘九恩陵紅箭門內莎草失火奉審

事出去〇答藥房曰知道庶候與昨一樣卿等不必入侍矣〇政院

啓藥房提調持湯劑來待矣傳曰封入以公忠監司元在明狀啓瑞

山郡守許擢今月二十二日身死其代令該曹擇差事傳曰瑞山郡未

差之代令該曹口傳差出即爲下送〇各殿宮夕問安答曰知道〇

吏曹政瑞山郡守〇洪儀泳 林景鎭 尹致謙〇以海伯韓用鐸狀

啓賑穀加劃令廟堂稟旨分付事傳曰觀此狀辭海西農民艱難凋

殘之形益覺悶然道伯之兩條據請深有商量而必然令廟堂卄記

稟處俾有實效之地〇瑞山郡守洪儀泳謝恩後仍爲下直

二十七日司饔主簿金賧捉魚事安山地出去〇謝恩副校理李敬叅

○礼曹同知曹允精今月二十三日卒逝云吊祭致賻依法例举行
何如啓依所啓施行○兵曹啓司果鄭述仁○平安監營義州府書目
冬至使先来今月二十二日渡江出来事○答藥房曰知道症候與
昨一樣卿等不必入侍○政院啓藥房提調副提調持湯劑傳曰封
入○各殿宫夕問安答曰知道○同往筵洪奭周三度呈辭差○傳
曰推鞫爲之○吏曹啓禁府都事俞武煥訓鍊主簿具膺和相换禁
府都事李奎悦司宰奉事趙吉源相换今日推鞫時罪人鍾一施威
更招罪人金延壽原情罪人友文更招後刑問一次訊杖第十度停
刑
二十八日完伯朴蔚壽掃墳後入来○司饔直長李鍾祐磁器燔造
事務根地出去○謝恩正言李煒○禁府金永翼拿囚啓○昨日以
平安兵使朴基豐状啓寧義兵来赴大陣持納種粮饋餉士卒之諸

人姓名馳啓事傳曰觀道帥臣所報則義士之多助兵與粮晃又若
是然誠為奇嘉令廟堂從厚論賞埛於激奬○答藥房曰知道症候
與昨一樣卿等不必入侍矣○政院啓藥房提調副提調持湯劑来
待矣傳曰封入○内醫院官員以都提調意啓曰提調沈象奎不為
仕進即為牌招何如傳曰允○各殿宮夕問安答曰知道○備局卄
祀前江界三邑諸儒生之奮忠倡義不待全功之奏已鼓一路之心
而待乱平論賞之意前已覆啓允下矣今見道帥臣馳啓則清南北列
郡聞風興起争先赴戰或奬率義旅来屬大陣競持軍食迎犒王師
者前後甚多蓋賊起本道益激同仇之心義在必討乱切直前之願
遠近一心大小同憤関西氣義之俗大可見焉小醜底平知在不日
待乱平功成後與江界三邑諸義士并為優加厚賞用答一道尚義
之心何如傳曰允○兵曹政所斤僉使○鄭彦恒　李寅文　申光

烋○副司果沈㙖鎭
二十九日謝恩禁府都事趙吉源具應和○禁府安宗㙖拿囚啓○
傳曰傳香承旨馳詣宗廟景慕宮奉審摘奸以来○荅藥房曰知道
予之瘧候殿宮氣候一樣卿等不必入侍矣○政院啓藥房三提調
持湯劑来待矣傳曰封入啓又時原任大臣閣臣為承候来待矣傳曰
兩㔟如此退去○落點所斤僉使鄭彦恒○知經筵金履翼初度呈給
由○吏曹政口禧陵直長○金原淳 李命峻 宋欽大○各殿宮夕問
安荅曰知道○禁府都事以鞫廳大臣意啓今日推鞫時判義禁李
集斗病不来無以開坐令政院即為牌招何如傳曰允如有實病直
捧遞差傳旨前望單子入之待下批牌招察任前望單子入之沈冡
奎落點○以錦伯元在明狀啓沃川郡守李述模身病沉重曠廢公務
不得已罷黜事傳曰改差令該曹口傳差出催促下送○惠慶宮進

御加減順氣散五貼製入事下教〇吏曹口傳禧陵直長金原溥典牲直長柳廷宇相換〇謝恩判義禁沈家奎〇吏曹口傳扶川郡守〇李馨秀洪大衡　鄭昌耆〇禁府問事郎廳洪儀泳移拜外職代金學淳洪敬謨加差下落〇落点扶川郡守李馨秀〇問事郎廳朴孝成身病代洪敬謨差下落〇今日推鞫時罪人李永純原情後與罪人鍾一面質鍾一仍爲施威罪人金延壽更招後刑問一次訊杖芽十七度停刑